

AS

联合国

Distr. GENERAL  
A/44/22 ✓  
S/20901 ✓  
25 October 198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事会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UN LIBRARY

MAR 0 1 1990

UN/SA COLLECTION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本文件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油印本，以后将作为《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编第22号》(A/44/22)的印本印发。

送文函

纽约  
联合国  
秘书长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

谨随函附上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89年10月11日一致通过的年度报告。该报告附有关于南非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发展近况的报告。

本报告依照大会1970年12月8日第2671(XXV)号决议和1988年12月5日第43/50A至K号决议的有关规定提交大会和安全理事会。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

格洛迪斯圣—法尔（签名）

1989年10月12日

# 目录

	<u>段次</u>	<u>页次</u>
第一部分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一、前言 /.....	1 - 4	2
二、回顾南非境内的事态发展 .....	5 - 94	3
A. 一般政治情况 .....	5 - 15	3
B. 对民众的镇压 .....	16 - 47	6
1. 概览 .....	16	6
2. 政治审判、判死刑和处死 .....	17 - 24	6
3. 未经审判的拘留 .....	25 - 28	8
4. 自警团、行刑队和隐蔽行动 .....	29 - 35	9
5. 安全法、禁止和限制的命令 .....	36 - 39	12
6. 强迫民众迁移 .....	40 - 45	13
7. 新闻检查 .....	46 - 47	14
C. 对种族隔离的反抗 .....	48 - 83	15
1. 组织更广泛的反抗阵线 .....	48 - 58	15
2. 民族解放运动 .....	59 - 63	18
3. 非种族的工会运动 .....	64 - 69	19
4. 宗教、青年和学生团体的行动 .....	70 - 77	22
5. 白人参与抵抗 .....	78 - 83	24
D. 破坏稳定和国家恐怖主义 .....	84 - 94	26
三、南非的对外关系 .....	95 - 150	29
A. 概况 .....	95 - 99	29
B. 经济状况 .....	100 - 106	30

## 目录 ( 续 )

	段 次	页次
C. 经济关系和制裁的影响 .....	107 - 131	31
1. 贸易和运输 .....	108 - 120	32
2. 贷款和信贷 .....	121 - 123	37
3. 撤资和南非的外国投资 .....	124 - 131	38
D. 军事和核关系 .....	132 - 145	41
E. 评价制裁和其它措施对南非经济的影响 .....	146 - 150	45
四、反对种族隔离国际行动 .....	151 - 192	47
A. 概况 .....	151	47
B. 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 .....	152 - 159	47
C.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 .....	160 - 171	49
D. 人民的制裁 .....	172 - 175	53
E. 文化抵制 .....	176 - 182	54
F. 体育方面的抵制 .....	183 - 192	56
五、回顾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	193 - 254	60
A.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就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项目通过的决议 .....	194 - 197	60
B. 特别委员会支持南非境内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活动 .....	198 - 212	61
1. 关于南非及纳米比亚妇女及儿童难民的特别需要 .....	199	61
2. 纪念国际声援日和特别委员会其他特别会议 ..	200 - 202	62
3. 与反对种族隔离人士协商 .....	203 - 205	63
4. 声讨压迫南非境内反种族隔离者的讲话及电文 ..	206 - 212	64
C. 反对同南非进行合作特别委员会的活动 .....	213 - 238	65
1. 关于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听询 .....	214	66



## 目录(续)

	<u>段次</u>	<u>页次</u>
2. 关于对南非武器禁运的协商经过 .....	215	66
3. 军事合作 .....	216 - 223	67
4. 经济合作 .....	224 - 227	69
5. 体育交往 .....	228 - 235	70
6. 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接触 .....	236 - 238	72
D. 孤立种族隔离政权的进一步行动 .....	239 - 249	73
1. 国际非政府组织关于反对种族隔离教育的讨 论会 .....	239	73
2. 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 参加会议和其他 活动 .....	240 - 249	74
E. 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出访 .....	250 - 251	77
F. 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其他组织的合作 .....	252 - 254	77
六、结论与建议 .....	255 - 275	78

## 附件

一、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附属机构和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 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组成 .....	98
二、特别委员会发表的声明节录 .....	101
三、特别委员会发表的文件一览表 .....	111

## 第二部分

关于以色列与南非之间关系的最近发展情况的报告 .....	112
------------------------------	-----

## 第一部分

###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 一·前言

1·根据大会1962年11月6日第1761(XVII)号决议设立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现由下列18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	印度	索马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印度尼西亚	苏丹
加纳	马来西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几内亚	尼泊尔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海地	尼日利亚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匈牙利	秘鲁	津巴布韦
	菲律宾	

2·特别委员会1988年12月20日第623次会议再次一致选出约瑟夫·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为主席,古恩纳季·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杰·普拉塔普·拉纳先生(尼泊尔)为副主席,并选出格洛迪斯圣一法尔先生(海地)为副主席和弗伦特拉·古普塔先生(印度)为报告员。

3·特别委员会还再次选举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先生(加纳)为联合国决议执行情况及与南非勾结问题小组委员会主席;特韦菲克·阿巴达先生(阿尔及利亚)为请愿书和新闻问题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出何塞·贝利纳先生(秘鲁)为政治犯问题工作队主席。再次选出纳斯雷尔丁·伊德里斯先生(苏丹)为种族隔离制度下妇女和儿童问题工作队主席;奥西洛卡·奥巴泽先生(尼日利亚)为种族隔离制度法律方面问题工作队主席。(特别委员会各附属机构成员名单见本报告附件一)。

4·特别委员会一致决定将本报告提交大会和安全理事会。

## 二、回顾南非境内的事态发展

### A. 一般政治情况

5. 在本报告审议期间（1988年8月至1989年8月），南非的局势虽然内、外都有一些发展，但其所面对的僵局显然继续存在。尽管该种族隔离政权宣布拟议在该国结构方面进行改革，但其“改革”计划未能达到黑人多数争取充分政治权利的要求，白人少数统治的基本事实仍然不变。该计划进一步反映出，该政权当此南非经济面临紧要关头，很希望避免国际上对其采取行动。比勒陀利亚政权本来已有一套镇压的立法武器，现在紧急状态已继续第四年，显示该政权有意继续镇压对种族隔离的反抗。这同时强调了该政权无意建立条件，创造进行谈判的必要气候，虽然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社会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6. 尽管该政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内部的反对力量仍能重新组织起来，顺应环境，并因此有了新生。反对种族隔离力量发动了一次反抗镇压性法律的有计划运动，其目的不但要使这些法律失效，同时也要恢复政治地位和力量以便继续以和平方式反抗该政权。这种行动一方面加强了反抗该政权的各种力量间日增的团结，一方面也显示出紧急状态无法破坏各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行动。

7. 若干政治发展对南部非洲产生了影响。各大国间逐渐缓和的政治关系有利于国际合作的趋势，因此对区域冲突，特别是对纳米比亚境内的冲突，积极谋求和平解决。若干会员国对南非采取的经济制裁很有助于该区域的积极发展。目前对比勒陀利亚施加的制裁虽然有限，并且未经协调，但似已使它感受到压力。经济增长渐缓有若干因素，主要是外债负担，缺乏新的投资，可利用的资本市场有限。从南非对安哥拉不宣而战的行为就可看出其经济经不起制裁。一般认为，强制性武器禁运削弱了军事力量，战场上局势逆转，再加上经济萧条和白人之中抗拒征兵的人越来越多，这些都是促使南非同安哥拉和古巴开始谈判的原因。

8. 在国际一级，南非终于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持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的支持下，同安哥拉和古巴签署了协定，以后将通过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78年9月29日第435(1978)号决议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该区域其他国家获得和平的希望甚渺，它们面对的危急情况部分是由于比勒陀利亚对其邻国的侵略性政策所造成的。

9. 虽然纳米比亚境内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有了积极发展，但比勒陀利亚政权并未采取任何基本措施以解除种族隔离制度。在一次成功的绝食抗议以后，该政权被迫释放数百名因政治而被拘的人士，并对他们采取其他步骤：将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迁至一处个人监狱，并开释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会）领导人泽弗尼亚·莫索彭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高级会员哈里·格沃拉<sup>1</sup>。比勒陀利亚大部分行动都是为了进一步削弱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其手段是取缔各种组织、对前拘留犯施加种种限制、选择性地利用法庭平息反对声浪、容忍自警团和暗杀队的行动。

10. 在这方面，已于1989年8月辞职的博塔先生同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先生最近产生的政治歧见似乎反映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可行性很是关注，而不是要根本抛弃种族隔离的意识和政治观念。德克勒克先生重申，该党坚信在向黑人多数提出的任何政治制度下，“团体权利”都会受到保护。1989年6月所公布的政治改革五年计划的根本原则是维持种族隔离与设法维护白人的否决权<sup>2</sup>。

11. 1989年9月6日举行的种族隔离的三院制议会（白人、有色人、印度人）选举再次将非洲人多数排除在外，显示出比勒陀利亚不顾普遍反对，将继续以镇压手段来执行其“改革”政策。该政策所根据的是国家管理系统拟定的四角办法，而这个系统则是该政权破坏反对种族隔离力量的保安策略的关键构成部分<sup>3</sup>。国家管理系统的行动企图：(a) 通过拘留和恫吓来击溃所有的反对，尤其是社区组织和活动分子，自警团和暗杀队的扩大就属于这一镇压性战略。(b) 改善某些城镇的生活条件，解除社会上的不满，以图争取黑人；(c) 通过选举使该政权所设市镇议会恢复权力；(d) 处理黑人宪法权利问题。<sup>4</sup>

12. 该政权的宪政计划的设想是在1988年10月26日市区选举“当选”的市议员会议将是出席区域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并且是全国委员会或“大因达巴”的基本干部。以复杂的咨询过程为手段，全国委员会将拟订一种“新宪法”，其中将规定在国家一级让非洲人获得有限的政治参与，但同时又不让他们有权力威胁到种族隔离的基础。应该指出1988年10月的市区选举曾受到广泛抵制，非洲城镇的合格选民中平均只有5%投了票，并未超过1983年举行黑人地方政府选举时投票人所占百分比’。这些数字显示绝大多数人对地方议会和在这个构架上建立的任何国家性结构是排斥的态度。

13. 当前的城市化趋势表明了，传统城市工作阶层——大部分都居住在已建立的城市地区内——和城市边缘临时性住区内迅速日增的大批失业者和流浪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许多无业游民加入了自警团。城市地区内的“改善”计划似乎蓄意局部化，旨在只顾某些地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地区；其真正目标是先分化社区而后加以控制。

14. 宪政计划必然失败，因为该政权的政策遇到顽强抵抗，《反抗运动》就足以证明。1984年，在种族隔离的三院制议会选举议员时发生了全国性抵制，有色人和印度人社区投票人数一落千丈，分别只有18%和16%。此外，由于该政权面对的经济问题，“改善”计划不易执行。

15. 虽然该政权的镇压行动阻扰了反对者的反抗，但却无法消灭反对种族隔离组织。对该政权的反抗又出现了新的力量。白人参加反对行列者越来越多，使斗争增加了新的重要层面，反映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已逐渐动摇。解放力量在南非境内和境外对南非境内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前途计划采取各种新办法，希望国际社会支持这些办法。

## B. 对民众的镇压

### 1. 概览

16. 在报告所述期间，比勒陀利亚采取进一步镇压措施，企图消灭对其统治甚至和平的反对。对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镇压又逐步升级，特别是在1989年9月选举前筹备期间。镇压的主要目标有二：第一，抑制反种族隔离组织和个人在国家一级进行活动的的能力；第二，在黑人社区重建该政权的控制权，以便顺利无阻地执行其改革方案。在已经四年的紧急状态下，警察暴力事件增加，自警团和暗杀队在国内袭击反对种族隔离者的事件也增加，使南非境内产生了新的一类人：镇压造成的国内难民。法院已成为比勒陀利用来镇压反对分子的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工具。南非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使世人无法了解其侵犯人权的行径，包括未经审判隔绝监禁、死刑、在警察扣押期间受到酷刑或遭杀害、横加种种限制以及迫使人民迁移。在恐怖和恫吓日增的情况下，一批南非知名人士在1988年9月1日成立了人权委员会经常调查和监测南非境内侵犯人权的情况。<sup>6</sup> 警务的预算增加了28%，1989年6月9日连续第四年再次延长紧急状态，显示镇压不大可能缓和。

### 2. 政治审判、判死刑和处死

17. 比勒陀利亚改变了它的镇压方式，选择性地利用法庭来封杀对其政策的和平反抗，同时欲又坚称南非的司法独立。上诉庭在1987年就开始有这种趋向，撤销了反对派抗议紧急条例后获得的一系列腾诉。上诉庭的裁决确立了紧急条例中规定安全人员有广泛权力和豁免权的部分的合法性。南非内外的法学家指出，法庭……仅少数除外……在镇压行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是清一色白人组成、打着公正和独立幌子的司法机关所表现的一种“坚决的司法行动”。<sup>7</sup>

18. 政治审判的案件激增，可从被控“重大叛国罪”受审的人数看出：仅1988年就有50起，其中有些涉及社区知名领袖，罪名是空洞的，说是同非洲人国

民大会共谋企图推翻该政权。审前拘禁、拒绝交保、刑期漫长，结果是使这些领导人不能参与政治活动。其中最有名的是控诉三名联合民主阵线领导人的“德尔马斯审判”，判决宣告和平反对者有罪。帕特里克“恐怖”莱科塔·摩斯·奇凯恩和波波·莫勒弗三人被定叛国罪而处重刑，其罪行在任何法治社会中均应被视为和平的政治行动。<sup>9</sup> 这次审判长达三年不仅涉及联合民主阵线的三名高级领导人，还牵连到很多宗教领袖和民间领袖。<sup>9</sup>

19. 另一次重大审判牵连到南非工会联合会（南非工联）分支的南非全国金属制造工工会总书记摩西·迈耶奇索。他是亚历山德拉行动委员会内的一名领导人，在组织工会同社区组织联合政治行动方面很积极。他同其他四名活动分子为在亚历山德拉城镇组织公民团体而被控叛国、煽动叛逆或颠覆的罪状。虽然他们在1989年4月被判无罪，但审判期间遭长期监禁，无法参加政治活动。

20. 1989年6月以前共有88人因政治原因等待处决。过去十年期间，因违反安全法被判死刑的人和自1984年开始的全国性抗议期间触犯政治罪行而被控诉的个人增加了。这些案件的人犯遭隔绝监禁，并且往往受到严刑逼供。国际大赦社在1989年出版的一个报告记载了上述实情，并经其他资料来源证实。<sup>10</sup>

21. “沙佩维尔六人惨案”使国际社会密切注意到政治案判处死刑的问题。该“六人”因沙佩维尔城镇一名黑人副市长在1984年一次反对加租的群众抗议中遭害而被起诉，并于1985年根据“共同目的”条例判刑，根据这项条例，就算并未实际参与犯罪行为群人可被认为抱有共同的谋杀目的。上诉庭对“六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但承认“未经证实该六人中任何一人……其行为曾导致该市长的死亡……”。<sup>11</sup> 国内外的压力迫使该政权于1988年11月23日将他们的死刑改判为18年至25年徒刑。

22. 国际大赦社在其报告内指出“上诉庭对“共同目的”原则的解释将使实际刑事责任广泛扩大牵连，将来可能发生许多人因政治冲突原因被判死刑的情况……”。<sup>12</sup>



对于“阿平顿26”的案件这样的估计确实无误。在这次案件中，有14人在1989年5月26日被判死刑，理由是他们具有同样的“共同目的”，于1985年11月13日在阿平顿附近帕巴勒罗地方一次反对增租的政治抗议中杀了一名市警。”1989年7月，不服死刑的上诉失败。这14人的案件是在政治有关事件单独一次审判中被判死刑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他12人被判很长的刑期（见下面第210段）。

23. 被处死刑，特别是因政治抗议罪处死的人数日增，使大家又开始讨论南非境内的死刑问题。到1989年6月已有37人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被处死。根据黑腰带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死囚大多数为黑人，审判的却是白人法官组成的法律系统其中无一黑人法官。许多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及南非境内的其他组织要求任命一个调查死刑的司法委员会，并要求在上述委员会提出报告以前暂缓执行。<sup>14</sup>

24. 尚有数百人在几十次政治审判中被控有罪，罪行包括“恐怖主义”、参与经取缔的组织/或促进被取缔组织的目的，接受军事训练、持有武器和爆炸物、谋杀和公然行使暴力。徒刑、死刑、从25年坐牢或苦刑到罚款全部都有。到1989年1月时，因政治活动下狱的人数为804人。政治犯人数的估计一定过低，因为统计数字是根据新闻报道汇编的，而这些报道的资料根本零碎不全。此外，这些数字根本没有反映服刑的许多儿童和21岁以下青年的人数，虽然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捕的儿童人数很难确定。<sup>15</sup>

### 3. 未经审判的拘留

25. 拘留被国家和地方用来镇压有组织的反对派。为了阻止反种族隔离法运动，当局在1989年8月和9月拘留了许多反种族隔离活动分子，其中包括联合民主阵线领袖 Mohammed Valli Moosa, Titus Mafolo, Trevor Manuel 和 Cur-nick Ndlovu。保安部队使用鞭子、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强行驱散与运动有关的集会和游行。在1989年7月反对庆祝文达“本土独立”的示威之后，有报道表明警察不加指控地对拘留者施行暴力和酷刑。<sup>16</sup>

26. 尽管拘留的总数有所下降、拘留的期限却增长。有些被拘留者遭监禁约达三年之久，实际上已成为长期囚犯。据估计有100名（18岁以下）儿童们在押。自1984年以来，至少发生51000次拘留，占1960年以来拘留总数的70%多。人权监察人民估计，其中75%到80%的拘留不加任何法庭指控就释放。成为未经审判的拘留目标包括学生和青年团体、政治和宗教机构、市民和居民协会以及工会等具体的团体。

27. 1989年1月25日20名在紧急状态下被拘留者在 Diepkloof 监狱开始的一场无限期绝食，突出了被拘留者的苦境。他们关于立即和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留者的要求，引起全国被拘留者的绝食抗议的浪潮，以及南非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声援行动。到3月底，700多名被拘留者参加了绝食抗议活动。应该指出的是，在1986年6月至1989年1月人权监察小组记录了按紧急状态条例而被拘留者所进行的37次绝食活动。<sup>17</sup>

28. 当绝食的被拘留者生病并被送进医院时，显然，抗议活动已发展成具有对该政权产生重大的国内和国际影响的危机。许多被拘留者获释，但立即受到严厉的限制。由于释放的进程缓慢，大量被拘留者逃出医院，并在外国使馆寻求庇护，因此，扩大了国际舆论对未经审讯的拘留所作的宣传。

#### 4. 自警团、行刑队和隐蔽行动

29. 另一种镇压行式是该政权发起或容忍的自警行动的升级。自警现象和行刑队、或“Z”小组在1986年便出现。<sup>18</sup> 自警行动的目标是在保安部队不直接介入的情况下，消灭政治活动积极分子，破坏黑人社区的安宁，以及他们的群众组织。自警行动的目的也在于使人们相信该政权的一种说法，认为黑人居住区内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相互倾轧的冲突”倾向。这些自警团的活动很少被上诉，更不可能被法办。<sup>19</sup>

30. 政治活动分子在过去一年里被暗杀或“失踪”的人数增加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动态。这些暗杀活动的进行得到保安部队的暗地支持，有些观察家认为，它们是保安部队的一个团体干的。1989年5月1日大卫·韦伯斯特博士的谋杀案是一长串反种族隔离活动分子被暗杀尚未破获的案件中最近的一宗。韦伯斯特博士是一位白人民主人士，他在支持被拘留者及其家属，以及被拘留的政治犯最近所进行的绝食中（见以下第212段），发挥了主要作用。作为一份关于秘密暴行的报告的合著者之一，他提请人们注意行刑队不断扩大的活动。他预言道，“当诸如拘留或恫吓等其他手段失败后，暗杀能产生控制反对派的效果。这种暗杀能破案的可能性很小……”。<sup>20</sup>

31. 反种族隔离组织和活动分子越来越多地成为被打击的对象。设有若干反种族隔离组织办公室的南非基督教协进会总部和南非主教大会总部被炸事件似乎是恐怖活动专家干的。放火烧毁黑腰带组织的几个办公室，多次攻击南非工联的区域办公室，袭击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的办公室以及开普敦、东伦敦、约翰内斯堡和其小镇的社区资源办公室，诽谤和歪曲不分种族的工会运动，这一切均表明上述事件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1989年7月，宗教领袖对他们会场的放毒事件增多表示关切。南非基督教协进会总书记 Frank Chikane 在1989年6月间，虽然在中了剧烈农药之毒后，多次昏倒，差点被毒死，根据化验，农药很可能施放在他的行李或衣服上。1989年8月，“人民诗人” Mzwakhe Mbuli 及其家属成为一系列暴力行为的攻击对象，他们的房屋也遭手榴弹袭击。<sup>21</sup> 美国国务院最近一份的人权报告在强调南非人权状况恶化时指出，南非存在警察行刑队、对被拘留者施加酷刑以及该政权从政治上影响司法机关的情况。<sup>22</sup>

32. 纳塔尔省的暴力事件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被反种族隔离组织视为一场全国性的危机，解决这场危机对南非十分重要。南非工联已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调查警察在彼得马里茨堡暴乱中的作用，它指出，保安部队与自警团的勾结在促使暴乱发生中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1989年3月29日在彼得马里茨堡记者招待会上宣读的一份备忘录中，南非工联和联合民主阵线附属机构的代表指出

“南非警察通过各种行动以及失职行为，在促进彼得马里茨堡暴乱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然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只要警方通过实施党同伐异的警察制度来控制该社区，彼得马里茨堡将不会有持久的安宁……。”<sup>23</sup> 由于对反种族隔离组织和个人实施禁令和限制，这使得寻找纳塔尔冲突的解决办法的努力更难进行，因为活动分子受限无法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尽管一方面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工联在政治上有分歧，另一方面，英卡撒运动又是纳塔尔冲突的中心，这场冲突主要仍是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后果。

33. 据估计，自1987年以来，仅在彼得马里茨堡区，便有1300人被杀。1988年，该省有20000至30000之间的人成为国内难民，这个人数仍在增加。1988年，至少有3000户房屋被毁，大多数被烧毁，常常还乘火打劫。

34. 一场争取和平的运动正在进行，并得到冲突各方的支持，即南非工联、联合民主阵线、英卡撒运动以及宗教和其他团体。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也已支持和平努力。在给英卡撒运动领袖 Mangosuthu Buthelezi 酋长的一封信中，曼德拉说，

“在我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使我痛苦的事莫过于看到我们的人民正在自相残杀。如你所知，在某些受害地区，社区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已遭到严重破坏，并留下仇恨和痛苦，它们可能将长久地困扰我们。这是一件需要全国人民尽快引起注意的事。最使我高兴的事莫过于知道，我的关切和呼吁没有被置之不理。”<sup>24</sup>

35. 暴力行为的另一个例子是极右的南非裔抵抗运动成员 Barend Strydom 所犯下的残暴行为。1988年11月15日，Strydom 在比勒陀利亚大街上故意朝22名黑人开枪，打死7人，早些时候，在另一起事件中，他杀死了一名黑人妇女。需要指出的是，1988年12月出版的一份报告表明，从1984年9月全国举行房租抗议起，至1988年12月止，南非约有4000人被杀，仅在1986年5月，死亡人数高达221名。<sup>25</sup>

## 5. 安全法、禁止和限制的命令

36. 该政权继续颁布压制性法律，进一步限制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尽管遭到南非国内外的广泛反对，1989年3月23日仍通过《1989年公布外国资金法第二十六号》，该法旨在严格控制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活动。在该政权受到国内外，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量压力后，该法的前身《1988年促进国内政治秩序化法案》被撤销。虽然《外资法令》的表面目的是管制接受外资，并“对与此有关的事项作出规定”，实际上，它的规定使当局几乎能毫无限制地了解到这些组织的工作，或致力于南非和平变革的人员的情况。

37. 该政权越发依靠限制命令，使其得以封反对派之口，而又不象拘留或审判那样显而易见。限制命令相当于软禁，它的实施是无限期的，使人无法过正常生活，更不可能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受限制的人员实际上在无罪的情况下，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人权组织警告，现有650多名原被拘留者受到严厉的限制，控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并且每天将他们限制在家中长达20小时，使他们易受自警团和行刑队暴力的攻击。纳塔尔青年大会协调员Christy Ntuli 原是一名被拘留者，1989年4月，他按限制命令到警察局报到后被人刺死，1989年8月16日 Eric Gumede 从拘留所被释数日之后，在其家中被不明身分者杀害。<sup>26</sup>

38. 禁令和限制破坏了政治、学生和青年以及市民组织的活动。1989年8月，当局禁止了一系列作为当前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的集会。反种族隔离组织和活动分子原计划在集会上恢复“公开和不受不公正限制束缚”的活动。然而，禁令未能阻止反种族隔离活动分子进行其他抗议行动。1988年，比勒陀利亚取缔了32个反种族隔离组织和两个极右组织。此外，还对南非工联下禁令，将其活动限制在工厂内，并仅限于与工人问题有关的活动。为了阻止动员人们参加1988年9月的反种族隔离会议，当局对组织会议的关键性领导人的活动限制为不到两周。有些限制命令甚至明确禁止他们呼吁抵制1988年10月26日市级选举。<sup>27</sup> 在为市级选举造舆论过程中，镇压升级在选举前进行了10天的“预选”，在这期

间，已投了相当大比例的选票。当时颁布的法规使公安部长只需在官方公报上发通知，便可软禁或限制活动分子。这些法规重点目的在于封“被警察查辑”人员的口。

39. 在一份关于为选举造舆论过程中镇压情况的报告里，人权委员会记录了许多拘留、限制个人和组织、殴打活动分子、谋杀、破坏反种族隔离组织的所在地、迫害、歪曲、威胁选民以及禁止会议和各种出版物的事件。这种高强度的镇压，目的在于阻止对选举的抵制，并使得该政权能接受的“温和派”得以获选。”

## 6. 强迫民众迁移

40. 比勒陀利亚继续推行本土巩固的进程，这是其建立“独立本土”政策的核心。为了剥夺黑人与身俱来的南非公民权，当局使用法庭和法律外的手段，将黑人从“白人”地区强行迁移到将被并入“本土”的地区。官员们宣称现在迁移是自发的。事实上，在紧急状态下，他们采取更微妙但仍很强硬的办法迁移民众。例如，当局拒绝向要迁移的地区提供诸如供水等服务，同时，却向预定的安置地区提供常常是不足的资源。

41. 反对迁移全国委员会估计，目前，有300多万人受到驱逐或迁移的威胁，包括(a) 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和伊丽莎白港附近居住的400万棚户营中的100多万居民；(b) 主要在 the Orange Free State 和纳塔尔农场居住的约100万民工和佃户；(c) 可能被并入名为“独立本土”的农村小镇上50多万的居民；(d) 可能会从黑人和白人合居的“灰色地区”或市区内驱逐的大量居民。

42. 1984年2月，估计有4000人被强行从他们居住70多年的村庄Mogopa迁移出去。”该村的居民仍可能被进一步迁移。为了反映国际社会的关切，12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采取了一次联合的步骤，它们就Mogopa居民可能被迁移一事，向该当局正式提出抗议。

43. 该政权采取的另一种手法是仅仅通过对“本土”重新划界，将农村社区并入“本土”。1989年4月，《自治领土边界更改法案》提交到议会，它使当局

有大量的权力通过公告即可更改“非独立的本土”边界。这项措施旨在抵制农村社区上诉法庭获胜所产生的影响，这些胜诉使当局无法根据“本土”法规合并某些地区。例如，将 Moutse 和 Botshabelo 分别并入 Kwa Ndebele 和 Qwa Qwa “本土”的决定均被法庭推翻。<sup>30</sup>

44. 黑腰带组织德兰士瓦农村行动委员会的官员报告说，有些合并，即那些与西斯凯和博普塔茨瓦纳“独立本土”的合并是以暴力进行的。1989年7月博普塔茨瓦纳警察殴打，并用石块砸德兰士瓦 Leeuwfontein 村的居民，该村于1988年并入博普塔茨瓦纳。德兰士瓦农村行动委员会和黑腰带组织在“本土”的活动于1989年8月被禁止。

45. 目前关于城市里的黑人的措施表明，该政权不愿废除种族隔离的支柱，诸如《种族区域法》和《1953年保留公共场所隔离法》，尽管黑人们不断违抗这些法律，使它们大部分成为无效。当局撤销了《种族区域修正法案》，因为其压制性的规定遭到广泛指责。它们颁布了《自由定居点地方政府法》、《自由定居点法》和《防止非法侵占土地修正法》等。这些法律不但没有解决城市越发严重的住房危机，反而阻止无家可归的黑人在城市附近建造非正式住宅，或在可能的地点和时间内寻找住宿的地方。由于授与当局迁移各种族而不受法庭干涉的权力，这些法律更严格实行居民区隔离的作法。

## 7. 新闻检查

46. 该政权采取一套针对国内外新闻界的严厉的法令和条例，以控制国内的消息流通，检查发往国外的新闻报道。其终极目标在于只宣传它自己对国内局势的观点。当局继续公开攻击新闻界，尤其是反对种族隔离和外国新闻单位，他们还起诉许多被指控违反保安法的南非记录。1989年6月，一家新的南非荷兰语的报纸《Vrye Weekblad》的编辑 Max du Preez 因引用一个“被列入名单”的人的话，而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并停职五年，对他的其他指控尚未了结。《索韦托人》编辑

Aggrey Klaaste,《每周邮报》编辑 Anton Harber 和记者 Joanne Bekker 及 Franz Kruger 与其他几个记者一道,在 1989 年 8 月被控违反紧急状态条例。

47. 在内政部长的命令下,《每周邮报》在 1988 年 11 月停刊一个月,《基层》和《新时代》在 1989 年 2 月停刊数月。该部长还向几家出版物发出警告,包括《自由的阿扎尼亚》、《索韦托人》、《Al Oalam》和《进行中的工作》。’<sup>1</sup> 在停止刊物出版和继续无端拘留记者的事件中,骚扰和恫吓是常见的手法。

### C. 对种族隔离的反抗

#### 1. 组织更广泛的反抗阵线

48. 无论是依照紧急状态法使用镇压手段,还是民团和行刑队采取的暴力行动,都无法消灭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激起人们持续反抗的经济状况依然如故,这是因为比勒陀利亚没能解决诸如慢速增长、长期失业等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而是这些问题起到了给反抗运动火上加油的作用。1989 年公布的数据表明,是蓄意推行种族政策造成并加深了南非的贫困状况。普遍饥饿,过度拥挤和疾病,特别在农村和 10 个“本土”区,屡见不鲜;在这个粮食出口国,2 百万名儿童营养不良。”<sup>2</sup>

49. 反对该政权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缓慢而稳步地重建并加强各社区组织。这些组织的战略目标是在基层,在较稳固的街道委员会和在各公民、青年或其他团体中加强反种族隔离运动的能力。各社区组织正在以成熟的谈判技巧来解决地方一级的各种问题,从而使其成员获得宝贵的政治经验。

50. 与此同时,正在进行关于是否可能组成一个反对种族隔离力量的广泛同盟的辩论。但是,在这种同盟的主旨方面尚未产生政治上的协商一致,此一同盟即可算是一个短期的防御战略以重建社区组织,也可算是一个长期战略以确保在南非过渡到一个民主和非种族性社会。正如非种族性工会运动和政治与社区团体所采取的联合行动所显示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各种力量可以通过进行一系列明确界定的



政治联盟来寻求团结，重点放在具体的一致行动方案上。在此一日增的一致行动范围内，这些力量已经开始在群众民主运动的大旗下发挥作用了。

51. 藐视种族隔离法已成为在南非进行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的重点。这标志着反对种族隔离群众运动的重新兴起，和反对该政权的各种组织的广大联盟的参与。在群众民主运动的领导下，藐视运动在1989年8月采取了一个开功的行动，即让黑人病人出现在只收白人的医院要求诊治，以及其它的民众温和抵抗行为。群众民主运动，特别是工会还组织了抗议活动，对象是那些赞助来自澳大利亚、法国、英国、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运动员到南非进行橄榄球巡回比赛的企业公司。”

52. 1988年9月，南非工联召开了全国反对种族隔离大会，有70多个组织与会。大会打算讨论反抗镇压的团结和组织问题，以及在民主的南非实现一人一票的问题。”尽管大会遭到禁止，但它引起一次关于政治联盟内容的重要辩论。一些原计划与会的人士在开普敦秘密开会，讨论如何继续开展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的进程。本着同样的精神，群众民主运动、黑人觉醒运动组织、工会和宗教机构的代表们1989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们将在1989年下半年召开一次“争取民主未来大会”。

53. 全国抵制1988年10月26日选举的运动显示了民众对该政权建立的组织机构的拒绝，也显示了社区团体在紧急状态下组织抵制运动的能力。1988年11月和1989年3月，组织了两次抵制由保守党官员在博克斯堡和卡尔顿维尔开办的白人企业的运动，均获成功，这表明黑人消费者在挫败保守党再次提出搞准种族隔离企图方面的潜在影响力愈来愈大。工会和社区组织的联合行动对这次抵制的成功有很大帮助。

54. 关在全国各地监狱中的政治犯的绝食活动持续进行，引起国际社会对南非不经审判就随意监禁的作法的注意，并得到了南非，以及美国和联合王国，许多团体和人士的声援。绝食迫使该政权释放了数百名被监禁者，包括许多反种族隔离组织的领袖。绝食还表明南非易受国际行动的影响，因为一些国家的政府已提出交涉，呼吁当局如不释放被监禁者，就对他们提出起诉。

55. 这种与日俱增的政治活动还有由工人和学生在1989年3月21日组织的空厂、空校运动，以纪念沙佩维尔大屠杀周年。1989年5月，大约1万名包括白人和黑人的各界人士，其中许多人还受到严格的限制，不顾紧急状态的规定，参加了为大卫·威伯斯特博士，这位被暗杀的白人民主斗士的丧礼及游行。（见上面第30段）1989年6月，一些代表社区各阶层的组织上书国会官员，呼吁他们不要重新实施紧急状态法。<sup>36</sup> 1989年6月9日再次实施紧急状态法遭到了全国各地的抗议，而1989年6月16日举行的大规模空厂空校活动，是为了纪念1976年索维托学生起义。为了强调越来越多地用判死刑来对付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士，全国民主律师协会（律协）在1989年6月发起了全国性的“营救阿平顿14人”运动。

56. 在本报告审查期间，一项重要的发展是社区组织又重新从事政治活动，这些组织把重点主要放在与当地有关的问题上，尽管这些问题也的确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这类活动之一就是目前在索维托进行的抵制交房租运动。这次抵制是对当地社会经济条件日益恶化的直接反应，组织工作做得好，并继续得到广泛支持。索维托目前面临的累计债务至少有7.01亿兰特，这包括索维托人在抵制运动期间拖欠至少共达2亿兰特的房租。索维托代表团委托于1988年12月编写的关于索维托抵制交房租的报告表明，约翰内斯堡的经济严重依赖索维托人的劳动力和消费购买力。<sup>37</sup> 因此，索维托代表团在地方当局谈判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建立一个单独的城市和单一课税基础，以防止索维托的资金向约翰内斯堡净转移，而造成索维托的贫困。

57. 虽然谈判远未结束，但索维托代表团有关房租危机的创造性政治途径，为组织和加强社区结构创造了机会。代表团反对该政权的谈判概念，同时建议如果当局的确有意进行谈判，即可以通过与当地社区有代表性的领袖进行讨论的方式开始，来解决抵制房租的问题，抵制运动还在开展，但当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已制定出一个解决房租危机的合理计划，这场危机不仅影响到索维托，而且还影响到整个南非其它城镇。

58. 在面对镇压的情况下，出现了另一种有创造性的组织政治活动的办法，即在上下班乘坐火车上召开会议，讨论如罢工、社区空厂空校运动或抵制交房租等各式各样的问题。由于大量工人乘车时间很长，这种作法取得了成效，这表示可以用这种时间来讨论声援行动。火车车厢被选做“mzabalazweni”（斗争的场所），成为讨论社区和工会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的地方。当局已通过拘留和审判黑人乘客来试图阻止这种活动，指控他们在火车上表现出“暴烈和侵略性”行为。

## 2. 民族解放运动

59. 有组织地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之所以重振旗鼓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主要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大会；的政治战略。这些运动的目标指导着南非反种族隔离人士评估和界定对付南非政权的各项战略。根据1955年《自由宪章》编写的一份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文件，《民主南非立宪指导方针》，仍然是南非内外各反种族隔离力量进行激烈讨论和辩论的中心。

60. 讨论围绕着许多问题而展开，包括有关该国冲突的谈判，以及谈判进程的开始所必需的政治条件。在这一方面，1989年6月27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表了一份公报，其中宣布遵守其1987年关于谈判的声明，强调“只有继续加强内部的抵抗，包括其武装部份，并辅之以日益增强的国际压力，才能摧垮种族隔离的大厦”。公报还透露，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与南非的群众组织对话之后，拟订了一个咨文文件，其中涉及到各种与谈判有关的问题。该文件和其它政治立场文件正在南非各反种族隔离组织中散发，并成为它们辩论的题目。1989年8月21日，在哈拉雷，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以非洲人国民大会文件为依据通过了一项关于南非问题的宣言，而后又与前线国家进行了磋商。宣言概述了谈判解决南非政治冲突所必需的条件。宣言指出在谈判能够举行之前，该政权必须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监禁者；取消对组织和个人的所有禁令和限制；从城镇撤走全部军队；结束紧急状态，废除一切旨在限制政治活动的镇压性立法；停止一切政治审判与处决。尽管宣言并没有预见国际社会的具体作

用，但它指出“各方将就国际社会在确保成功过渡到民主秩序方面的作用加以确定并达成一致。””

61. P. W. 博塔先生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在博塔先生的官邸特恩黑斯举行了会谈，而后曼德拉通过司法部长科比·科茨于1989年7月12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在声明中，曼德拉重申了他的立场，即与群众民主运动，和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对话，是该国走向和平的唯一道路。他强调他愿意为有利于南非和平“创造气候”而作出贡献。

62. 与此同时，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机构，特别是民族先锋，和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继续采取行动袭击象征着种族主义镇压的机构，如市政会和警察，以及军事和警察设施及人员。在1988年10月举行市政选举前的几个星期内，武装抵抗增加到每天搞一次爆炸的频度。1989年5月，民族先锋的干部们用迫击炮轰击了南非国防军设在西德兰士瓦的雷达设施，使雷达和宿舍遭到毁坏。

63. 经过一番积极的活动，当局在1988年11月26日释放了泛非大会主席扎法尼亚·莫托蓬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资深成员哈雷·格瓦拉。莫托蓬先生在获释后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讲话时呼吁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和泛非大会成员杰夫·马斯莫拉，并呼吁对泛非大会及其它一切政治组织“解禁”。他呼吁黑人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团结一致，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对南非的制裁。1989年6月16日，他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一个会上讲话，纪念1976年索维托学生起义周年。

### 3. 非种族的工会运动

64. 在反对该政权的政治行动中，非种族的工会运动起着领导作用，从而成为群众民主运动的一个组织有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项重要的发展是各工会联合会、南非工联和全国工会理事会加强努力采取一致行动，以集中力量反对《劳工关

系修正案》。该法案于1988年颁布，其条款破坏了非种族的工人运动开展的活动。<sup>40</sup> 1989年3月4日到5日召开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工人高峰会议，到会的代表来自南非工联所有分会、全国工会理事会11个分会以及17个独立的工会。他们讨论了对《劳工关系修正案》作出一致反应的问题，还讨论了在南非进行各工会间合作以及采取联合行动反对镇压的方案。尽管全国工会理事会，作为一个理事会，没有参加高峰会议，但其主席詹姆斯·穆萨维尼说该会原则上不反对出席今后举行的高峰会议，因为该会的政策是参加反对《劳工法案》的联合行动。<sup>41</sup> 由所有与会的工会共同发表的一份公报指出“高峰会议超越了各与会工会间存在的分歧。在承认各工会的以往的传统和政策存有差异的同时，压倒一切的目标始终强调行动统一的必要性……”<sup>42</sup> 1989年8月，在第二次工人高峰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协议，以加强反对镇压工人的劳工法以及一切其它形式的镇压手段的运动。

65. 南非工联在1988年6月给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它反对《劳工关系修正案》主要有两点：第一，当局以损害非种族的工会代价，刻意偏袒那些按种族组成的工会；第二，基本上剥夺了罢工权。南非工联在阐明这些全国工会理事会也有同感的反对意见时争辩说，该法案使组织合法罢工更加困难，而使雇主更加容易禁止罢工并就所造成的损失控告工会。南非工联对南非的控诉已根据既定程序向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第240次会议提出报告。<sup>43</sup> 《劳工法案》条款的影响已经十分明显，如雇主提出对罢工造成的损失索赔的要求日益增多，及在罢工后闭厂现象频频发生而且大量工人被解雇。<sup>44</sup>

66. 工作条件继续恶化也是与雇主作斗争的行动重点。全国矿工工会在向矿业协会提出质询时，在1989年1月发表了一份调查，其中指出自从1987年矿工罢工以来，英美公司就“开始系统地进行拖垮工会、恐吓工会会员的活动”。<sup>45</sup> 根据各项调查，种族主义和职位保留仍然是公司的黑人雇员司空见惯的事。该调查注意到在英美公司矿厂工作的黑人工人经历于国际公认的集体谈判的作法，如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形成鲜明的对照。全国矿工工会呼吁矿业协会及其附属公司废除引起制度化暴力的移民劳工体制。

67. 尽管非种族的工会经过集体谈判取得了成果，但非洲人的收入仍是平均月收入中最底的，如下面表 1 中官方发表的数字所示。<sup>66</sup>

表 1  
平均月收入  
(以兰特计)

年	非洲人	有色人种	亚洲人	白人
1985	423	552	765	1 531
1986	500	634	912	1 732
1987	593	737	1 060	1 959
1988 <sup>a</sup>	653	796	1 136	2 123

<sup>a</sup> 1988 年头两个季度。

68. 到目前为止，罢工中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1988 年共举行了 1025 次罢工，损失工日 914 388 天。估计有 161 534 名黑人工人参加了罢工，而白人工人则为 145 名。<sup>67</sup> 一系列野猫罢工、停工、怠工、示威以及反对加班等等大都与反对《劳工关系修正法案》有关，特别影响到金矿业、以及采掘业、零售业和食品业。

69. 南非工联在 1989 年 7 月 12 日到 16 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大会上，表示决心加紧在群众民主运动内部，就为一个新南非建立民主立宪模式的问题进行讨论。工联还在其 1987 年对抽资问题的政策里加了一条，称撤出的跨国公司必须就抽回投资程序的所有问题与有关的工会谈判。工联还重申决定与全国工会理事会和其它工会一道进行反对《劳工法案》和其它镇压性法律的斗争，工联重申其成立全国失业者工会的承诺。

#### 4. 宗教、青年和学生团体的行动

70. 由于南非当局的禁令和管制令严重限制了其他反对种族隔离人士的活动，南非国内和国外的宗教组织和个人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的作用变得更加突出。在南非，宗教组织 and 个人的活动都集中要求比勒陀利亚创造有利条件，和平解决国内的冲突。在国际上，宗教组织 and 个人的行动所针对的是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南非宗教领袖呼吁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南非当局施加经济压力，劝使该政权废除种族隔离。

71. 1988年9月，南非基督教协进会决定违抗任何加强住区隔离的法律，并谴责劳工关系修正法案是种族主义的一个工具。同一个月，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和艾伦·博萨克牧师呼吁抵制1988年10月26日市政选举。11月，南非基督教协进会一个代表团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官员在哈拉雷举行关于南非和整个区域的政治前景的会谈。1989年2月，宗教领袖在争取释放数百名政治犯的谈判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使他们在绝食胜利后获释。

72. 1989年4月，英国圣公会领导人在开普敦举行会议，呼吁禁止南非使用国际航线。他们认为要加快南非变革的进程，需要施加很大的压力，因此他们呼吁国际银行拒绝让南非借新债还旧债。1989年5月1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个由艾伦·博萨克牧师、拜尔·诺德牧师和德斯蒙德·图图主教组成的代表团强烈呼吁制裁南非，认为制裁是导致谈判的最有效的工具。这次会议由美国反种族隔离组织全非组织主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保罗·西蒙、众议员罗纳德·德勒姆斯和哈罗德·沃尔普出席了会议。这三位宗教领袖敦促美国在国际上带头独立南非政权，呼吁进行有目标的制裁，尤其是实行更严厉的金融制裁和对南非经济的关键领域如石油、煤和金等领域实行制裁，并禁止与南非通航。他们后来还会晤了乔治·布什总统，他们是会晤这位新总统的第一批南非人。

73. 尽管自1984年以来青年组织不断遭到打击，但最近青年和学生的行动

表明紧急状态的施行并没有完全破坏他们的组织。重新组织工作正在慢慢进行，主要是秘密地进行。反种族隔离的青年和学生组织顺应总的政治潮流，通过接触教会、体育界、乡镇俱乐部和其他各种团体的青年，努力加强其政治阵容。这些努力的主要目标似乎是找出政治行动的共同点。

74. 种族隔离教育继续出现危机，这促使学生重新展开活动。官方看来无法解决这些危机，德克勒克先生最近在议会的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表示教育经费将会削减。他似乎承认1986年制定的种族隔离教育十年计划已告失败，但他并没有设法废除不平等的种族隔离教育制度。

75. 1989年1月，索韦托数百号学生停课抗议社区学校缺乏设施。1989年4月，西开普各校的数百名学生罢课，抗议在没有同民选社区领导人磋商的情况下任命白人担任乡镇各校校长、取代黑人校长，由社区选举产生协调社区和学校官员之间关系的家长——教师——学生协会认为当局任命人员严格实施官方规定，尤其是建立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是武断的做法，是出于政治目的的。1989年5月，索韦托各校的学生抗议缺少教师，抗议其他有关的学校方案。当局禁止学生和教师讨论危机的会议。1989年6月，德兰士瓦和西开普的约6000名学生罢课，抗议教育官员的虐待行为。

76. 1989年5月，南非黑人学院的教育危机在北方大学（图尔弗路普）爆发。由于警察迫害学生，所以南非全国学生大会和南非学生全国联合会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这两个组织呼吁结束对校园的军事占领，停止威胁杀害学生积极分子。纳塔尔大学、威特沃特斯兰大学、罗得大学、施泰伦博希大学和开普敦大学的一万三千名学生签名发表声援声明，支持图尔弗路普的学生。<sup>18</sup>虽然军队已经撤出校园，但拘留和恐吓学生的行动仍在继续。1989年8月18日，大学管理当局无限期地关闭了大学。南非学生全国联合会和其他组织呼吁大学当局停止镇压学生，恢复学校的教育活动。

77. 1989年8月，南非各地几所学校和大学的学生与群众民主运动的抵抗



斗争协调一致，开始抗议种族隔离法律。

## 5. 白人参与抵抗

78. 越来越多的白人参加有组织地反对种族隔离，这仍然是抵抗种族隔离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潮流。1989年4月民主党成立，这标志着一个有组织的机构的产生，这个机构可能成立开明白人政治的一支力量。民主党由独立党、新民主运动和进步联邦党合并而成，该党主张在南非实行普选制。

79. 南非民主改革研究所采取进一步行动增进白人（包括英格兰人和布尔人后裔）同南非国内和国外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之间的联系。该所举办了一系列的会议，与会者有来自各个不同领域，如商业、劳工、宗教、教育和社区团体。会议集中讨论了若干问题，包括种族隔离法律及反抗这种法律的策略、在南非实行变革的战略——特别是谈判的概念、南非白人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和废除种族隔离后的社会中的作用。该研究所还举办了几次由白人（特别是布尔裔白人）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以扩大反对种族隔离力量的阵线。1988年10月，研究所共同主任弗雷德里克·万兹尔·斯拉伯特和亚历克斯·博雷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勒弗库森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苏联学者会晤，审查苏联对南部非洲的政策，讨论结束种族隔离的战略。1989年4月，来自南非的约55名白人和黑人妇女在哈拉雷举行的一次称为“为和平而斗争的妇女”的会议上同非洲人国民大会25名成员会晤。讨论涉及广泛的议题，包括征兵、暴力、破坏稳定以及妇女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能起的作用。1989年5月，该研究所在约翰内斯堡举办了一次会议，其名称为“未采的选择”，并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立宪指导方针的基础上展开了辩论。

80. 五大自由论坛和约翰内斯堡民主行动委员会等组织在开展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立宪指导方针和反种族歧视的白人参加1988年10月市政选举问题的辩论中也起了作用。1989年6月，五大自由论坛举办了一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代

表和包括学者、商人和政治家在内的100多名南非白人参加的会议。这次名称为“变化中的社会的白人”的会议得到美国和主要欧洲国家政府的大量资助。1989年7月2日，五大自由论坛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卢萨卡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双方同意应该作最大努力创造条件，在南非“创造政治解决冲突的气氛”。“一个重要的努力是在南非建立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南非镇压情况方面起着先导的作用。

81. 南非民主阵线在乡镇和区域的活动仍然是白人青年持异议的源泉。尽管当局在1988年8月实际禁止了“结束征兵运动”的活动，但该组织的目标通过其他途径得以表达。1989年2月，900多名征兵对象的母亲要求让白人青年有免服义务兵役的另一选择。这些妇女在约翰内斯堡、德班和开普敦同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支持她们儿子的立场。她们的旗帜是“让我们的儿子有选择”。在这一旗帜下，全国500多名妇女发出联合呼吁。她们的呼吁得到德兰士瓦妇女联合会的支持。1989年5月，出于良心反对兵役者支持小组发起“南非出于良心反对兵役全国运动”，这场运动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

82. 尽管反对征兵的活动不断增加，但南非当局继续对反对战争者判以重刑。1988年12月，当局判处查尔斯·贝斯特（18岁）六年徒刑，1989年4月，又判处索尔·巴特佐芬（28岁）十八个月徒刑。1989年4月，开普敦大学和威特沃特斯兰大学发表了在其医学院调查的结果，指出义务兵役是医学系学生离开南非的最重要的原因，调查报告指出由于征兵而移居国外的白人青年的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加剧了“人才外流”英语大学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医学系学生毕业后三年之内都移居国外。”

83. 1989年3月荷兰新教教会举行的费雷恩尼京磋商的结果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该教会有史以来首次“谦恭和遗憾地”承认其参与建立和推行种族隔离制度并使之合法化的做法是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但是人们还是批评该教会没有认真对待种族隔离的基本问题。1989年6月，一份由150名知名的南非白

人签名的请愿书呼吁该教会加入南非的一个统一的种族团结新教教会，并为废除种族隔离而努力。南非白人反对种族隔离领导人拜尔·诺德博士认为这歌请愿是25年来教会采取的最重要的立场。

#### D. 破坏稳定和国家恐怖主义

84. 安哥拉、古巴和南非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开始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后，南部非洲的和平前景得到了推动。由美国政府发起并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支持的谈判已经开辟了纳米比亚独立的前景，希望这也将开辟该地区和平的前景。

85. 多种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结合似乎已经促使比勒陀利亚坐到谈判桌旁，经过谈判，南非军队撤出安哥拉，古巴军队也离开安哥拉。目前的金融制裁的影响、加上古巴和安哥拉军队在陆地的胜利以及南非白人青年反征兵活动的增加，所有这些都成为向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的有效工具，迫使其签订协议。谈判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和苏联之间达成了赞成用和平手段解决区域冲突的谅解。

86. 虽然该区域的冲突可能得到和平解决，但种族隔离政权的侵略和破坏稳定的行为所造成破坏的影响在该区域是显而易见的、认识到这一事实，联合国大会于1988年12月5日通过第43/50G号决议，呼吁在1989年下半年召开专门讨论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特别会议。1989年7月11日，大会决定（第43/462号决定）于1989年12月12至14日召开这次特别会议。这项决定根据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建议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87. 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九个国家来说，区域冲突的代价是高昂的。据估计，1980年至1988年期间，南非的侵略和破坏稳定的行为使这九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600亿美元（按1988年物价计算）。造成这些损失的是直接战争破坏（特别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战争破坏）、各国国防开支的增加、经济

生产的损失、比勒陀利亚实行抵制和禁运的影响以及照顾日益增加的难民和国内的流离失所者。”<sup>11</sup>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发出两次紧急呼吁，要求援助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因为这两国的儿童受战争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影响最严重。该基金会还呼吁国际社会向该区域提供长期经济援助。

88· 南非直接进行或通过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进行的破坏稳定的行动对莫桑比克造成严重破坏，对经济的破坏迫使莫桑比克依赖外国捐助。外国捐助者每年向莫桑比克提供8亿美元，加上50万吨的粮食。破坏稳定的行动至少已造成4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许多社区学校和卫生站被摧毁，这些教育和卫生设施是莫桑比克独立后在教育 and 卫生领域取得成就的标志。由于战争，全国许多地区的生产和交通陷于混乱，这使许多人无法参与经济重建进程。

89· 1989年4月，威廉·明特为福特基金会和瑞典国际开发署编写的报告指出，全国抵抗运动是“一支具有明确等级结构的军队”，这支军队靠强行征兵和人们对外决的恐惧来维持其战斗力。明特指出，“与通常描述的不同，全国抵抗运动并不是一些军阀和散兵游勇的乌合之众。”<sup>12</sup> 他估计全国抵抗运动至少百分之九十的士兵是靠拉夫征集的，这项研究证明关于南非继续违反1984年南非和莫桑比克签订的《恩科马蒂和平协定》的说法是可信的。总的来看，莫桑比克的战争似乎已陷入僵局。即使全国抵抗运动不能获得重大进展，但仍然能够进行犯罪和破坏稳定的活动，从而给莫桑比克造成极大的破坏。

90· 1989年4月，儿童基金会发表了1987年报告的增订本，题为《前线的儿童——种族隔离、破坏稳定和战争对南部非洲及南非的儿童的影响》。这份报告表明，仅1988年就有14·7万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青年死亡。据估计，由于南部非洲战争的影响，每小时有25个儿童死亡，这部分是因为卫生服务和粮食生产中断。自从1980年以来，由于南非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战争的影响，100多万人死亡，400万人无家可归。

91. 该区域的战争冲突同儿童保健、营养不良和死亡情况的关系可从各种设施的破坏中看出。在莫桑比克，自1982年以来，有822个卫生站和保健中心被摧毁或被迫关闭。约百分之三十六的农村学校被摧毁或由于安全原因关闭，使50多万名小学生没有教育设施。1989年4月14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莫桑比克总理马里奥·德格拉萨·马顺戈指出，全国抵抗运动的侵略在过去半年中有增无减，在莫桑比克南部尤其如此。他警告说，由于缺乏粮食储备和后勤能力不足，1989年会出现严重粮食短缺。

92. 显然，南非破坏稳定的战略的目标是摧毁莫桑比克，使其无法作为建立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榜样，并确保其对比勒陀利亚的经济依赖。更重要的是，比勒陀利亚极力试图显示自己继续保持军事优势，至少在该区域部分地区是如此。但是，由于冲突各方和若干非洲国家的倡议，莫桑比克和平的前景开始出现。

93. 南非军队撤出安哥拉后，安哥拉的战争暂停下来。1989年6月22日，安哥拉政府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达成《巴多利特协定》。在寻求和平解决南部非洲地区冲突的背景下，18个非洲国家元首在达成上述协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协定导致一次脆弱的停火。

94. 尽管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纳米比亚出现了积极的发展，但南非当局继续对其反对派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南非当局不仅在其邻国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这类行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官员指出，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爆炸和投毒事件，其中包括设立在卢萨卡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办公室和财务主任办公室的爆炸事件，为此，设在各前线国家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事处都处于“特别警戒状态”。

### 三．南非的对外关系

#### A．概况

95．本报告所述期间的事态发展突出了南非经济在经济和金融上持续的脆弱性。制裁对贸易、新贷款和技术转让的影响，由于国内储蓄率低和外来资金供应不足所造成的生产性投资的资本短缺，偿还外债的负担和跨国公司大批撤出的影响都继续造成经济紧张。

96．在黄金和外汇储备已经不足和资本大批外流的情况下，南非大量依赖对外商品贸易所得的盈余来偿还外债。在1988年扩大的经济吸收了增加的进口数额，使这项极其重要的盈余急剧减少了。1988年南非出口同1987年比较也增加了，但是比进口的增加率小。1988年外汇储备减少8亿多美元，反映了国际收支情况恶化。” 面临南非大笔偿债义务之下贸易盈余减少乃至在1989年3月预算内规定紧缩通货措施，方法是增加间接税。1988年后期和1989年初期，南非和国际银行达成的协议稍为宽解眼前债务有关的金融压力。

97．在1988年，很明显的是南非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得到微小的3.2%的增长率。但是，据估计，如果南非要想安置劳动市场的新进人员和处理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尤其是黑人的失业问题，就需要5%的实际增长率。” 在国内政治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和从而改变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关系，1989年和随后几年南非的前景是惨淡的。

98．一项令人担忧的发展是，在1988年南非和许多贸易伙伴包括某些大国的贸易增加了。虽然跨国公司继续撤离南非，1988年撤离的公司少于1987年。此外，许多撤出的公司与南非维持各种各样的非产权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有利于这些公司并对南非发展其工业很有价值。

99．本评论说明南非已经脆弱的经济将特别受不起进一步经济压力打击的某些领域。

## B. 经济状况

100. 1988年南非经济按实际数值增长3.2%，为1984年以来增长最多的一年，超过了人口增长率。” 1988年上半年，国内总支出急剧上扬带动了增长。在这一年第三季度，非黄金出口大量增多刺激了增长。 1988年9月后期宣布自1989年1月1日起南非公务员加薪15%，促成国内总支出在年度终了时再现元气。 这项增加部分是政治促成的，因为文职人员是执政的国民党的骨干。整个1988年算来，国内总支出增加7%。”

101. 虽然1988年南非通货膨胀率接续第二年减退了，平均消费价格1988年比1987年高出几近13%。 兰特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在1988年大为减弱。在1987年底至自1989年6月期间，兰特对美元下降30%。”

102. 在1988年期间私人储蓄对私人可自由使用收入的比例破记录地跌至1.0%左右，反映南非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继续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1988年头三个季度国内总投资按不变价格计算比前九个月高出约7%。不过，现有股本贬值继续将投资净额压缩至相当低的水平。”

103. 南非经济长期停顿、经济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和国内总产值一部分的资本投资减少，显现在从事经济活动人口惊人比例地失业。 官方来源和独立研究人员对南非目前失业率的估计相差很远。 中央统计局在界定“失业”所采用的限制性标准和将“独立本土”（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文达和西斯凯）排除于计算之外，造成处于估计比例最低点的约有140万人。 根据1987年9月中央统计局对从事经济活动人口的统计和定义，非洲人的失业率为17.9%，亚洲人为11.9%和有色人为14.0%。 不过，根据1989年劳工组织总干事特别报告所引述的开普敦大学两名学者所作的估计，失业人口可能高至400万人；据推测在“本土”从事经济活动人口大约50%失业。 南非总统理事会经济事务委员会的一项报告推测，如果经济增长率是3.1%，则到2000年过剩劳动力将

增加至790万人。”

104. 1988年，南非国际收支情况急剧恶化。该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减少了8亿多美元。” 在资本帐户方面，资本继续从南非外流，该年外流资本总净额为67亿兰特（约30亿美元），其中56亿兰特（25亿美元）为短期资本和11亿兰特（5亿美元）为长期资本。” 在经常帐户方面，在1988年盈余缩小至12.72亿美元，而1987年为30亿美元，这反映1988年商品贸易盈余减少。由于南非经济扩张，1988年消费品和工业投入进口急剧增加。进口总额（离岸价格）增加按兰特计算为37%，而按美元计算几近24%。1988年出口收益也增加，但少于进口增加率：1988年出口收入按兰特计算比1987年多12%和按美元计算多6%。因此，南非商品贸易盈余从1987年的71.6亿美元减少至1988年的52.2亿美元。与此相比，经常帐户中第二大项目——“无形贸易”一逆差41.3亿美元。”

105. 为了减少财务压力，南非当局特别着重于两个关键领域：会计政策和同债权人就外债偿还进行谈判。1989年3月提出的国家预算着眼于在早期阶段即停止1988年的小景气，3%的增长率被视为经济“过热”。特别鉴于给予治安支出优先地位，预算的目的是使按实际数值计算的支出保持不变并以增加支出税来达成紧缩通货的目标。在这段期间通货膨胀率估计为约15%的情况下，1989—1990年官方国防预算按名义数值计算比1988—1989年的预算多21.3%，而按实际支出计算多13.7%。”

106. 通过缓解还债负担来减少南非所受的财务压力的程度叙述于以下各节。

### C. 经济关系和制裁的影响

107. 南非的经济状况同它与其他国家维持的经济关系密切有关。潜在地，南非极经受不起通过外贸、得到贷款和贸易信贷的机会、还债条件和资本投资等外来的经济压力。但是，目前执行的经济制裁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地迫使该政权到



它准备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地步。漏洞、规避措施和增加第三方贸易做法都减少了经济制裁的影响。

### 1. 贸易和运输

108. 南非是一个传统的开放经济国家：在1980年代对外贸易平均占国内总产值略为超过50%。因此，通过对外贸易施加的压力打中了南非经济的要害。英联邦外交部长南部非洲问题委员会委托的评价制裁的执行和影响的独立专家研究所搜集的数据显示南非和九个主要西方国家挂号（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新西兰、挪威、瑞典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在1983—1985年至1987年之间减少21.35亿美元，也就是33%。在这段期间，从南非的进口从34.81亿美元减少至22.3亿美元，也就是36%，而向南非的出口从29.31亿美元下降至20.47亿美元，也就是30%。”不过，这种下降趋势看来在1988年扭转了。比较这两段期间的数据显示南非和这些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值在1988年增加了。

109. 表2所示，南非的对外贸易，就进口和出口而言，高度集中于四个贸易伙伴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联合王国和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目前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进口和出口共计）比1983—1985年期间的平均值高出很多。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言，黄金、煤和新鲜水果和罐装水果占从南非进口的40%。日本从南非的主要进口为煤、黄金和其他贵金属、水果、蔬菜和谷物。就联合王国而言，钻石、金属矿物、水果、蔬菜和谷物构成进口的大宗。美国从南非的进口主要是白金和金属矿物。”显著的是，意大利从南非的进口约三分之二是用于珠宝业的黄金，而珠宝业产出几近一半前往美国。在1988年，美国从意大利进口总值10亿美元以上的黄金、银或白金珠宝。”南非对意大利的贸易盈余以1988年为最高，接近15亿美元（见第161和225段）。

表2. 1987年1月至9月和1988年1月至9月，  
南非关税同盟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和百分比变化  
(以百万美元计)

	贸易总额			从南非进口额			向南非出口额		
	1987年 1月至9月	1988年 1月至9月	百分比 变化 <sup>a</sup>	1987年 1月至9月	1988年 1月至9月	百分比 变化 <sup>a</sup>	1987年 1月至9月	1988年 1月至9月	百分比 变化 <sup>a</sup>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2 589	3 739	44	839	1 269	51	1 750	2 470	41
日本 <sup>b</sup>	3 018	3 153	4	1 730	1 515	-12	1 288	1 638	27
联合王国	1 914	2 538	33	821	1 105	35	1 093	1 433	31
意大利 <sup>d</sup>	2 081	2 467	18.5						
美利坚合众国 <sup>c</sup>	1 975	2 434	23	1 037	1 154	11	938	1 280	37
中国台湾省	676	1 255	86	360	791	120	317	464	47
法国 <sup>d</sup>	997	1 213	21.7						
比利时/卢森堡 <sup>d</sup>	636	873	37.3						
瑞士	366	628	72	171	395	132	196	233	19
香港 <sup>c</sup>	405	549	36	233	302	29	172	248	44
荷兰	339	409	20	137	158	15	202	250	24
西班牙	298	387	30	229	282	23	68	105	53
以色列	229	212	-7	174	136	-22	55	76	38
加拿大	143	194	36	77	107	39	66	87	33
奥地利	130	161	24	76	92	21	54	69	28
爱尔兰	49	76	54	7	11	66	42	65	53
挪威	12	17	37	6	16	168	6	1	-84
新西兰	15	17	10	8	6	-31	7	11	55
丹麦	14	15	4	3	5	55	11	10	-10
芬兰 <sup>e</sup>	0	0	40	0	0	-50	0	0	100

资料来源：关于美国，联合国统计处。关于所有其他国家，评价制裁的执行和影响的独立专家研究（英联邦秘书处），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对外贸易统计月报》，1989年1月；但关于香港、以色列和中国台湾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

汇率：经合发组织和以色列数据以美元计；香港：定为1美元=7.8港元；中国台湾省，汇率中位数：1987年1美元=31.5新台币；1988年1美元=28.7新台币。

a 根据未四舍五入的数字。

b 日本，1987年南非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向联合国报告1988年同南非的贸易总额39.8亿美元，与1987年比较减少4%。

c 包括再出口。

d 所列数字为1987和1988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集的统计数据。

e 同南非的贸易总额少于50万美元。所列数字为1987年和1988年之间进口百分比减少数和出口百分比增加数。

110. 南非的进口反映该国大量依赖外来的资本货物和技术。从大多数贸易伙伴进口主要是车辆和运输设备、机械和工具、电机和电子货物及化学品。”汽车占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口的35%。办公设备部件、电子计算机、飞机和飞机部件是从美国的主要进口商品。总的说来，区域贸易正发生重大的转变，这种趋势在特别委员会以前的报告中已经叙述。”当北欧国家、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减少同南非的贸易时，一些远东和西欧国家取代了它们的地位。1988年，中国台湾省和香港显著增加了贸易。”虽然欧洲的情况较为复杂，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西班牙和瑞士都显示1988年的贸易数字大有增加。1987年头6个月和1988年头6个月之间，中国台湾省同南非的贸易增加110%；瑞士增加98%；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增加50%；土耳其增加47%；西班牙增加46%；法国增加39%；以及联合王国增加38%。在同一段期间，瑞士从南非的进口增加233%（从0.71亿美元增加至2.38亿美元）和中国台湾省增加153%（从2.44亿美元增加至6.18亿美元），同时土耳其向南非的出口增加7倍（从100万美元增加至900万美元）；西班牙增加78%（从0.41亿美元增加至0.74亿美元）；葡萄牙增加76%（从700万美元增加至1200万美元）；以及以色列增加69%（从0.29亿美元增加至0.49亿美元）。”

111. 应该指出报导的商品贸易数字因不计从南非的货币黄金进口而可能低估同南非的贸易总值。标准国际贸易分类及其订正，这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议会员国报告其对外贸易数据的基础，在商品贸易统计数字中不计货币黄金，虽然各国如果愿意可以单独报导这项贸易。”

112. 根据欧洲委员会1989年中期发表的数字，联合王国于1988年从南非进口值36.81亿英镑（约65.57亿美元）的货币黄金，约等于南非黄金年产量的四分之三。将这些进口列入使1988年联合王国从南非的进口达44.85亿英镑（79.89亿美元），为联合王国贸易部报导的商品进口数额8.04亿英镑（14.32亿美元）的五倍半。”没有关于1988年联合王国黄金再出口的数据。

113. 密切监测制裁执行情况观察到，一般说来，阻止销售至南非比阻止从南非进口还难。出口市场的竞争激烈，和许多出口商随时准备取代其他出口商空出的市场。在经济停顿或萧条期间尤其是如此，以及目前某些大工业国家日益加强保护主义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表3显示向南非的出口在1986和1987年增加，扭转了1985年的减少情况。

表3. 1980年和1984至1987年，  
向南非的出口  
(以百万美元计)

<u>1980</u>	<u>1984</u>	<u>1985</u>	<u>1986</u>	<u>1987</u>
13 676	12 168	8 118	8 891	11 190

资料来源： 联合国统计处

114. 近年来南非和某些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增加突出地显示有必要审查贸易制裁，以期设计可能加紧和加强制裁和从而提高效率的办法。任何新措施执行的速度也是一项重要因素；南非经济不应该如以往一样有时间来调整适应新的和不断变化的贸易伙伴和情况。这些和其他问题是许多国家和国际机关深入研究的课题。在这里，只要重申已经为外债义务苦恼的南非经济特别经受不起某些国际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打击。高列入这份清单的是石油和石油产品、煤、黄金和运输设施。

115. 对南非施行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禁运似乎是特别有效的制裁形式。石油几乎是南非唯一无法自给自足的基本原料，对其经济的有效运作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该政权是否有能力在其境内推行镇压政策以及在其境外进行侵略和破坏稳定的活动，石油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南非煤矿和天然气资源的转换则十分昂贵和有限。不过，正如1989年4月12和13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石油禁运问题听询会的小组报告(A/44/279-S/20634)所强调，石油禁运目前仍然未充分有效执行。该报告促请注意某些国家没有就跨国公司的活动方面给予合作。它并指

出，许多出口、运输和经营石油的国家没有采取措施，使石油禁运的实施受到妨碍。因此，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和会员国采取特别措施，加紧对南非的石油禁运。

116. 在南非出口的非战略性矿物中，煤是赚取外汇唯一最重要的来源，1987年大约占该国出口收入的7%。除了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外，南非煤矿的出口受到广泛抵制。北欧国家、美国和英联邦实行全面禁运，而欧经共同体成员国中一些间接服务于政府的团体则禁运进口南非煤。不过，据出版的统计资料显示，许多国家的入口商一直在违反煤禁运。其中一个原因是南非煤每吨的价格比世界煤价少\$5。在上述九个西方国家中，一些国家1987年进口数额的跌幅只占预期在充分遵行制裁的情况下本应下跌数额的小部分。1982至1988年，西班牙从南非进口的煤增加了十倍多，从371 000吨增至445万吨。若干欧经共同体国家，包括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987年增加了煤的进口量。一些国家通过第三国进口；其他一些国家则将南非的煤同别国的煤混合一起进口，以混淆其来源地<sup>62</sup>。明显地，就那些赞同抵制南非煤矿的国家而言，从南非进口这项商品会招致更严密的监测，并且可能会造成进一步或更严厉的立法。

117. 黄金是南非赚取外汇最大的一项来源，大约占出口收入的40%。它仍然是可以用来抵抗种族隔离的一个有力武器。对南非黄金的制裁不但影响到该政权赚取极其重要的外汇，而且还影响其税收，其中从金矿业直接或间接征收的税占其税收的四分之一。即使在目前情况和没有制裁的情况下，南非的金矿业正遭遇严重的困难，因为在1988年中至1989年中的期间，世界金价几乎下跌了20%。由于通货膨胀，经营成本增加，南非收益仅敷支出的矿场数目正日益增加。<sup>63</sup>此外，南非矿业因为得不到新技术，现又逢矿石质量级别较低，更加重它们的困难。对南非黄金的制裁不但加重了该国黄金业的困难，而且也加重了南非整个经济的困难（参看第161段）。

118. 在外间可以加紧对南非政权施加压力的领域中，运输货物和人员进出南非是其中之一。如上文所述，一些航运公司不顾石油禁运，继续向南非港口运油。南

非的煤、农产品、工业产品和化学物品遂可继续输出。违反武器禁运的人仍然可以找到愿运输的人。各国必须加紧合作，提高警惕，加强立法和对违反禁运的航运人士处以更严厉的惩罚。

119. 南非同世界各地的航空联系已有减少，但仍然可以进一步减少。不给予南非飞机着陆权和阻断外国航空公司同南非的直接航空联系不但会对比勒陀利亚造成财政负担，而且更重要的是向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讯号。

120. 关于减少南部非洲国家通过南非进行运输的依赖方面，目前正在取得一些进展。在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行动纲领》估计总额为\$ 60亿的费用中，三分之二的费用用于加强成员国的运输和通讯联系（参看A/42/452）。

## 2. 贷款和信贷

121. 在1985年南非强制冻结偿付其短期债务之后，南非及其债权人于1987年达成了《斯托斯协议》，该协议将于1990年6月期满。由于当时南非在技术上大约需要偿还\$ 90亿，因此1990/91年被观察家认为是该国出现严重债务危机的时期。<sup>62</sup>

122. 不过，已有证据显示，国际银行界采取了行动来减轻南非所受到的同债务有关的财政压力。在1988年结束之前，一些瑞士银行已同意“周转”一些南非的短期债务。1989年初，据报南非的外国债权银行选择了1987年议定的财务安排的一个办法，使他们不用就这些债务进行谈判并在1997年不再成为南非的债权人。根据银行界消息，一些银行将大约\$ 35亿的债款转换为特别转售证券，其中容许1990和1991年为本金宽限期，1992年以后才每半年均摊偿还这些债券，为期5年。同意进行这些转换办法的银行有：花旗银行，共拥有未偿贷款\$ 6.6亿、汉华实业银行，它于1987年4月宣布延长南非债务为数\$ 2.3亿的期限。<sup>63</sup> 因此，南非财政部长于1989年5月能够宣布在两个月的期间将

\$ 11 亿的短期债务改为长期债务，使南非能够在 1989 年还债 \$ 13 亿，1990 年还债 \$ 19 亿和 1991 年还债 \$ 15 亿。”两个月前，预算还预期要偿还的债务为：1989 年 \$ 17 亿，1990 年 \$ 21 亿和 1991 年 \$ 15 亿。”

123. 由于外国银行设法保护借给南非的现有贷款而新贷款又受到制裁，因此南非几乎只有通过贸易信用才能从外国得到新的资金供应。估计南非一直有 \$ 30 亿以上的未偿还贸易债务。南非官员承认贸易信用“令人欣慰地”有了增加，使国际收支差额的紧张有所宽缓。虽然一些国家禁止给南非某些形式的贸易信用，但这项禁令毫不彻底。在一些情况下，买方的信贷（银行贷款）被禁但供应商的信贷（供应商提供的延期付款借贷）则不被禁止。那些禁止向南非提供贸易信贷的国家担心会失去贸易，给那些继续容许提供贸易信用的国家抢去。应当采取措施，对那些趁其他国家实行制裁而进行贸易的国家予以惩罚。

### 3. 撤资和南非的外国投资

124. 除政府的制裁以外，跨国公司从南非撤出以及人民和组织将其在南非有关系的公司的股份撤走是对该政权所施加的经济压力中最有效的形式。自从 1970 年代开始有公司从南非撤出以来，据报已有 500 家跨国公司出售了它们在该国的股份。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报道说，就撤出的公司的数目而言，美国撤资的情况最显著。1984 年 1 月 1 日至 1989 年 4 月 14 日，总共有 155 家美国公司和 122 家其他国家的公司从南非撤资。”1989 年头 6 个月内，3 家美国公司撤出了南非，另有 10 家宣布有意撤出。”

125. 1985 年以来，在总部设在美国并有附属公司在南非的跨国公司中，有 60% 实行了撤资，以在南非有投资的联合王国公司来说，自 1985 年以来，大约有 20% 撤了资。不过，由于联合王国公司占南非所有外国投资的大约 40%，因此联合王国的撤资占了很大的比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司中约有 6% 撤了资。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和若干其他西欧国家的一些公司也撤了资。”

126. 撤离方面出现了两个趋势。首先，在1988年终止在南非直接投资的公司（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的数目较1987年的最高水平有所下降。据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公司的资料，1988年有28家美国公司撤了资，只及1987年的一半。至于其他国家的公司，减少的情况更加显著：1988年只有11家撤资，1987年则有44家。至1989年中为止，总共有134家美国公司和423家其他国家的公司在南非有直接投资或有雇员。”

127. 第二，一些撤资的公司借着同许可证、技术转让、管理、装配、批发和特许权等事项有关的协定，维持同南非的非股份联系。这些安排使撤资的公司能够继续牟利，而南非继续得到对其工业发展十分有用的技术和技术支助服务。”此外，那些根据这些条件撤资的公司因而可以避免受到本国大众舆论谴责它们在南非投资。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在1984年1月1日至1989年4月14日期间从南非撤资的155家美国公司中，最少有83家（占53%）同其先前的附属公司维持非股份联系；最少有59家（占38%）没有维持这种联系；和13家（占8%）没有对提供资料的请求作出答复。在同一期间撤资的122家其他国家的公司中，最少有24家（占20%）维持非股份联系；最少有49家（占40%）没有维持这种联系；和49家（占40%）没有对提供资料的请求作出答复。”

128. 1989年初，作为在南非继续营业的最大的美国公司的莫比尔石油公司宣布，要在1989年6月以前出售该公司在该国的所有资产和技术。莫比尔是南非第二大的石油企业，有1000个销售处和1座炼油厂；雇用2800名工人。除了因为遭受股东长期的压力外，莫比尔作出该决定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据报是美国兰热尔修正案对税务的影响。该修正案在1987年底由美国国会颁布，从1988年起对付给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税项不给予外国税额扣除的待遇。

129. 莫比尔的决定成为对跨国公司从南非撤资所用的程序的一项考虑。在莫比尔作出宣布后，南非工联属下的化学工人工业联合会以莫比尔工人的名义发言，透



露该公司的撤资容许该公司同收购它的通用矿业联合公司维持非股份联系。化学工人工业联合会还着重指出通用矿业联合公司以往在南非有镇压工会的记录。该工会已经同39家跨国公司就它们决定撤离南非后如何采取“公正的撤资程序”的事项展开谈判。因此，工会在向莫比尔提出要求时，要求该公司同化学工人工业联合会就撤资的条件，包括透露出售协定内容进行谈判。莫比尔炼油厂的一次罢工促成莫比尔同化学工人工业联合会进行谈判。虽然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但工会大多数的要求获得满足。化学工人工业联合会要求所有制裁或撤资程序中列入劳工权利的条款，以此作为遵守制裁规定的方法。促进社会调查的社区机构最近进行了一项关于撤资问题的研究，其中提出了类似化学工人工业联合会的要求，并提出了关于公司撤资时可遵循的准则。”

130. 一些公司出于税务以外的考虑从南非撤出。这些原因包括：该国经济情况恶化和兰特贬值对利润的转移造成不利的影晌。许多公司举出本国的大众压力为撤资的因素。在美国，这因素的影响比别的地方更为广泛，州、郡和市在采购和（或）订定合同时因受大众压力因素的影响而采取选择性的政策。虽然联合王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颁布了关于采购和（或）订定合同的立法，但同美国比较则较少采取主动行动。”

131. 根据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自由工联）向1989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劳工大会提出的一项研究报告，总共有88家南非跨国公司在遍及世界的44个国家中控制了437家附属公司。联合王国有76家南非拥有的公司设在其境内，因而拥有最多被该研究报告认为“在维持和巩固种族隔离制度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公司”。该报告指出，这些南非公司在该政权妨碍制裁的努力中发挥了作用。根据该报告，南非公司被促请注意（尤其是在欧洲）争取良好声誉，以避免遭受制裁或被扯上同南非的关系而声名受损。这些南非公司如 Anglo, Liberty, Rambrandt 和 Barlow，已开始分散其海外业务以减少其在南非的业务。”

## D. 军事和核关系

132. 尽管有强制性武器禁运，南非继续集结军事力量和进行武器交易。1989/90年的官方军事预算的面额比1988/89年高21.3%，实际开支比1988/89年高13.7%。南非国防军用于秘密行动和采购武器的秘密特别国防帐户增加了26%，从46.13亿增加到58.16亿兰特。财政部长Barend Du Plessis在议会报告说，用于“防护事务”的总额为160亿兰特，占总支出的23%。但是，这个数字不包括一些有关安全的支出，如谍报人员和国防军住房，这两项费用都是由其它拨款支付。用于“防护事务”的支出反映出无论该地区出现何种事态发展，南非仍继续优先重视安全机构。<sup>27</sup>

133. 观察家指出，国防预算增加的经费可能将用于南非的武器现代化方案。国防部在附于预算中的一个备忘录中强调“只要武器禁运仍在实行”，就需要“更换过时的武器系统”。最有可能加以现代化的武器研制方案是战斗机和空防系统。

134. 除了增加军事和安全支出外，该政权还扩大其军备工业，以及军事设备的出口。据南非国防部长马格努斯·马兰中将说，在过去13年中，南非军备公司向39个国家出口了武器，总销售额为每年8亿美元。<sup>28</sup>

135. 南非政权似乎已获得了改进其现有军备所需要的军事技术。现行武器禁运中的漏洞使南非能钻空子。由于没有禁止与南非的一切形式的军事合作的法律和规章，由于通过禁运法的具体国家不实行现行法律，加上兴旺的武器和军事技术国际市场，以及缺乏能够阻止某些国家和个人违反禁运的坚定的国际行动，南非规避武器禁运的能力得以加强。

136. 几年来，特别委员会一直在注意着总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两家公司向南非提供U-209型潜水艇蓝图的缩微胶卷的情况，这两家公司即Howaldswerke-Deutsche Werft AG and Ingenieurkontor Lubeck。应当指出，蓝图的问题曾在特别委员会前一份报告中加以讨论。<sup>29</sup> 由反对与南非的军事和核勾结世界运动与特

别委员会合作于1989年4月27日在波恩安排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情况协商会也详细审议了这个问题。协商会上表明，联邦共和国缺乏实施武器禁运的有效法规。此外，关于提供潜水艇蓝图的调查没有得出成功的结果，违反者未遭起诉。然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保证，它将继续审查对南非的武器禁运的实施情况（见第215和第216段）。随后，在1989年8月21日揭露出以下事实：与南非政权官方的否认相反，南非正在德班的Sandock Austral船厂制造潜水艇；第三家公司，即埃姆登的Thyssen Nordsee Werke公司也在参与这个造船工程。1989年8月25日，世界运动揭发了隐瞒造船工程的各种煞费苦心的企图。”

137. 特别委员会对提供潜水艇蓝图表示关切，但它欢迎1989年1月18日收回1985年批准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向南非出口高技术双重用途多传感平台和有关电子和其它设备的许可证。虽然收回许可证表明，有效的政府行动可以防止向南非政权出售军事装备和与该政权进行其它形式的军事合作，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行动方面的拖延让三套产品中的一套运送给了南非。”

138. 通过法国的Thomson - CSF公司将响尾蛇导弹或仙人掌导弹出售给了很多国家。虽然一些国家宣称炮是法国制造的，但这方面的专家坚称，它是南非设计的，而且还继续由南非军备公司制造。”在1989年2月和3月期间，马兰中将访问了智利，以视察G.5型155毫米炮的首次试射。这种炮的射程超过35公里。报告表明，虽然这种炮是在智利由Industrias Cardoen组装的，其弹药在当地不能生产，只能从南非获得。在访问期间，马兰中将访问了Punta Arenas，南非公司Sandock Austral正在该地与Asmar合作建造一个1300万美元的造船厂。Asmar是由智利海军管理的造船厂集团。特别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向马兰中将发出邀请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这次访问揭露了智利与南非之间的合作程度，特别是它们的联合武器和弹药生产项目。由于各方要求安全理事会和它的武器禁运委员会加强1984年12月13日第558(1984)号

决议，将转让南非许可证、技术和知识以便在国外生产武器和有关物资包括在内，比勒陀利亚政权鉴于这种情况正在智利开始几项联合生产事业（见第219段）。

139. 经常有人指出，南非政权的外交人员利用其外交地位，违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违反他们派驻的那些国家的法律和规章，获得军事和核技术。1989年4月在巴黎逮捕了5个人，证实了上述怀疑。这5个人正在将吹管导弹的一些部件交给Daniel Storm，后者是南非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名官员，但普遍认为此人是南非军备公司的雇员（见本文件第二部分）。吹管是一种短程防空导弹，由设在贝尔法斯特的肖特兄弟公司制造。南非如得到从驻北爱尔兰的英军偷来的这种设备，将使它能在英国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一系列高速导弹。继这次逮捕后，法国和英国政府各将三名南非外交人员驱逐出境。”

140. 南非军备公司参加了1989年5月2日至6日在安卡拉举行的国际防务设备和航空电子系统展览。展览中显示的军事用品包括G.5型155毫米榴弹炮，Rooikat装甲车，R4型攻击步枪，机关枪，火箭系统，迫击炮，榴弹发射器，各种弹药，防暴武器，夜间瞄准设备，雷达测距仪和潜望镜。根据展览目录，这次展览是由当地的一家私人公司ABC Fair Organisation组织的，并由设在波恩的Monch Publishing Group共同组办。它得到土耳其国防部、土耳其国防工业发展管理处、土耳其外交部和土耳其民航协会的官方支持。南非军备公司的官员以及南非的国防记者为参加展览而获得了进入土耳其的签证。这是自从安全理事会通过1986年11月28日第591(1986)号决议以来南非首次得到允许参加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内举办的一个军备展览。南非参加1989年的这次展览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558(1984)号决议，安理会在该决议中要求所有国家不进口在南非生产的任何类型的武器弹药和军用车辆，同时也违反了理事会第591(1986)号决议，理事会在其中要求所有国家“禁止任何南非武器进口或入境，以供在其管辖下的国际交易会 and 展览会展出。”在对特别委员会主席关于南非军备公司参加上述展览的一封信所作的官方答复中，土耳其政府说，

南非参加这个展览是一个“不幸事件，”是由于组织这个展览的私人公司的“令人遗憾地失察”所造成的（见第222段）。

141. 1989年5月，据报道，南非军备公司正在“投标以便在定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一次竞争中争取获得为北约的一个国家制造一种牵引炮的订单”。报告又说，土耳其需要400至500门炮，并规定射程要求为30公里以上；现有大多数炮的射程都是25公里，而南非军备公司生产的炮号称射程可达35公里以上。据报道至少有10个公司在竞争这个订单。在1989年的展览后不久，在刚刚披露了土耳其参加155毫米炮的竞争后，南非政权宣布延长对土耳其政府的优惠贸易协定，由于这项协定，从土耳其进口家用电器的最高关税为3%。南非的进口人通常要为这种物品支付40%至181%不等的关税和附加费。南非的贸易入超每年为4亿兰特以上，但据《金融邮报》说，“给土耳其特许权与其说是由于两国的贸易收支状况，不如说是出于地理上的考虑……无论是为了钢，矿物，工业品或武器，土耳其是南非向宝贵的中东市场出口货物的有用通道。”<sup>80</sup>

142. 一些年来，向南非出售武器和从南非购买军备成了一种颇为有利可图的商业。违反制裁的人采取了巧妙的办法来掩盖他们交易的货物的南非来源或目的地。虽然美国在1986年通过了其《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但直到1989年4月才有一个设在美国的公司由于从南非进口了4个用过的飞机引擎而被起诉。该公司是空地设备销售公司，它已同意缴交一百万美元的罚款。在同一月中，美国的一个法院判处一名前武器专家Thomas Dolce 10年监禁，因为他向南非递送了数百份秘密军事文件。<sup>81</sup> 最近在荷兰和联合王国，非法出售武器已导致数人被定罪。这些事件表明，需要严格实施武器禁运。

143. 南非国内的一个极力保守的秘密是它与其它国家在核方面的合作。尽管如此，调查报告和来自情报机构，并由新闻媒介报告的资料表明，南非已发展了核能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局进行的调查表明，它的国内公司Neue Technologien GmbH 和 Physikalisch Technische Beratung 向南非提供了核技术。<sup>82</sup> 还据报道，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公司 Rohstoff Einfuhr GmbH 和瑞士的一个公司 Orda AG 参与向南非和另外几个国家提供核材料。这两个公司都是由 Alfred Hempel 控制的。他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公民。此人还拥有其它公司，包括设在南非的一家公司。瑞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美国的有关当局正在调查这些公司的活动。<sup>63</sup>

144. 南非核能力的最危险的方面仍是发展弹道导弹。据报道，南非最近成功地试验了经过改装的以色列杰里科 II 型导弹，这种导弹可用来将核弹头发射 1000 公里的距离。此外，通过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的密切合作，比勒陀利亚还有能力将低空卫星发射到轨道（见本文件第二部分）。同时，南非继续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而获益。<sup>64</sup>

145. 据报道，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正在调查以下方面的证据：南非、以色列和其它国家从美国能源部的三个最重要的武器实验室获得敏感的资料。这种资料在生产和试验核武器方面似乎很有用。<sup>65</sup>

#### 五. 评价制裁和其它措施对南非经济的影响

146. 上述的分析显示，制裁对该政权产生了作用。尽管有漏洞，实施不力和缺乏协调，制裁仍大大加重了南非经济的结构困难。然而，如果其它西方国家在采取对南非的制裁行动方面也表现出北欧和其它国家的政治意愿，制裁的效果就会很厉害的，特别是如果这些国家明确地针对南非经济依赖外部的和脆弱的主要部门采取制裁措施。应该强调，南非黑人多数的领导人和前线国家都多次呼吁实行制裁。

147. 外贸、运输设备、外资、外国技术和专门知识对种族隔离经济的生存极其重要。虽然南非经济明显是脆弱的，但谋求结束种族隔离的那些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不足以实现目标。南非能够购买到石油并能扩大其军备生产——尽管它要为此付很高的费用——表明石油和武器禁运正遭到公开违反。同时，由于主要西方国

家迄今所采取的制裁措施不够雷厉风行，南非的外贸继续保持兴旺。同样，大部分跨国公司目前所遵循的从南非撤资的程序使南非公司有获得技术和其它形式的资本的宝贵机会。这种安排产生了加强国内工业能力的作用。

148. 南非的资本输出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措施的弱点。南非跨国公司不仅参与帮助比勒陀利亚建立逃避制裁的渠道，它们还往往不加声张地成为其它跨国公司的一部分，从而避免了作为南非公司所带来的坏名声。

149. 与此相对照，人民的制裁的有效性证明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摒弃该政权。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团体和个人作为选举人、消费者、工会会员、学生和股东能够施加集体压力，迫使其本国政府，公司和地方当局断绝与南非的经济联系。人民的制裁有助于创造一种舆论气氛，使与南非打交道不再在道义上为人接受。

150. 总而言之，目前的政府制裁由于缺乏对这些措施的协调，监测和实行，特别是由于缺乏政治意愿而效果不均。目前的压力、限制和制裁需要加强，甚至可能需要扩大；为实现制裁的目标，需要弥补漏洞和阻止逃避战略。

#### 四、反对种族隔离国际行动

##### A. 概况

151. 在审查期间，虽然提出了对南非进一步执行制裁和加强当前措施的提案，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并没有采取多少重大的新措施。民间的制裁大有进展，因为地方当局对于那些与南非保持经济连系的跨国公司，在往来上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

##### B. 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

152. 美国国会提出倡议，加强对南非执行制裁的1986年9月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的条文。罗纳德·德勒姆斯众议员（加州民主党员）于1月3日提出1989 H. R. 21号法案，该法案共有100多名共同提案人。其中规定美国公司彻底从南非撤出、几乎完全禁止同南非进行贸易、以及支持强制性多边制裁和限制美国与南非间的军事合作。该法案也禁止在南非有业务的美国石油公司参加任何联邦石油、煤气和煤炭租约的投标。保罗·西蒙参议员（伊利诺州民主党员）于1989年3月3日提出类似的S. 507号法案。这两项法案仍在国会审议中。<sup>66</sup>

153. 1989年8月1日，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区事务委员会国际发展、财政、贸易和金融政策小组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审查重订南非外债偿还日期和美国政府给予南非贷款现有限制办法的若干备选执行方式所涉的政治影响。专家证人就这个主题提出了证词。

154. 外交部长理事会于1989年2月在马德里举行的会议决定，将编制一份关于加紧制裁南非各项提议的报告。12国外长在1989年6月与来自前线国家的对等方举行的会议上说，在采取任何新措施以前，应努力说服克勒克先生在国内进行基本改革。

155. 英联邦外交部长南部非洲问题委员会于1989年2月在哈拉里开会，会



上总结说，财政制裁是针对南非的有力手段，因此应予加强。外长们（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圭亚那、印度、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通过了一些提议以加强武器禁运，并详细界定了包括在禁运范围内的设备型式，以避免对“武器和有关物质”一句有不同的解释。此外，他们要求设立一个监测小组，协助按照1977年12月9日安全理事会第421(1977)号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调查违反武器禁运情事和发表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敦促英联邦国家有效执行联合国提出的禁运，以及英联邦为加强禁运采取的措施。<sup>87</sup>

156. 联邦外交部长于1989年8月在坎培拉开会，会上同意采取一个较协调的执行全球制裁办法。他们讨论了一份由联邦外交部长南部非洲问题委员会经手的关于制裁的专家报告，审查延长制裁的新方法。部长们赞同报告的结论，即现有的制裁已对南非经济产生影响，因此制裁是促进种族隔离消灭的一个合法政策工具。报告赞成各国政府在五年期间逐渐减少与南非的贸易迫使比勒陀利亚与黑人大多数协商的建议。认识到财政制裁是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的一种最有效方式，部长们提议进一步的财政制裁，诸如紧缩付债条件、对贸易资金的提供加以更多限制、监测禁止中期和长期贷款情形、以及禁止新的银行贷款。部长们同意派遣一个联邦高级官员代表团与目前进行协商1990年重订南非外债事务的协调委员会成员银行高级主管会谈。代表团将促请各银行向南非收取尽可能高的利率，并拒绝在以后10年间延长付款的任何请求。注意到贸易贷款使南非得以缓和其国际收支，部长们吁请联邦和其他国家内所有财政机构制订更严格的贸易资助规定。他们原则上同意设立一个独立的机关，监测南非与国际金融界的连系。<sup>88</sup>

157. 部长们在坎培拉作出的决定重申了1988年在多伦多作出的对南非执行广泛、严格财政制裁的决定。他们的提议正符合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在联邦外交部长南部非洲问题委员会会议期间着手的一份财政制裁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这份研究报告所根据的是1988年为联邦外交部长南部非洲问题委员会编制的关于“南非与国际金融系统的关系”的报告。<sup>89</sup>

158. 1989年6月，在国际劳工会议第七十六届会议期间，劳工组织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委员会同意，对南非的制裁应在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的范围内拟订。因此，委员会建议的制裁集中在经济的最重要领域。其中包括采取财政制裁、执行煤炭禁运、以及通过禁止运油的适当法律。委员会支持设立一个三人独立专家小组负责监测和评价制裁和其他措施的执行情况，<sup>90</sup> 是一项重要行动。

159. 1989年6月9日恢复紧急状态，许多国家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表示惋惜。他们多次呼吁宽赦因“共同目的”理由被判死刑的政治犯，并重申他们要求释放尼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及被拘留者。他们还要求比勒陀利亚停止迫迁人民。

### C.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

160. 1988年10月13日，欧经共同体国家内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推出了一本题为“终生职：为种族隔离打仗——南非防卫队内的欧洲公民”的书。按照书内提出的资料，南非防卫队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白人，他们都拥有或有资格拥有一个欧经共同体国家的护照。随发行本书发表的一篇声明说，这些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代表们要求，欧洲国家政府和欧经共同体应劝阻它们的国民不要参加种族隔离军队和警察部队。

161. 设于伦敦的一个反对种族隔离组织世界黄金委员会于1988年6月提出一项促请对南非执行黄金制裁的倡议。委员会深信非南非黄金供应者可以开采比满足世界珠宝业需求更多的黄金，拟订了关于对南非执行黄金制裁的具体提议，诸如禁止黄金进口、从国家储存库发放黄金、以及设立一个基金培训开采和推销黄金的技术人才。1988年11月，委员会出版一份报告，显示意大利珠宝业是南非黄金的最大买主。意大利购买约三分之一的南非供应品，约占该国全部出口的14%（参看第109段）。报告指出，意大利珠宝业实在可以从南非黄金转为非南非黄金。这些调查结果促使全部三个意大利工会联盟发起一项宣传运动，集中注意北意大利的主要珠宝制造中心。1989年1月20日，在意大利维琴察，

为抵制南非黄金供应意大利珠宝业问题举行了第一次意大利会议。 1989年5月，意大利全国反对种族隔离协调委员会在罗马举行了一次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讨论一项反对意大利与南非进行贸易宣传运动的提案。 委员会和工会两方的工作导致许多意大利制造商采取步骤，从南非以外其他国家取得黄金供应。 此外，也正在同那些作为黄金买卖中间人和这个行业主要供应人的意大利银行谈判。 委员会提供了投入，协助以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为首在美国国会提出的倡议，执行抵制南非黄金。 作为这项倡议的一部分，一个来自美国政府会计处的小组于1989年3月与委员会和决定每日金价的各伦敦公司代表举行了协商。

162. 在一次由非洲人全国委员会于1989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协商会议上，反对种族隔离运动、教会组织和来自16个国家包括所有南非的贷款国家的开发机构的代表们都同意发动一项对南非执行财政制裁的重大宣传运动，并集中注意阻止重订南非外债偿付日期的行动。 这项宣传运动包括全世界反对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国境内协调委员会各银行的协调行动。 协商会议是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对该政权执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努力的一部分。”

163. 紧接着1988年11月在哈拉里举行的会议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发动了一项全世界抵制南非煤炭的宣传运动，并宣布决定设立一个关于煤炭禁运的工作组。 同时，数个意大利工会取得协议，反对能源公司从南非进口煤炭。 1989年2月，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出席了一次社会主义国际的会议，会上，社会主义国际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联合呼吁各国政府和欧经共同体以及个别地方当局禁止南非煤炭经由北海和地中海港口入境。 荷兰劳工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比利时社会主义党计划举行一次地方当局会议，制订一项协调政策，阻止个别港口违反煤炭抵制。

164. 若干国家的工会于1988年11月开展了一项宣传运动，反对南非的劳工关系修正法案，理由是该法案有违国际承认的劳工标准，并进一步限制了该国非

种族工会运动的活动。 这项宣传运动集中注意南非境内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它们利用该法案破坏工会的活动，并拒绝同工会谈判撤资条件问题。 1989年3月，由于这方面的努力，三家最大的跨国汽车制造公司（母公司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协议在南非遵守一系列14项最低劳工标准。 这些标准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IG金属业工会与国际金属制造工人联合会南非协调理事会（其最有力的成员是COSATU——属南非全国金属制造工人工会）共同拟订，旨在设法摆脱该法案的规定。 尽管有此协议执行标准时仍遇到一些困难。”

165. 1989年4月24日南非全国金属制造工人工会秘书长摩西·梅伊基索和四名其他被告被免判叛国罪是国际工会团结的一个局部胜利。 在两年审判期间，国际金属业工人联合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和全世界各国金属业工人工会一致要求释放梅伊基索和四名其他被告。” 由英国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工会委员会和南部非洲一被监禁协会这个团体共同组织的反对压制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工会成员联合宣传运动继续沿上述路线集合力量。 目前，39个国家工会参与了这项宣传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动员大众支持释放所有因政治活动被监禁的工会成员。

166. 1989年4月29日，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派遣一个特派团至南非评价新闻检查对南非内外消息传布情况的影响。 特派团发现，新闻检查扭曲了南非的真象，压抑了民主辩论的可能性。 特派团建议在该国内外为南非新闻记者设立其它通讯网，诸如通讯社和培训方案。

167. 南非内外各宗教领袖多次要求对该政权采取进一步制裁。 1989年2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一项关于种族主义的梵蒂冈正式政策文件中似对经济制裁给予谨慎的核可，这是第一次针对这个主题发表的文件。 这份文件题为《教会与种族主义，朝向一个更亲密的社会》。 按照这份文件，国际法使国际社会得以向其本国人民实行种族歧视的国家“施加适当的外来压力”，但必须以“极端小心”的方式进行。 一个由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组成的知名人士小组与南非主要贸易

伙伴领导人于1989年2月举行会议，该小组在会上倡议执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在外交和文化上孤立南非、以及制订监测制裁的国家和国际办法（参看第204段）。1989年3月，英国基督教协进会要求联合王国政府执行广泛制裁。世界英国圣公会领导人于1989年5月在塞浦路斯的会议上表示支持制裁。同时，南非宗教领袖促请欧洲经济共同体执行委员会采取针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有效行动。

168. 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和声援组织合办了具体的活动，支助南非和该区域内的解放斗争。1988年10月，西欧议员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协会在非洲欧洲问题研究所的合作下，在雅典举办了一次为时三日的讨论会，讨论对付南非在前线国家内所进行颠覆行动的措施。讨论会由希腊代理外交部长主持开幕，出席者包括西欧国家议会议员；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前线国家和南非的代表；以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共同体、非统组织和英联邦的代表。发言者强调应继续对南非施加国际压力，并应给予前线国家紧急援助和发展协助，以便抵制南非所进行的颠覆行动的效果。

169. 1989年2月，欧洲和美国境内宗教和反对种族隔离团体组织了象征性的绝食，以支持南非境内政治拘留者的绝食抗议。1989年2月15日，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尼尔逊·曼德拉的孙子曼德拉·曼德拉代表其祖父在欧洲议会接受一项“知识和政治自由斗士”的颁奖。”

170. 1989年5月，在南非、欧洲和美国同时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要求释放南非良心囚犯的宣传运动。在欧洲和美国12个城市的比勒陀利亚使馆外举行了抗议。”在同月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决定除了来自南非的良心反对者外，开始对所有南非人执行强制性签证要求。现在唯有联合王国、瑞士和希腊是没有这类要求的欧洲国家。

171. 一如往年，全世界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和宗教团体都在1989年6月16日当天举办了会议、游行、示威和守夜，纪念1976年的索韦托学生起义。

#### D. 人民的制裁

172. 人民的制裁是当前倡议加紧、扩大和增加当前的制裁范围背后的主要力量。这些制裁的例子包括消费者拒绝购买南非的产品，工人拒绝处理南非来的货物，地方当局拒绝投资于与南非有关的公司或向这些公司购买，以及股东们要求从在南非有业务或同南非有关系的公司退股。工会和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在规划人民的制裁方面很有帮助。

173. 世界各地的地方当局采用选择性购买的政策；这种政策现在在荷兰有50个地方委员会采用，在联合王国有70个委员会采用。令人遗憾的是荷兰政府最近制订法规，禁止若干地方委员会禁止南非产品，或拒绝履行与个别同南非有关系的公司的交易。在联合王国，新的地方政府法规阻止地方委员会抵制南非产品。这些措施似乎是为了使比勒陀利亚不受人民的制裁影响最先采取的行动。同这些努力对照，在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正在出现有力的倡议，支持更多制裁，一共有23州、19郡、79个城市已卖掉在涉及南非的公司的股份，或从这些公司撤出资金和（或）停止向这些公司购买。”

174. 1989年初，英国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发动“1989年抵制种族隔离”运动，设法抵制南非产品和在南非有事业的本国公司。这项运动计划出版全国性的无种族隔离的购物指南。

175. 荷兰皇家壳牌——在南非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多年来一直是人民的制裁对象（其他重要的对象包括莫比尔石油公司和花旗银行）。在若干国家，工会和反种族隔离运动合作进行各种运动，公开壳牌在南非的活动，并鼓励个别和集体对该公司采取行动。在美国，1989年3月全国劳工壳牌抵制委员会举办了一个“抵制壳牌行动周”，以配合1960年沙佩维尔惨案周年纪念。1989年5月，世界教会理事会发表题为“壳牌震撼”的一共40页的全套档案，要求彻底抵制壳牌产品。1989年5月来自11个国家的教会和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代表们在荷兰

阿姆斯特丹开会，参加关于加强“抵制壳牌运动”的方法的讲习班，在同一个月，来自联合王国和荷兰的反对种族隔离积极分子出席在伦敦和海牙举行的壳牌年度股东会议，以便（未成功地）企图强行对壳牌继续留在南非作正式的投票。在海牙会议上，拜尔斯·诺德牧师要求壳牌撤出南非，并就其撤出的条件同有关工会谈判。

## 五. 文化抵制

176. 对南非的文化抵制是孤立白人少数民族政权及支持在南非建立民主社会的国际一致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个人在联合国和各国进行重要的活动和倡议。虽然一些艺术家已宣布只要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存在，他们就不在南非表演，但其他人却采取具体的倡议，支持国际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一群意大利艺术家拿出其作品，以便列入一项巡回展览，这项展览在意大利政府支持下依序在下列国家展出：赞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马里、塞内加尔、苏联、美国、法国和意大利。

177. 可被确定为同南非勾结的文化活动已逐渐减少，部分是文化抵制的结果。令人关切的一件事仍然是在南非制作的外国影片大量增加。利用本国和外国资本，电影制片家、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已制作了若干这类影片，这些影片得到国际发行。该政权提供的慷慨的税务优待似乎是对制片家的奖励之一。如曾在种族隔离的南非表演的演艺者、演员及其他人登记册第五版和最新一版提到的，这种影片制作大部分是在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进行的。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有业务的公司，其中最著名的是坎农集团，这个集团在特别委员会和反对种族隔离团体说明后，于1988年10月10日保证在废除种族隔离之前不在南非或同南非再进行任何生意。但是后来的消息透露坎农事实上未停止其活动，而是想办法继续下去。

178. 另一家公司穆恩罗斯制片厂负责在纳米比亚摄制最臭名昭彰的影片之一“红蝎”。这部影片是在1987年底和1988年摄制的，得到南非政权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包括利用各种军事人员和设备。这部影片在美国发行后不久，特别委

员会的联合国决议执行情况 and 南非勾结情况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说，这部电影违反联合国对南非的文化抵制。特别委员会和种族隔离团体继续监查同这些影片的摄制有关的活动，也继续共同努力以说服有关的个人和公司停止同南非勾结（见第236段）。

179. 一种抵抗种族隔离的生气勃勃的文化正在南非盛行，在城镇、学校、工会会场和政治组织中盛行，即使该政权继续企图缩小文化表现的参数。因为文化被视为有组织地抵抗该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过去若干年，反种族隔离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依照各种艺术风纪设立了组织，并且使它们同非种族的工会运动联合。这些组织设法加强文化抵制，从而实现在文化上孤立该政权，但也认识到抵抗的文化必须同外面世界的文化接触。

180. 特别委员会认识到这些发展，于1988年8月通过执行对南非的文化抵制的政策准则（A/AC.115/L.656，附件六）。这项政策设法说服艺术家、演艺人员及其他人不要在南非表演或同南非有任何文化接触。同时，这项政策承认在南非存在着抵抗的文化；因此特别委员会认为其目的和作用在表示反对种族隔离、使这种文化丰富及促进解放斗争的确切的活动和接触不在文化抵制的范围内。这些准则获得1988年9月2日至4日在雅典举行的反对种族隔离文化座谈会与会者（艺术家和作家）的赞同，这个座谈会是为了审查文化抵制及讨论使它更有效的方法。<sup>98</sup>

181. 1989年5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题为“关于文化和学术抵制的立场文件”的文件中公布它对于文化抵制重新下的定义。非洲人国民大会注意到必须加强在文化和学术上抵制种族隔离的南非（就是促进、维护和支持白人少数民族控制的制度的团体、机构、文化工作者及其产品），作为孤立该政权的全盘战略的一部分，说“不应准许文化工作者、艺术家、体育人士或学术人士前往南非表演或提供服务和专门知识，除了前往南非明显地是为了促进民族的民主斗争或其任何一项目标的情况”。此外，“应准许民主的和反种族主义的南非艺术家、文化工作者、体育人



士和学术人士个别或集体地在南非以外地方表演、工作或参加活动，而不必害怕被排斥或抵制”。国际社会及在南非之内和之外的反种族隔离反对人士现在所采取的抵制是准许国际文化人士前往南非参加文化活动，准许反种族隔离的南非文化人士前往南非以外的地方参加这种活动，如果这种活动能够促进反种族隔离事业及同有关组织进行协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正在努力给予在南非境内正在发展的其他文化活动财政、技术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并且增加建设性的文化交流。

182. 特别委员会已开始执行反对种族隔离文化座谈会的建议，这个座谈会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国际艺术界积极地参与南非的解放斗争。因此，特别委员会已采取步骤，为其才华因种族隔离遭到压制的年轻艺术家成立一个奖学金基金。此外，特别委员会已就成立一个由国际艺术界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举行协商，以便就抵制问题向特别委员会提供意见。也已经进行关于成立一个文化抵抗部的初步讨论，这个部将由国际和南非艺术家及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组成，并且将作为与抵抗的文化有关的问题的情报交流所。

#### F. 体育方面的抵制

183. 国际社会在不同层次上采取行动以加强现有对种族隔离体育的抵制。特别是成立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委员会，重申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作出抵制南非的决定，广泛支持《同南非的体育接触登记册》，以及全世界强烈抗议国际橄榄球和板球前往南非，这些都是在体育方面孤立该政权的国际运动的重要倡议。”

184. 在这方面，1988年12月9日特别委员会主席在维也纳颁发表扬证书给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及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主席马里奥·巴斯克斯·拉纳，因他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运动所作的杰出贡献。

185. 《同南非的体育接触登记册》于1989年6月13日发行，载有3404名体育人士的姓名。其中650名在1988年参加在南非的体育活动，虽然大部

分人不是出名的。<sup>100</sup> 美国的体育人士为数最多(868),其次是联合王国(770)。自《登记册》于1981年第一次发行后,一共有224名体育人士保证在种族隔离制度仍存在时,不参加在南非的体育活动。其中91个保证是1988年4月至1989年4月收到的(见第235段)。

186. 尽管在孤立种族隔离体育方面迄今取得的成功,网球和高尔夫球协会仍准许南非个人和球队参加比赛。虽然网球协会已考虑终止同南非接触,但是高尔夫球协会尚未表示将有类似行动。<sup>101</sup> 例如,南非高尔夫球员和住在南非的其他高尔夫球员参加在联合王国和美国的高尔夫球赛。<sup>102</sup>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网球联合会已重申它们反对在南非举办网球比赛,然而网球联合会可以采取进一步步骤,保证结束同南非的网球接触。虽然美国网球协会致函美国的所有职业的和少年级的网球球员,告诉他们该协会反对他们参加在南非的网球活动,然而美国职业网球员协会决定1990年在南非举办两次比赛。温布尔登和美国公开网球比赛是准许南非球员参加的一些重要的活动。据报加拿大已就南非球员参加1989年温布尔登比赛提出抗议。<sup>103</sup> 南非网球员也参加在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国的其它比赛。<sup>104</sup>

187. 1989年6月,欧洲委员会各国的体育部长和高级官员一致核可一项要求结束同南非的体育接触的决议。也批评了那些继续同南非维持体育联系的西欧国家。<sup>105</sup> 瑞典体育联盟已决定瑞典不应同那些基于种族、宗教或政治关连歧视体育人士的国家进行体育交流,因而结束同南非的一切体育交流。违反这项政策的瑞典体育人士会被罚款或被他们个别的联合会开除。瑞典体育联盟的政策尤其符合1988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体育部长会议提出的建议,这项政策也获得瑞典政府的充分支持。

188. 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和联合王国的个别橄榄球球员参加1989年8月在南非的世纪橄榄球赛的报告,不仅是特别委员会和反种族隔离组织严重关切的事,并且是与即将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有关的人严重关切的事。有人猜疑一些非洲国家

可能决定抵制这项运动会，以表示它们对联合王国政府不采取行动的批评。这些国家认为联合王国政府没有采取措施来阻止其本国球员参加在南非的体育活动（见第23段）。对照之下，法国政府采取坚决行动，阻止其国民在南非比赛。<sup>106</sup>

189. 一群来自联合王国的个别板球球员在一动广受批评的行动中同意于1990年初和1991年在南非比赛。他们的决定违反国际板球理事会于1989年达成的协议，这项协议禁止于1989年3月31日后参加在南非的板球活动的任何球员（见第234段）。当时这项协议被认为很好，因为它避免了国际板球的一项重大危机。<sup>107</sup>

190. 1989年8月7日至9日在堪培拉举行的英联邦外交部长南部非洲委员会在其会议上重申支持对南非的体育抵制，并谴责种族隔离政权努力“引诱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板球员和橄榄球员去南非比赛”。委员会在其闭会发言中对于“有意违反《格莱尼格尔斯协定》前往南非的球员的行动表示极端失望……并〔呼吁〕尚未这样做的有关球员拒绝这些邀请”。<sup>108</sup> 委员会注意到一些板球员已同意前往南非，因此呼吁“严格执行国际板球会议今年初议定的惩罚”。它还呼吁其他体运机构“在它们控制的体育方面发展和应用类似的规则和惩罚”。部长们呼吁英联邦各国政府“表示它们强烈反对同南非的这种体育接触，并利用一切政治及其他渠道尽力阻止”，还陈述他们赞赏在这方面已经作出的努力，特别是澳大利亚政府和新西兰政府的努力。印度政府的一名官方发言人对于国际板球和橄榄球前往南非比赛同样表示愤怒。印度政府在一项发言中惋惜并谴责“南非企图引诱个别球员为了金钱利益违反国际的体育抵制”。<sup>109</sup>

191. 国际拳击组织已表示他们反对种族隔离，并且同特别委员会合作，努力要孤立种族隔离的体育活动。世界拳击委员会采取了坚决措施对付被诱往南非比赛的拳击家。1988年9月，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于以色列拳击家参加在南非的比赛后，决定开除以色列五年。世界拳击协会也通过反对种族隔离体育的措施。国际拳

击联合会事实上是仍同南非维持关系的唯一一个重要的拳击组织。<sup>110</sup>

192. 1989年5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当前在南非“在每个重要的体育领域设立一般的非种族的理事机构的努力”。<sup>111</sup>

## 五. 回顾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193.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向大会建议了适当的政策——反映在1988年通过的决议中, 并继续监察南非局势及国际社会的有关行动, 此外并在国际上进行运动, 孤立种族主义政权。为了把力量集中在最有可能影响决策者及动员世界公众舆论的活动, 特别委员会审慎地选择它的工作对象, 以使其反对种族隔离的工作能够产生最大的效果。它举办和赞助了有记者、教育家、宗教界人士及杰出人士参加的讨论会和听询会; 并促进反对种族隔离者之间的联系, 以及在其力能所及的范围内协助南非境内、外的反对种族隔离斗争。

### A.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就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项目通过的决议

194.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在1988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举行的八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以上项目。大会, 主要以特别委员会的建议为根据, 于1988年12月5日通过了与种族隔离各个方面有关的下列十一项决议: “国际声援南非境内的解放斗争”(43/50A); “同南非的军事勾结”(43/50B); “全面强制性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43/50C); “执行、协调和严格监测对种族主义南非的措施”(43/50D); “以色列同南非的关系”(43/50E);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方案”(43/50F); “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大会特别会议”(43/50G); “散播反对种族主义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新闻”(43/50H); “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43/50I); “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43/50J); “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消灭种族隔离”(43/50K)。

195. 大会通过这些决议, 指明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采取那些步骤, 才能建立适当的气氛, 与黑人多数的领袖进行谈判。它并说明了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在迫使比勒陀利亚和平地终止种族隔离制度方面的责任。制裁及国际孤立是主要手段。

在实施全面性强制制裁之前，大会建议在南非经济运作极为重要的若干方面严格实施及协调制裁。大会并呼吁国际支持这场解放斗争和声援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196. 这些决议获得同以往一样的支持，尤其是第43/50D号决议得到比以往更多的支持；此外，第43/50G及43/50I号决议皆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若干会员国在对某些决议表示支持的同时，特别赞赏这些决议草案简单明了，一针见血。

197. 大会主席在议程项目36的辩论结束后，与各区域集团主席协商，决定依照大会1979年12月17日第34/93R号决议任命津巴布韦为特别委员会的新成员。

## B. 特别委员会支持南非境内反对种族 隔离斗争的活动

198. 特别委员会利用很多机会来促使国际社会注意南非境内的镇压行动以及注意个人及组织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行动。它组织了实地访问、会以及活动，以鼓励及争取各方在道义上及物质上支援反种族隔离的力量和种族隔离的受害者。

### 1. 关于南非及纳米比亚妇女及 儿童难民的特别需要

199. 该讨论会是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1986年12月4日第41/123号决议第4段与津巴布韦妇女联合会合作，从1989年1月16日至1月18日在哈拉里举行的。讨论会由津巴布韦社会发展和妇女事务部长佐爱丝·穆珠如主持，与会者有特别嘉宾、特别委员会成员国政府、前线国家、联合国机关及专门机构、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非政府组织等的代表及其他人士。特别委员会由其主席陆军少将Joseph Garba率代表团参加，并主持开幕。讨论会的闭幕礼则由津巴布韦劳工、人力计划和社会福利副部长Herbert Mahlaba

主持。讨论会通过了最后宣言，敦促国际社会对南非及纳米比亚妇女及儿童的特殊情况尽可能作最广泛的宣传，并向他们特别是在各前线国家避难者提供政治、经济、法律、人道主义及其他援助；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强支助旨在协助难民立足、重新定居以及使纳米比亚妇女及儿童难民能早日重返家园的那些项目。《宣言》并要求前线国家提供便利，使国际的援助能早日交到妇女及儿童难民手上，并在这方面与捐助国政府及机构合作。讨论会要求成立一个由杰出妇女组成的支助小组，以(a) 同地方性的妇女及儿童难民机构维持密切联系，以他们的经验和愿望为依归，同他们合作，满足他们的需要；(b) 监察南非妇女和儿童难民包括本国难民的状况，把他们所处的困境及需要公诸于世，建议作出措施以减少他们的困难；(c) 监察纳米比亚妇女及儿童难民返国和回复到独立的纳米比亚的正常生活（见本报告附件一和三）。

## 2. 纪念国际声援日和特别委员会

### 其他特别会议

200. 特别委员会在每个国际日上都举行会议纪念同种族隔离政权进行斗争的重要日子。此外并与南非反种族隔离领袖及反对南非政权的其他人士协商，以评价南非境内的发展情况和制订办法以加强国际反种族隔离运动。

201. 特别委员会在声援南非政治犯日（1988年10月11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主席、秘书长、安全理事会主席和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等在会上发了言。获邀发言的还有英国反对种族隔离运动成员 Mme Glenys Kinnock、瑞典儿童基金会国家委员会主席 Mme Lisbet Palme、促进富有意义首脑会议国际妇女联络会的 Mme Margarita Papandreou；泛非大会主席的儿子 Mr. John Mthopeng、“沙佩维尔六人”的律师 Mr. Prakash Diar、国际南部非洲辩护和援助基金主任 Mr Horst Kleinschmidt、律师促进法定民权委员会主任 Ms Gay McDougall。在消除种族

歧视国际日(1989年3月21日)上,特别委员会特别强调指出南非司法制度被滥用,就如Delmas案的审判以及其他此种审判所显露的,并邀请了国际法院一名前法官Abdalla El Khani作为特别嘉宾在会上发言。秘书长在发言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并吁请南非政府按照大会的要求,创造条件,让南非所有人民能够自由协商。在声援南非战斗人民国际日(6月16日),特别委员会主席邀请被长期监禁后于最近获释的泛非大会主席Zephania Mothopeng作为特别嘉宾在会上致词(见第208段)。声援南非和纳米比亚妇女斗争国际日(8月9日),特别委员会邀请了Dame Ruth Nita Barrow(巴巴多斯)、Ann-Marie Lizin(比利时)和Miranda Ebenezer(南非)等国人士在会上讲南非妇女的状况以及妇女在这场解放斗争的作用。Ebenezer女士是南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教育股成员。会后放映了一部电影,是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和联合国秘书处新闻部合作拍摄的,名为“Asimbonaga”。

202. 特别委员会还在1989年4月6日举行特别会议纪念泛非大会成立三十周年。泛非大会中央委员会主席Johnson P. Mlambo在会上致了词。

### 3. 与反对种族隔离人士协商

203. 1989年1月31日,特别委员会与联合民主阵线的高层干部Monammed Valli Moosa和Murqhy Morobe进行了非正式协商。他们都证实了南非当前的局势,指出南非在加紧镇压,并且施加了更加严格的新闻管制。他们并指出,镇压虽然扰乱了反对种族隔离活动,但是未能够压制反抗。他们并强调需要国际加强行动对付该政权。

204. 1989年2月3日,特别委员会听取了一个由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组织的知名人士访问团关于其访问欧洲及其他与南非维持着重大经济关系的国家的报告。津巴布韦前总统Canan Banana牧师、南非基督教协进会总书记Franh Chikane牧师和联合国一位前任副秘书长Lucille Mair夫人都强调有必要继续让



公众舆论和各国政府了解南非的局势以及有必要对比勒陀利亚施加经济压力（见第167段）。

205. 1989年7月6日，特别委员会与联合民主阵线副主席 Albertina Sisulu 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协商。该代表团应乔治·布什总统的邀请正在美国访问。随同 Sisulu 夫人访问的是联合民主阵线的全国召集人 Titus Mafolo; Bernard Ncube 修女，罗马天主教修女，也是德兰士瓦妇女联盟的首任主席；Azhar Cachalia, 联合民主阵线财务员，也是约翰内斯堡的执照律师；Curnick Ndlovu 联合民主阵线全国主席；Jessie Duarte, 德兰士瓦妇女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Sisulu 夫人在致词中强调迫切需要南非施加全面性强制制裁，并要求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以及所有其他政治犯和被拘留人士。她呼吁比勒陀利亚同南非境内被压迫多数的代表展开对话。

#### 4. 声讨压迫南非境内反种族隔离者的

##### 讲话及电文

206. 特别委员会继续努力散播关于南非政权的压迫性政策的资信，特别是关于镇压升级、政治犯及被拘禁人士的状况以及关于越来越多反对比勒陀利亚人士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207. 特别委员会主席在1988年10月12日及26日两次谴责南非政权决定在南非进行全国性的市选举；他在11月4日对《邮报周刊》被禁一事深表关切；他在1989年6月12日强烈谴责南非连续第四年执行紧急法令，指出此一“残酷而疯狂”行为将进一步使南非境内的冲突恶化。1989年8月22日，他对反种族隔离者受到越来越多的暴力攻击，特别是人民诗人 Mzwakhe Mbuli 及其家人所受的袭击，对联合民主阵线领袖 Mohammed Valli Moosa 的被捕，深表关切。

208. 关于政治犯和被拘留者问题，主席于1988年9月9日泛非大会创始人及主席 Zeqhania Mothoqeng 75岁生日那天向他拍发了电报。1988年11月29日，他对Mothoqeng先生在反对种族隔离被囚9年后获释表示欣慰（见第201段）。

209. 在 Delmas 案中，联合民主阵线三名领袖被判“严重叛国罪”，另外8人被判搞“恐怖主义”。代理主席在该案结束后批评使用司法手段来压制反种族隔离抗争。1989年2月9日，他代表特别委员会声援正在全国各地监狱中绝食抗议“被长期无理监禁，不进行审判的被拘留者”。

210. 对于死刑、处决和暗杀，主席谴责南非1989年1月24日对14名涉及“乌乘顿26人”案的人宣判死刑（见上文第22段）。主席指出，这14人完全是基于“共同目的”为由被判刑的。他强调说，集体责任的概念早就被国际法否定了。

211. 1988年11月23日，主席就 Paul Tefo Setlaba 已被订期处决表示同样的关切，并谴责南非计划处决下列人士：Ndumiso Silo Siqhe-nuka, Mackezwana Menze, Sibusiso Masuku, Oupa Mbonane 和 Abraham

Mgomezulu。1989年8月11日，主席再次对政治犯 Robert John McBride 的状况表示关切。McBride 同其他超过85名的政治犯一样，仍然是死囚。

212. 1989年5月5日，主席就5月1日南非一名白人民主义领袖 David Webster 先生在约翰内斯堡被暗杀一事加以谴责。他指出，这是众多的尚未破案的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遭暗杀案的又一宗，因此，他要求全面调查围绕该案的所有情况，他并进一步要求国际调查南非越来越多的暗杀队的活动（见第30段）。

### C. 反对同南非进行合作特别委员会的活动

213. 特别委员会继续努力说服各国政府停止与南非的经济、军事及其他关系，

并酌情使各国政府注意到有关合作行为的报告。它还多次向采取了措施来终止这类关系的那些国家表示感谢。

### 1. 关于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听询

214. 听询会是由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同特别委员会合作组织，并于1989年8月12日和13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一个由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秘书长Abdelaziz Al-watterl为主席、由八位这方面专家组成的小组听取了16位证人就有关对南非禁运的一些方面所作的证词。在听询会的首次会议上发言的有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加巴少将和政府间小组主席Tom Vraalsen先生阁下（挪威）。在整个听询过程中，这个小组集中关注石油禁运的执行和有效监测问题以及协调国际努力以停止向南非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必要性。所讨论的专门问题有：南非对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依赖及其贮存的企图；南非对替代品和附加产品的开发；各国和国际上为实施石油禁运而采取的立法和行政措施；“薄弱环节”的评估；以及加强禁运的建议和提案。这些证人包括南非种族主义工会运动、法律和宗教团体、新闻界和国家解放运动以及经济学家的各方代表。听询会的结论和建议已作为该小组的报告发表（见A/44/279-S/2063和本报告的附件1）。

### 2. 关于对南非武器禁运的协商经过

215. 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南非武器禁运执行情况的协商是由反对与南非进行军事和核勾结世界运动同特别委员会合作组织的，并于1989年4月27日在波恩举行。与会的特别委员会代表团是由其主席Joseph N. Garba少将率领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议会议员、学术界、个人以及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公开的协商会议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联邦事务部长Marianne Tidick、外交事务部长Sulimma大使和国家议会社会民主党议员Gunther Verheugen发了言。在末次会议上讨论了违反武器禁运的指控，尤其是向南非

转让潜艇蓝图案。 针对联邦共和国所能采取的法律及其它行动以便武器禁运更为有效，有人已提出建议（见第136段）。

### 3. 军事合作

216. 1988年11月2日，主席向联邦议会咨询委员会的议员们发出了信函，随函附去一份调查表，力图进一步了解此事的情况。 该咨询委员会正在调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家公司向南非提供U-209型潜水艇蓝图缩微胶卷一案。 答复的内容随后提供给1989年4月在波恩举行的关于武器禁运的协商会议（见第136段）。

217. 1988年11月2日，主席向芬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发了一封信，鼓励芬兰政府不要执行其显然已做出的从法国Thomson-CSF公司购买Crotale导弹的决定，因为该公司与南非有联系。 在1988年11月21日收到的答复中，芬兰政府提出，这项购买并不“违反联合国对南非制裁的精神”。 1989年3月23日，主席发去了第二封信函，表示特别委员会认为南非参与制造了这些武器，尽管其形式有所不同，但仍未停止，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说明Thomson-CSF公司已终止其与南非的关系。 在这些情况下，主席请芬兰政府重新考虑其购买导弹的决定，并遵守安全理事会1977年11月4日第418(1977)号和1984年12月13日第558(1984)号决议。

218. 在1989年1月16日和3月23日，代理主席和主席分别致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请其注意该国政府已明显作出的从Thomson-CSF购买Crotale导弹的决定，并表示，这项购买将违反安全理事会关于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和第558(1984)号决议。 两位主席均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遵循这些决议的规定。 迄今为止，尚未收到对此的任何答复。

219. 在1989年3月8日，主席先是在致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中，随后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特别委员会严重关切南非国防部长Magnus Malan中将

对智利的访问，讨论两国间建立更密切的军事合作事宜。尤为关切的是，这位部长预定要访问位于伊基克的 Cardoen 炸弹工厂，以视查 G.5 155 毫米火炮的试射情况；这位部长也要访问由南非 Sandock Austral 公司和智利 Asmar 公司经营的位于阿拉纳斯角的船坞建筑工地。智利常驻代表在针对主席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的呼吁作出答复时表示，“智利的一家公司从南非一家公司购买技术，以及合作建造船坞用于修理非军用船舶都不能被视为违反安全理事会关于对南非武器禁运的第 418(1977) 号决议中的强制性规定”。在 1989 年 8 月 11 日的一封信中，主席象往年一样，吁请智利政府立即采取步骤，防止南非参加 1990 年国际航空展览，因为这是一个武器展销会。智利政府在答复中说，“南非并不完全参与上述航空展览”（见第 138 段）。

220. 1989 年 3 月 9 日，主席致函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请他注意由 90 名奥地利警官组成的代表团 1989 年 2 月应国际警察学院邀请，对南非进行的正式访问，并表示希望今后不会再出现这种行动。奥地利政府答复说，这次访问“是在国际警察协会活动的范畴内进行的，该协会是民间组织，不属奥地利政府管辖”。因此，那次访问“是国际警察协会奥地利分会成员的私人旅行”。奥地利政府保证，“奥地利警方和南非之间不会有任何官方联系”。

221. 1989 年 4 月 5 日，代理主席致函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询问有关通过智利向伊拉克运输南非制造的 G.5 155 毫米火炮的情况以及智利 Cardoen 公司与伊拉克军事合作的情况。伊拉克常驻代表在 1989 年 4 月 11 日的一封信中声明伊拉克政府“恪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对南非实行封锁的各项决议”并“否认所提出的指控”。此外，特别委员会得到保证，伊拉克“与南非无任何来往，而且正继续对其实行制裁”。

222. 1989 年 5 月 15 日和 31 日，主席致函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他对于 ARMSCOR 参加 1989 年 5 月 2 日至 6 日“89 年国际航空展览”的关切，并请土耳其政府采取行动，将 ARMSCOR 的产品从展览会上撤除。鉴于南非新闻

界已大量报道说，南非首次成功地在一个北约成员国展出了其武器，主席要求对于南非参加89年国际空展紧急展开调查，他还要求针对那些违反武器禁运的有关方面采取具体行动。土耳其常驻代表在1989年6月30日的一封信中说，89年国际空展的民间组织人已经受到警告，不要再重复今年的错误，准许ARMSCOR参加今后的国际空展”。委员会得到保证，“土耳其与南非”绝无任何政治上的联系”，而且“正竭尽全力将它与南非的贸易保持在最低的程度”（见第40段）

223. 1989年8月11日，特别委员会主席向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通报了一次与南非警方和南非旅游局合作为美国警官组织的前往南非的豪华旅行。尽管此次旅行属私人性质，但主席请美国政府采取适当行动防止和劝阻美国警官和旅游局参加在南非的旅游。迄今仍未收到任何答复。

#### 4. 经济合作

224. 主席在1988年11月7日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表示，特别委员会关切有关以美国为基地的化学银行打算为Minorco公司投标接管Consolidated Gold Fields PLC公司提供资金的报道。主席强调，南非控制的Minorco公司的投标会使南非的一个公司集团掌握世界黄金供应的几乎全部控制权，因而他请国际社会阻止这一项接管，并呼吁化学银行遵守联合国关于向南非贷款的决议。

225. 主席于1988年12月28日致函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论及有关意大利珠宝工业参与同南非进行黄金商业贸易的情况。主席注意到一个非政府间组织的研究小组“世界黄金委员会”于1988年11月在伦敦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意大利珠宝工业已成为“种族隔离政权的最大主顾”，他要求意大利政府调查此事，并将调查结果告知特别委员会。迄今仍未得到任何答复（见第109段和第161段）。特别委员会也于1989年3月30日收到来自Nuovo Banco Ambrosiano银行对外关系部主任的来函，否认“该银行参与任何向南非共和国政府提供资金的行为”。

226. 1989年1月4日，主席分别致函会员国，提及有关南非参加预定于1989年3月4日至10日在西柏林举行的国际旅游节的情况。主席指出，南非参加这一旅游节违反大会的有关规定，他请传统上一直参加旅游节的各会员国采取具体行动，如果南非再次受到邀请的话。1989年2月23日，代理主席给西柏林市长发去了类似信函，请他利用手中的权力阻止南非参加此次旅游节。特别委员会于1989年2月22日收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份复函，函中表示：尽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将继续与其欧洲共同体伙伴协商，以便保持并尽可能加强对南非的政治和外交压力”，但它却没有“合法手段将南非排除在西柏林旅游节之外”。哥斯达黎加、塞内加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政府也分别送来了答复。

227.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989年6月5日致主席的信中提供了有关日本与南非贸易的情况。信中特别提到，日本与南非的贸易量“以日元计算近年来一直呈持续下降的趋势，而且尽管日元大幅度升值，但以美元和日元计算，去年的贸易量也在下降，这是由于日本内阁大臣们所进行的自觉努力以及日本私营商业界的合作。”1989年1月24日，特别委员会收到了日本常驻代表团发来的类似的资料（见表2和第109段）。

## 5. 体育交往

228. 1989年1月23日，主席针对南非参加订于1989年3月19日至24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马术协会大会，致函匈牙利常驻联合国代表。主席希望匈牙利政府能采取紧急行动，阻止南非对这次或其它任何体育活动的任何参与。匈牙利政府在1989年8月17日的答复中说，上述这次会议是由一个国际机构组织的，会议参加者由它自己选定。因此，匈牙利政府“无从决定哪个代表团应该或不应该受到邀请”。在1989年9月11日的一封信中，主席指出特别委员会的各成员国“理应不给南非的男女运动员发放签证”。

229. 1989年2月13日和3月23日，主席分别致函纽约州罗彻斯特的橡树山庄俱乐部主席、佛罗里达棕榈滩职业高尔夫协会主席和新泽西州法希尔斯美国高尔夫协会代理执行主任，表示他关切拟议中的南非高尔夫选手Mark McNulty参加1989年6月美国高尔夫球比赛一事。在这些信中，主席呼吁这些组织重新考虑或取消它们的邀请，阻止南非参加其它比赛，直至该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230. 主席于1989年5月30日致函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谈及有关南非参与预定在圣约瑟举行的一次国际钓鱼比赛。哥斯达黎加政府在1989年6月6日的一份答复中说，有南非参加的钓鱼比赛“是由民间团体组织的，哥斯达黎加政府甚至连公共体育组织都绝对没有参与”，它是于1989年5月31日在瓜纳卡斯特的弗拉明戈滩举行的。答复还说，“政府当时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南非公民参加”比赛。该国政府重申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并告诉主席，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的公约正在其立法议会中研究。

231. 主席在于1989年5月31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对于澳大利亚、法国、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橄榄球联合会准许其个别选手接受南非的邀请，参加1989年8月的橄榄球百年大庆典，感到遗憾。橄榄球是南非种族主义者传统上喜爱的活动。鉴于这次纪念活动是在不顾国际上对种族隔离体育活动实行制裁的情况下组织的，因而主席呼吁有关当局劝服其有关运动员不参加这个活动，不让南非有机会打破其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见第51和188段）。

232. 联合国决议执行情况及与南非勾结问题小组委员会主席在1989年6月5日的一封信中吁请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步枪协会不要参加南非一年一度的手枪对抗赛，因为参加这样的比赛违反对南非的体育制裁。主席进一步提出，参加这次比赛的那些个人今后将列入与南非进行体育来往的登记册中。

233. 1989年7月12日，主席在发给比赛组织人的电报中抗议南非网球选手Andrew Burrow参加美国Pro Championships锦标赛以及Gary Mu-



ller、Pieter Aldrich和Neil Broad参加Volvo Hall的Fame Championships锦标赛。他呼吁将南非网球运动员排除于今后的各种锦标赛之外。

234. 代理主席在1989年8月4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特别委员会对于英国板球运动员将于1990年初和1991年出访南非的计划很关切。他称这一出访违背国际上孤立种族隔离运动的努力，并对于英国政府向板球运动员发出的不出访南非的呼吁未受理睬，感到遗憾。代理主席希望英国政府采取有益的措施，劝阻其国民不要参与南非境内的体育活动（见第189段）。

235. 根据1980年所作的决定，特别委员会在1989年6月13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与南非进行体育交流的登记册。登记册中载有从1988年1月1日至1988年12月31日期间体育交流的情况，并包括以国家排列的参加南非体育活动的那些运动员的累积名单。它还包括那些承诺今后不再参加南非境内体育活动而被删去名字的运动员（见第185段）。

## 6. 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接触

236. 1989年5月5日，特别委员会的联合国决议执行情况 and 南非勾结情况小组委员会主席在—项说明中指出，美国电影“红色的蝎子”大部分在由南非管辖的纳米比亚领土拍摄，并得到南非政权的支持，这违反了对南非的文化抵制。小组委员会主席对在南非拍摄的外国电影数量令人不安地增加表示遗憾，他宣布参与“红色的蝎子”—片制作工作的人的名单已列入《联合国曾到种族隔离的南非表演的演艺人员登记簿》（参看第178段）。

237. 特别委员会继续印发《曾到种族隔离的南非表演的演艺人员登记簿》。该登记簿第一次是于1983年10月印发的，每半年修订—次。凡是承诺不参加南非今后文化活动的—人员，其姓名即从登记簿中删去。从1988年9月至1989年8月，23位艺术人员的姓名已被删去。

238. 主席于1989年5月17日向各会员国的常驻代表发了信，内容是关于“世界市长会议”（华盛顿特区）代表南非都市联合会所发的邀请，请州长、市长和地方政府的其他成员参加大城市市长信托高峰会议，定于1989年5月28日至6月1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5月31日，主席写信给匈牙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内容涉及1989年8月在匈牙利举行的国际洞穴学联盟大会。他呼吁匈牙利政府防止南非以任何方式参加大会。1989年8月17日收到了匈牙利政府的答复（参看第228段）。1989年6月14日还去信给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的DIALOG资料服务公司的总裁，表示关心DIALOG有很多南非订户，并指出，向这些订户提供资料服务是违反联合国的政策的。同一天，还向在海牙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秘书长发了信，要求将特兰斯凯——从南非的一个“自主本土”——从订户国名册中除去。该联合会于1989年7月7日复信说明，该会“决定今后将特兰斯凯和其他本土列在南非名下，而不作为独立国家开列”。

#### D. 孤立种族隔离政权的进一步行动

##### 1. 国际非政府组织关于反种族隔离教育的讨论会

239. 国际非政府组织讨论会是由非政府组织人权问题特别委员会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非殖民化小组委员会与特别委员会合作举办的，于1989年9月4日至6日在日内瓦举行。讨论会由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兼小组委员会主席罗迈希·钱德拉先生主持，出席者有特邀客人，国际性和国家性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了教育协会，教师和学生的联合会，各种反种族隔离运动和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在日内瓦各会员国的代表、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和直接关系到教育和种族隔离的专门机构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讨论会。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团由其主席约瑟夫·加尔巴少将率领，他主持了讨论会的开幕式。讨论会通过了各项结论和建议。

## 2. 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

### 参加会议和其他活动

240. 特别委员会参加、协助和主办了会议、讨论会和其他活动，它还支持了国际和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与反对种族隔离团体的运动和项目，旨在动员公众舆论声援在南非的解放斗争。南非国内外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出席了会议、讨论会和其他活动。

241. 特别委员会积极支持由日本反种族隔离委员会组织，于1988年8月27日至29日在东京举行的反种族隔离亚洲和大洋洲讲习班。该讲习班是在区域范围内举办的第一个讲习班，请来了9个亚洲国家的大约70名代表。与会者同意有必要使公众注意到东亚与南非的经济联系在扩增之中，并且要动员公众舆论，支持解放斗争。

242. 特别委员会与纽约州阿尔巴尼的美国—南非人民友好协会密切合作，组织了关于南非和种族隔离问题的教师讨论会，于1988年10月28和29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与会者有220人。由于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对讨论会的议题有广泛的兴趣，组织者于1989年4月28和29日举办了另一次讨论会。两次讨论会对南非和种族隔离都提供了适切的背景资料，并且解释和示范了传授知识的技巧和这一问题的教学方法。

243. 特别委员会积极支持由尼日利亚反对种族隔离全国委员会组织，于1988年11月7日至9日在拉各斯举行的国际反对种族隔离会议。与会者有各国政府、反种族隔离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广泛的讨论题目都集中在以根除种族隔离为目标的工作上。与会者通过了一整套建议，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运动（见A/43/854-S/20288）。

244. 1989年2月16日和17日，特别委员会参加了在联合王国谢菲尔德市政厅举行的两年一次的地方当局反对种族隔离会议。与会者重申要对比勒陀利

亚政权继续施加国际压力，并表示支持实行经济制裁和其他措施，在体育和文化方面孤立南非。地方当局的代表讨论了如何就种族隔离问题进一步教育其居民的方法，以及与参加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工会和专业协会联合行动的必要步骤。

245. 1989年3月21日，特别委员会主席、主管新闻部副秘书长和主管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助理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主持了“种族隔离的南非”展览会的开幕，这个展览会是由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和新闻部联合主办的。展览会在纽约举办后，又于1989年6月5日至16日在东京举行，由联合国新闻中心和电通公司主办，并于1989年8月9日至9月3日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和悉尼举办。法文的展览会于1989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正值国际非政府组织关于反种族隔离教育的讨论会开会期间。展览会将配合联合国每年组织的主要活动在世界各地举办，以促进国际上对南非的解放斗争的支持。联合国秘书处新闻部与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合作，还制作了两项半个小时的录相带，题目分别为“艺术家反对种族隔离”，和“世界反对种族隔离”，用于加强孤立该政权的国际运动。

246. 特别委员会向为南部非洲的公正与和平讨论种族隔离问题高峰会议作出贡献，会议由纽约的美国非洲问题委员会宗教行动网主办，于1989年4月4日至6日举行。特别委员会作为东道主，在会议开幕时举行其第626次常会。代理主席发言之后，纽约市的 Wyatt tee Walker 牧师、底特律的 Charles G. Adams 牧师、亚特兰大的 Mary Anne Bellinger 牧师、里七满的 Darrel Rollins 牧师、奥克兰的 J. Alfred Smith 牧师及休士顿的 Hayward E. Wiggins 牧师在会议上发了言。开会期间，各社团的宗教领袖强调对南非实行政治和经济制裁的重要性，并声明继续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与会者指出南非日益对所有进步宗教人士直接和间接施加压力，并强调有必要有效动员美国的宗教社团支援南非人民。

247. 特别委员会在另几个场合中支持并参加了旨在发展战略，加强国际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工作。这几次，特别委员会的代表要求国际社会通过实行制裁来增加种族隔离的代价，并重申了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和被拘留人士的要求，取消对个人和

组织的禁止和限制，结束紧急状态，从各城镇撤走军队，取消所有压制性法律。他们强调，达到这些要求对为和平解决该国冲突创造有利气氛是必要的。特别委员会支持和/或参加的活动包括：1988年10月11日至1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支援联合国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会议；1988年12月8日至10日在波恩举行的欧洲反对南非侵犯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运动的会议；1989年1月9日至13日在卢萨卡举行的讨论1990年代美国—非洲优先事项的美国非洲学会第十九次会议；1989年1月12日至14日在布拉柴维尔举行的非洲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和运动大会；1989年2月14日至17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三反基金委员会高级官员会议；和1989年3月13日至18日在布达佩斯特举行的第八十一届各国议会联盟大会。

248. 此外，特别委员会采取行动支持（西）柏林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所发起的反对南非参加1989年3月4日至10日举行的国际旅游展览会的运动。它还支持了反种族隔离运动针对与南非保持联系的Daimler-Benz公司1989年6月28日所开股东年会的活动。特别委员会支持了英国反种族隔离运动所主持的“抵制运动”项目，和一些美国反种族隔离团体所组织的Casspir全国性夏季巡回活动。这两个项目的目的均是要使广大群众支持更坚决的制裁，宣传关于南非和该地区局势的情况，加强国际反种族隔离运动。如同过去几年一样，特别委员会支持航运研究局（阿姆斯特丹）、世界黄金委员会（伦敦）和全国劳工抵制壳牌公司委员会（华盛顿特区）所开展的项目。

249. 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和代理主席曾发出电信，向就种族隔离问题组织了会议、讨论会、听询和其他活动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其他组织及反种族隔离运动和团体，表示支持和感谢，其中包括向1988年11月19日和20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北欧制裁南非会议以及向1989年1月16日在意大利维琴察举行的称为孤立南非黄金业的会议发出的电信。

## E. 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出访

250. 主席出访了一些国家，并就加强国际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必要性与高级官员进行了讨论。他应法国总统的邀请，出席了1988年12月10日在巴黎举行的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主席在出访赞比亚、刚果、莫桑比克以参加反种族隔离活动时，分别于1989年1月11日、1月13日和1月17日与这些国家的总统进行了会晤。在特别委员会举行了关于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协商之后，主席又会晤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副外交部长。

251. 1988年12月7日，主席参加了在伦敦的一项仪式，其中联合王国联合国协会颁发的年度新闻媒介和平奖发给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外务部。仪式上，主席就联合王国的新闻媒介报道联合国对南非的行动问题发了言。

## F. 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其他组织的合作

252. 特别委员会与涉及南部非洲的联合国其他机构进行了密切合作。它继续与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进行合作。主席经常与政府间小组主席协商，并与该小组交流有关的资料。在本报告审查的阶段内，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之间进行了协商<sup>112</sup>。特别委员会还在劳工组织对种族隔离采取行动委员会的范围内继续与劳工组织合作。

253. 特别委员会与人权委员会，特别是其南部非洲问题特设专家工作组会议。它还加强了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特别同其提高妇女地位司的合作。

254. 非统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特别委员会的会议，其代表在特别委员会几次会议上发了言。同样，特别委员会也应邀参加非统组织的所有会议，包括其释放委员会的会议。特别委员会继续与不结盟国家运动和其他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反种族隔离组织合作。

## 六. 结论与建议

255. 虽然南非有了一些变化，可是该国的局势从本质上来说依旧很严重。紧急状态已连续四年延续下来。经过一年来对压制措施的持续反抗，导致了最近的反抗运动，比勒陀利亚新的领导人显然在国内和国际上均面临着强大的挑战。黑人多数通过各民族解放运动和群众民主运动，同时在越来越多白人的支持下，显示出不论是永久紧急状态还是怀柔吸收的作法都不能压制他们争取自由和平等，国际社会在“静观”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期待南非出现真正的变革。

256 该政权再也不能以下述手法逍遥自在地将种族隔离的信条改头换面了：一方面保证将来终止白人统治，可同时又拒不给予所有南非公民以平等的权利。必须采取实质性的步骤来争取根本性的变革。此种变革会通过谈判使种族隔离的一切形式根本消除同时带来一个民主而非种族主义的社会。在此方面，非洲统一组织南非问题特设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蓝图，它似乎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大的支持。

257. 可是尚不清楚的是，比勒陀利亚是否已充分了解到了此一重要问题。尽管纳米比亚最近在落实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有些进展，而且发表了一些声明和进行了一些外交活动，但是即使在德克勒克先生新的领导下，比勒陀利亚依然继续以野蛮手段镇压对其政策的和平抵抗。

258. 虽然德克勒克先生宣称所有南非人都将得到和平与繁荣，可是安全部队和一整套安全法规却被用来镇压反对种族隔离的人。群众民主运动组织了一场反对种族隔离法及9月6日种族分离选举活动的反抗运动，其声势日益浩大。可是，这一运动却成了镇压的首要对象。抗议者有二十多人丧生，其中包括儿童与老年人。受伤人数日渐增加，而且有1500多人被捕。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该政权没有意愿同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展开真正的谈判。

259. 黑人多数被排斥在种族隔离性的三庭议会的选举之外。这从本质上拒绝了黑人多数对获取充分政治权利的要求。他也说明，该政权并不顾任何反抗也要

通过镇压推行其“改革”方案。

260. 各有色人种和印度族社区普遍抵制了这些选举，从而再次证明大多数的有色种族人及印度族人作为黑人多数的一部分均反对现在的议会。此外，国民党的多数党地位降低了，并且自由民主党获得的选票增加。这说明，国民党昔日的铁板一块正在逐步瓦解，此一现象对任何未来的谈判均举足轻重。据德克勒克先生的说法，此次选举的结果是“改革”的授权。可是，他以往在《五年行动计划》中提出的“改革”不仅模糊不清，而且是白人统治的翻版，只不过用“集团权利”和“分享权利”的辞藻粉饰了一下而已。事实上，比勒陀利亚企图用“集团”概念来确保白人的否决权。此种方案绝无法解决该国所面临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

261. 最近的抗议表明，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不仅声势未减，而且增加了新的力量。虽然实施了紧急状态，虽然许多黑人领袖和组织遭到禁止和限制，群众民主运动的反抗运动已发挥了可观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选举日那天300多万工人和学生留在了家中。这一日益强化的抵抗说明，该政权任何旨在为其立宪计划吸收“温和”黑人的企图都注定受到黑人多数的拒绝，从而使该国进一步发生暴力动乱的可能性有增无减。唯有当德克勒克先生落实其民主社会的计划之时，他方能使南非内外的反对者相信他对南非的彻底变革是怀有真心的。

262. 在此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有两种选择：或是不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不再作新的制裁，从而使种族隔离得以维持下去并使德克勒克先生得以进行其所谓的按步就班的改革；或是加强压力，即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或对南非经济的脆弱环节协调一致地实行受到严格监督的制裁，直至比勒陀利亚不再抗拒进行真正的谈判为止。前一种选择必然使冲突加剧，使南非人进一步流血和受苦，并使南部非洲及全世界蒙受不祥的后果。第二种选择则会以和平方式使种族隔离迅速消亡。

263. 不管比勒陀利亚说些什么，目前的这些制裁即使在执行、监督和实施上不



协调或有些松散，它们也对南非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并使白人少数更加孤立。专家的研究表明，制裁使南非增长缓慢，使南非经济的长期性结构困难加剧了。撤资、缺乏新的资本投资及得不到长期贷款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均削弱了南非在其内外为所欲为的能力。鉴于南非经济能否生存极大地依赖于外部世界，种族隔离消亡的关键依旧是使其外贸无着，不给它运输的便利，不给它以外部资金、技术及技术知识。

264 制裁确实有效，这一点从强制性武器禁运中可以看出。虽然发生了一些违犯此种禁运的现象，可南非必竟因这一制裁无法获得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尤其是飞机。正因如此，比勒陀利亚被迫退出了纳米比亚。石油禁运也使比勒陀利亚为正在过去十年中付出了250亿美元的代价。此外，运动和文化上的抵制加强了南非的孤立感。

265. 南非经济的脆弱环结一目了然。可是，实行制裁的国家所采用的措施对实现这一目标而言尚不充分。南非依然可以高价买到石油和石油产品。它还设法扩大其部分军备生产，甚至企图为其军备寻求市场。从南非参与智利和土耳其军备展销会一事即可看出此种端倪。同样，由于制裁缺乏协调，制裁本身存在种种漏洞，以及某些小国急于扩大了同南非的贸易并利用其他国家实施的限制，南非的外贸依旧很发达。北欧各国率先削减了同南非的贸易。可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超过日本成了南非的头号贸易伙伴。联合王国和美国依旧是南非的重要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区域贸易正发生某种令人不安的变局。某些远东和西欧国家正扩大其同比勒陀利亚的贸易，从而破坏了其他国家的积极行动。例如，中国的台湾省、香港、联合王国、土耳其、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均在贸易上有大幅度的增加。

266 国际社会应严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许多据报的违犯强制性武器禁运的现象使比勒陀利亚继续其军备生产并通过第三方出口其军备。此方面最严重的违犯

事例据报发生在智利、土耳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样地，以色列政府同南非的持续合作使该政权掌握了导弹技术，于是得以发展其导弹发射的能力。

267. 从切断了对南非新投资的角度来看，撤资活动是成功的。可是，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撤资方式仍然使南非本国的公司有宝贵的机会去获取技术、管理技能及外国市场。令人不安的是，同1987年相比，1988年从南非的撤资速度放慢了。由于半数以上的撤资公司保持了非股份式的联系，于是跨国公司不断得到许可证和特许权方面的收费，而南非公司也得到了技术和其他技能。南非非种族性的工会已制定了一套公平撤资的指导方针。按其规定，应作到事先通知，公布销售的协议，而且跨国公司应同有关工会就撤资条件举行谈判。

268. 正如英联邦外交部长南部非洲问题委员会所指出的，经济制裁是对付比勒陀利亚最有效的压力手段之一。该政权到1990年6月的偿债额估计达85亿美元，因此它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必须重新安排其外债偿还期，可是该政权从国际资本市场获资的能力降低，同时它的外汇储备也减少了12亿多美元。仍由几个国家提供的短期贸易信贷有助于缓和南非外汇吃紧的局面。因此，明年偿债的条件具有关键的意义。各跨国银行应要求按既定安排于1990年6月偿清全部的到期债务。如果变更偿债期，这就等于说银行对南非的金融和政治稳定怀有信心，还可将此视为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支持。

269. 特别委员会认为，制裁要想取得最大的效率就必须是全面而有强制性的。在安全理事会采取进一步的适当行动之前，下一步的制裁应明确地将南非经济中富于依赖性、脆弱的主要环节视为打击对象。制裁应协调一致并应受到严格的监督与执行。委员会认为，所选用的措施如能对支持种族隔离的白人及机构在经济上加大压力，那么这些措施就会对南非发挥重大作用。困难的不断加深有助于说服该政权创造有助于谈判的气氛。

270. 因此，所选用的措施应包括如下内容：不改偿债期和条件；各国禁止向南

非提供新的贷款与投资；禁止进口任何南非的农产品；禁止进口任何南非的非战略性矿产品（包括煤、黄金、贱金属、铁矿石、铀和非金属的矿产品）；限制对向南非的销售提供贸易信贷（包括买卖双方信贷）；禁止向南非转让有助于它躲避现行制裁（尤其是在武器、石油和电脑方面）的技术；禁止向南非销售任何电脑、软件及电子和通讯设备；进一步限制向南非转售战略物资和技术，不论是直接的还是包括在其他产品的形式均不可以；将对空中联系的禁止扩展到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以外的所有国家。

271. 对付该政权的一个强有力武器是，对其实行强制性的石油禁运。如作不到这一点，则应扩大和强化现有的自愿禁运。南部非洲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强制性武器禁运虽有种种不足，但却极有意义，并应受到更严格的监督与执行。此外，任何制裁均应适用于南非控制的所有公司，以防止它们协助比勒陀利亚逃避制裁。

272. 上述措施能否有效取决于所有国家是否愿意协调这些措施的实施、监督与执行。此外，必须迅速采取这些措施，以防止南非去适应新的及不断变化的贸易伙伴和环境。在此方面，特别委员会欢迎旨在监督和实施各种制裁的现有提案。还应采取措施防止某些国家利用实施制裁的国家造成的真空而坐享其利。应广泛宣传违犯制裁及同南非经济联系的事例，尤其是有关武器和石油禁运方面的事例。

273. 虽然这一地区有了某些开创性的进展可南非依然是一盘僵局。只要比勒陀利亚紧抱种族隔离不放，只要它不愿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那么和平解决南非政治冲突的前景就只会可望而不可及。早在1986年，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就得出结论，说“南非政府担心对它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如果该政权得到的结论是它总能逃避此种措施，南非的变革就不会壮大起来，而且暴力活动将会日趋加剧。”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任务是，以南非相当脆弱的经济中的关键部门为打击对象，以使制裁生效。

274. 争取解放的斗争及国际压力均因世界政坛最近的积极事态发展而更上了一层楼。这一切为迅速以和平手段消除种族隔离开创了新的可能性。如果国际社会加强并协调自己的压力，这会有助于促使比勒陀利亚按大会、非统组织及不结盟国家运动的要求采取有助于谈判步骤。这样一来，那个使我们的文明大为受害并使南部非洲人民深受其害的制度便会消亡了。

275. 有鉴于上述的一切，特别委员会建议大会：

- (a) 再次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及该政权的压迫、侵略、破坏稳定及恐怖主义行为；
- (b) 重申应加紧以协调的措施加速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为南非及该地区人民造福；
- (c) 重申南非黑人多数及白人同盟者争取铲除种族隔离及建立一个所有人民不分种族、肤色或信仰一律享受同等基本自由与人权的团结、非种族而民主的社会的斗争是正义的；
- (d) 重申充分支持旨在通过政治、武装及其他形式的斗争实现消除种族隔离这一崇高目标的各民族解放运动、南非非洲国民大会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会议；
- (e) 要求比勒陀利亚取消对反对种族隔离者（包括“优品顿14君子”）的死刑制裁并遵守1949年8月12日的《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这两项文书均给战犯以战俘地位；
- (f) 支持南非大多数人民为通过真正谈判以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努力；
- (g) 呼吁南非政权以下述方式为谈判创造必要的气氛：
  - (一) 解除紧急状态；
  - (二) 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及所有其他的政治犯和被拘留者；
  - (三) 解除对反对种族隔离的个人与组织的禁令并解除对新闻界的限制；
  - (四) 从黑人城镇撤出军队；

(五) 停止一切政治审判与政治处决，

(d) 促请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具体步骤，对该政权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直到它不再无视国际社会的要求时为止；

(e) 促请安全理事会采取具体步骤严格落实其418(1977)和558(1984)号决议实行的强制性武器禁运，以制止继续违犯武器禁运的现象，同时大力促请那些直接或间接违犯禁运并继续同南非在军事情报与技术上相勾结的国家立即停止这种行径；

(j) 呼吁各国在尚未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之前：

(一) 禁止供应石油、石油产品和石油技术；禁止投资、贷款和信贷；禁售电脑、通讯设备和其他具有军事用途的高技术产品；

(二) 禁止从南非进口煤、黄金、其他矿产品和农产品；

(三) 促使各跨国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从南非有效地撤出投资，即终止股份投资并切断非股份的联系，特别是有关转让高技术和知识的联系；

(四) 不允许南非的飞机和船只着陆或进港并切断同南非直接的贸易联系；

(五) 严格监督上述措施的执行情况，并在必要时作出立法对违犯这些措施的个人和企业作出惩罚；

(k) 促请各政府和私人金融机构不要更改南非的外债条件，并且停止对南非的金融支助或优惠，直至种族隔离不再横行于该国时为止；

(l) 促请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根据联合国有关从文化和体育上孤立种族主义南非的政策开展的文化和体育抵制活动奏效；

(m) 呼吁各国政府、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与个人尽一切可能地支援斗争中的南非人民，支援其民族解放运动、南非难民（特别是妇女与儿童）以及受到南非颠覆活动影响的各前线国家；

(n) 授权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依其任务在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的支助下以协调中心的资格，(一) 继续严密观察南非的局势和国际社会采取的行动，特别是有关制裁的执行情况及其对种族隔离南非的影响；(二) 继续动员国际行动反对种族隔离，尤其是借助以下方式：收集、分析和宣传有关的资料，同有能力影响公众舆论和决策的非政府组织及有关的个人和团体相接触，并举行听证会、会议、磋商、派调查团、宣传并开展其他活动；

(o) 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系统有关反对种族隔离和支援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活动得到协调，并采取适当行动推动争取以和平方式消除种族隔离的努力；

(p) 呼吁各国政府、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新闻界及个人配合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和秘书处新闻部各自开展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尤其是观察反对种族隔离国际行动的动向并介绍南非的局势。

注

- 1 关于绝食的新闻公报，人权委员会（约翰内斯堡），1989年3月7日。
- 2 《卫报》（伦敦），1989年6月30日，和《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1989年6月30日至7月6日。
- 3 国家保安管理系统通过一系列多至700个的委员会协调安全工作和市镇升等工作，所及范围从内阁至各个社区。国家保安管理系统几乎渗透社区生活的所有方面。该系统最高一级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担任主席；《进行中的工作》56-57 (Braamfontein)，1988年11月-12月。
- 4 在1984年的人民起义之后，非洲人城镇的行政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比勒陀利亚在其政策受到激烈抵抗的地区，采取了重大的“升等计划”，主要在 Mamelodi（5亿兰特），Alexandra（9500万兰特），Crossroads（9000万兰特），New Brighton 和 Bonteheuwel；《南非劳工公报》(Braamfontein)，第13卷，第7号，1988年11月。
- 5 同上；和《新国家》（约翰内斯堡），1988年9月3日至9日。
- 6 人权委员会尤其重视国家通过保安法、紧急条例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和行动所执行的镇压措施。人权委员会用《世界人权宣言》为尺度，衡量尊重或违反人权的程度；黑腰带组织、五大自由论坛、民主律师全国协会、全国医学和牙医学协会、南部非洲天主教主教会议和南非基督教协进会宣布成立人权委员会的新闻公报（约翰内斯堡），1988年9月20日。
- 7 Nicholas Haysom 的文章“没有法律的秩序”，载于《南部非洲书评》（伦敦）1988年12月至1989年1月。
- 8 判刑如下：Patrick “Terror” Lekota（39岁）12年；Moss Chikane（39岁）和 Popo Molefe（36岁）各10年。同案被告 Thomas Manthata（48岁）

判刑6年。 另一名被告 Petrus Malindi (28岁)只被定为犯有“恐怖主义行为”，判处五年徒刑。 该案目前正在上诉过程中；“南非的政治犯”，国际南部非洲辩护和援助基金研究和新闻部(伦敦)，1989年2月。

- ’ 美国驻南非大使爱德华·珀金斯在人权日的一次演说中不很掩饰地指涉到该案件，他说，“看起来保安法的实施也日益带有政治色彩。 将真正非暴力的社区领导人定为犯下叛国罪或恐怖主义罪的法院判决不可能获得尊重”；《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1988年12月15日至22日和1988年12月23日至1989年1月12日；《镇压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紧急状态——1987年6月至1989年3月，作者为 David Webster 和 Maggie Friedman, 良机工作小组(荷兰, 乌得勒支)，1989年6月。
- <sup>10</sup> 《国家杀戮时……死刑与人权》，大赦国际出版物(伦敦)，1989年；《人权近况》，1989年4月至6月，人权委员会和 Witwatersrand 大学实用法律研究中心(约翰内斯堡)合办，第2卷，第2号，1989年7月。
- <sup>11</sup> “沙佩维尔六人”是：英乔雷法·雷吉纳德·塞法查、雷德·马雷伯·莫科埃纳、乌帕·摩西·迪尼索、特里萨·拉马沙漠拉、杜马·乔舒亚·库马洛和弗兰西斯·唐莫凯西。
- <sup>12</sup> 《国家杀戮时……死刑与人权》，大赦国际出版物(伦敦)，1989年。
- <sup>13</sup> 正在进行一场争取宽待14人的国际宣传运动，并正在进行一场争取宽待被判死刑的 Robert McBride, 的国际宣传运动；《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1989年2月10日；《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1989年5月26日至6月1日。
- <sup>14</sup> 其中一些组织是废除死刑协会、黑腰带组织、人权律师组织、大赦国际和各种宗教团体；《南非死亡工厂内幕》，黑腰带组织的一个研究项目(约翰内斯堡)，1989年2月；《人权近况》，人权委员会和 Witwatersrand 大学实用法律



研究中心(约翰内斯堡)合办,第2卷,第2号,1989年7月。

- 15 这些案件中的部分被告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Ismail Ebrahim, Action Maseko 和 Simon Dladla; 6名泛非大会成员; 28名涉嫌参与军事活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 8名 Alexandra 镇的居民; “南非的政治犯”, 国际南部非洲辩护和援助基金(伦敦), 1989年2月。
- 16 “未经不审判而拘留”, 情况报告 F P I, 人权委员会 (Braamfontein), 1989; 《人权近况-1988年10月至1989年3月》, 人权委员会同 Witwatersrand 大学实用法律研究中心(约翰内斯堡)合办, 第2卷, 第1号, 1989年5月和第2卷, 第2号, 1989年7月。
- 17 《人权近况—1988年10月至 1989年3月》, 人权委员会和 Witwatersrand 大学实用法律研究中心(约翰内斯堡)合办第2卷, 第1号, 1988年5月; 《1988年审查》, 人权委员会(约翰内斯堡), 1989年。
- 18 《大会正式记录, 第四十三届会议, 补编第22号》(A/43/22), 第20至22段。
- 19 《新国家》(约翰内斯堡), 1988年9月1日至7日, 10月13日至19日, 10月27日至11月2日;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8年9月23日至29日; 《城市新闻》(约翰内斯堡), 1988年10月16日和1989年2月19日。
- 20 根据五大自由论坛的消息, 过去十年中, 有59名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积极分子在南非遭暗杀, 另外还有61人(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在流放中遭暗杀。 另外至少还有30人失踪或从邻国被绑架。 没有任何人因这些罪行被控告。 暗杀的受害者有 Rick Turner, Chief Ampie Mayisa, Sonwabo Mgxale, Fusile Lupulwalla, Fabian 和 Florence Ribeiro, Mathew Goniwe, Victoria 和

Griffiths Mxenge, Caiphus Myoka, Amos Tshabala, Michael Banda, Abu Baker-Asvat 和 Sicelo Dhlomo. 在为数日增的“失踪者”中有一名是 Stansa Bopape (约翰内斯堡的社区资源和新闻中心工作人员); 人权委员会(约翰内斯堡)提供的资料, 1989年5月3日;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5月5日至11日; 《金融时报》(伦敦), 1989年5月8日; 和《镇压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 紧急状态——1987年6月至1989年3月, 作者 David Webster 和 Maggie Friedman, 良机工作小组(荷兰, 乌得勒支), 1989年6月。

<sup>21</sup> “没有法律的秩序”, 作者 Nicholas Haysom, 载于《南部非洲书评》(伦敦), 1988年12月至1989年1月; 《南非气压计》(约翰内斯堡), 第3卷, 第5号, 1989年3月24日; 《卫报》(伦敦), 1989年6月9日;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6月30日至7月6日。

<sup>22</sup>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2月10日至16日。

<sup>23</sup> Death, Devastation and Destruction - Refugees in Natal, 作者 Wendy Leeb, 纳塔尔大学(彼德马里茨堡), 成人教育中心; “警察在彼得马里茨堡地区民团暴力中的作用备忘录”, 南非工联/联合民主阵线附属组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彼德马里茨堡), 1989年3月29日。

<sup>24</sup>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4月21日至27日; “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关于纳塔尔人民和平运动的声明”, 非洲人国民大会新闻和宣传部(卢萨卡), 1989年5月10日。

<sup>25</sup> Political Conflict in South Africa - Data Trends 1984 - 1988, 南非指标项目, 纳塔尔大学(德班)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1989年12月。

<sup>26</sup> “绝食近况”, 人权委员会(约翰内斯堡), 第8号, 1989年4月27日,

和第9号, 1989年5月25日;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Update (约翰内斯堡), 1989年8月16日。

- 27 “对团体组织的禁止和限制”, 情况报告FP2, 人权委员会(Braamfontein), 1989年1月; “对个人的禁止和限制”, 情况报告FP2, 人权委员会(Braamfontein), 1989年3月。
- 28 “自由选择? 关于压迫和市政选举的备忘录”, 特别报告SR-1, 人权委员会(Braamfontein), 1988年10月25日。
- 29 《非洲新闻》(德班), 第31卷, 第11号, 1988年11月28日; 《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4月14日。
- 30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5月12日至18日。
- 31 “新闻自由”, 情况报告FP4, 人权委员会(Braamfontein), 1989年6月; 保护新闻记者委员会给南非法律和秩序部长 Adriaan Vlok, 的用户电报(纽约), 1989年7月28日。
- 32 Uprooting Poverty: The South African Challenge. Report for the Second Carnegie Inquiry into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frica, 和 Francis Wilson 和 Mamphela Ramphele (纽约), 1989年。
- 33 支持自由南部非洲圣公会教徒组织, 1989年8月18日。
- 34 《新国家》(约翰内斯堡), 1988年9月15日至28日; 《进行中的工作》56-57(Braamfontein), 1988年11月-12月; 《南非劳工公报》(Braamfontein), 第13卷, 第8号, 1989年2月。
- 35 《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8年12月2日;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3月3日至9日。

- 36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5月12日至18日; “致内阁部长的一封信”(霍顿), 1989年6月6日。
- 37 索韦托代表团成员有 Lebamang Sedibi, 牧师、Ellen Khurwayo, Frank Chikane, Bernard Ncube 修女、Cyril Ramaphosa, Albertina Sisulu 和 Desmond Tutu 大主教。选举该代表团是为了在索韦托公民协会被禁之后代表索韦托人; The Soweto Rent Boycott, 由 PLANACT, 编拟的报告, 经索韦托代表团委托进行 (Yeoville), 1989年3月; 《新国家》(约翰内斯堡), 1989年4月20日至26日。
- 38 《南非劳工公报》(Braamfontein), 第13卷, 第7号, 1989年11月;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6月15日至22日。
- 39 《金融时报》(伦敦), 1989年6月23日和8月22日; “新闻公报—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公报”(卢萨卡), 1989年6月27日; 非统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关于南非问题的宣言(哈拉雷), 1989年8月21日。
- 40 南非工联和全国工会理事会关于新劳工法案近期发展情况的新闻公报(约翰内斯堡), 1988年8月12日。
- 41 《南非劳工公报》(Braamfontein), 第14卷, 第1号, 1989年4月1日; 《南非工联新闻》(约翰内斯堡), 第1号, 1989年2月; “全国工会理事会关于10位总书记立场的声明”(约翰内斯堡), 1989年3月; 《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3月10日;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3月17日至22日; “全国工会理事会关工人领袖会议的新闻公报”。
- 42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3月10日至16日; 《进行中的工作》58 (Braamfontein), 1989年3月—4月。

- 43 Speci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General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concerning action against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and Namibia, 提交国际劳工大会1989年第76届会议, 国际劳工局(日内瓦); GR 241/CD/1/2(日内瓦), 1988年11月。
- 44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8年9月30日-10月6日。
- 45 Collective Bargaining at Anglo-American Mines - A Model for Reform or Repression, 新闻机构和研究部, 全国矿工联合会/矿工联合会(约翰内斯堡), 1988年12月9日; 《矿工联合会新闻》(约翰内斯堡)1988年12月; 《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1月13日。
- 46 《南非气压计》(约翰内斯堡), 第3卷, 第1号, 1989年1月27日。
- 47 《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5月5日; 《南非气压计》(约翰内斯堡), 第3卷, 第8号, 1989年5月5日。
- 48 1989年5月, 安全警察威胁要暗杀北方大学(Turfloop)的两名学生领袖; 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南非全国学生大会的主席和秘书长给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信和证明材料(约翰内斯堡), 1989年5月17日; “Turfloop当前形势, 1989年7月至8月18日”, 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约翰内斯堡), 1989年8月21日。
- 49 “一个变动社会中的白人”, 五大自由论坛和非洲人国民大会联合公报(卢萨卡), 1989年7月2日。
- 50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4月28日-5月4日。
- 51 《前线儿童-种族隔离制度、不稳定和战争对南部非洲和南非儿童的影响》, 1989年修订本, 其中新增关于纳米比亚的一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纽约, 1989年。

- <sup>52</sup> 《非洲新闻》(德班),第31卷,第6和第7号,1989年4月3日。
- <sup>53</sup>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特区), 1989年6月。
- <sup>54</sup> Speci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General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concerning action against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and Namibia 提交国际劳工大会1989年第76届会议,国际劳工局/劳工组织(日内瓦)。
- <sup>55</sup> 《南部非洲档案》,非洲研究中心, Eduardo Mondlane 大学(马普托), 1989年4月。
- <sup>56</sup> 《国家报告》,经济学人情报科(伦敦),第1号,1989年。
- <sup>57</sup> Independent Expert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and Impact of Sanctions 提交英联邦外交部长南部非洲问题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英联邦秘书处(伦敦),1989年4月。
- <sup>58</sup>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22号》(A/43/22)。
- <sup>59</sup> 《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1989年7月21日。
- <sup>60</sup> 联合国统计文件,汇编M,第34号和Rev. 1-3。
- <sup>61</sup> The Independent (伦敦),1989年6月15日。
- <sup>62</sup> Independent Expert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and Impact of Sanctions 提交英联邦外交部长南部非洲问题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英联邦秘书处(伦敦),1989年4月。
- <sup>63</sup>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1989年4月28日-5月4日。
- <sup>64</sup> 《金融时报》(伦敦),1989年5月16日。
- <sup>65</sup> 《商业日报》(约翰内斯堡),1989年5月22日。

- 66 《撤资与非资本连系》，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日内瓦）（E/C. 10/AC. 4/1989/2），1989年9月。
- 67 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华盛顿特区），1989年7月17日。
- 68 见E/C. 10/1989/8和Corr. 1。
- 69 政府电力供应委员会主席说：“具有资金和管理能力的南非公司整体收购了这些撤资公司。这些公司继续作为完整的企业发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保存了有利于南非经济的商业活动、工作职位和技术。这样，基本上消除了撤资的潜在严重负面影响”。在1988年12月1日举行的南非互助人寿保险协会年度大会上，电力供应委员会主席Maree博士为附议关于通过该保险协会的年度报告和财务报表的动议而发表的演说。
- 70 Assessing U.S. Corporate Disinvestment. The CASE Report for the Equal Opportunity Foundation, 研究者和作者 Debbie Budlender, 出版者 Community Agency for Social Enquiry/CASE（开普敦），1989年。
- 71 Apartheid for Export? South Africa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broad,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布鲁塞尔），1989年6月。
- 72 《南部非洲档案》，非洲研究中心 Eduardo Mondlane 大学（马普托），1989年4月。
- 73 法新社专电（比勒陀利亚），1989年7月26日。
- 7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22号》（A/43/22）。
- 75 《事实与报告》（阿姆斯特丹），1989年1月14日；反对与南非的军事和核勾结世界运动（奥斯陆）的新闻简报，1989年8月25日。
- 76 反对与南非的军事和核勾结世界运动（奥斯陆）的新闻简报，1989年1月19日；《公民》（约翰内斯堡），1989年1月20日。

- 77 《简氏防卫周刊》(伦敦), 1989年3月18日。
- 78 新闻简报 GA/AP/1913, 联合国(纽约), 1989年4月11日。
- 79 《金融时报》(伦敦), 1989年4月25日; 《星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5月3日; 《抵抗者》, 南非抗战委员会日刊(伦敦), 第62号, 1989年6月-7月。
- 80 《公民》(约翰内斯堡), 1989年5月18日; 《简氏防卫周刊》(伦敦), 1989年3月20日; 《商业日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6月9日和12日; 《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6月16日。
- 81 《华盛顿邮报》, 1989年6月2日。
- 82 《华尔街日报》(纽约)和《纽约时报》, 1989年12月22日。
- 83 《华尔街日报》(纽约), 1989年1月3日; 《公民》(约翰内斯堡), 1989年4月19日。
- 84 Xinhua (哈博罗内), 1989年6月21日; 《星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6月28日。
- 85 《华尔街日报》(纽约), 1989年8月7日。
- 86 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行动资料, 华盛顿非洲办事处, 1989年3月21日。
- 87 英联邦外交部长南部非洲问题委员会的结论声明, 第3次会议, 英联邦新闻简报(哈拉雷), 1989年2月8日。
- 88 同上, 第4次会议, 英联邦新闻简报(堪培拉), 1989年8月9日。
- 89 Apartheid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企鹅出版社, 维多利亚, 1989年)。
- 90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Apartheid. Action Taken on the Declaration concerning Action against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国际劳工大会, 第76届会议, 临时记录(日内瓦), 1989年。



- 91 The Italian jewellery industry: Apartheid's biggest customer, 世界黄金委员会(伦敦), 1988年11月; 《星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3月10日。
- 92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闻公报(伦敦), 1989年7月17日。
- 93 有关的三个汽车制造商是 B.M.W., Volkswagen and Daimler-Benz; “德国一周”, 转发自波恩, 1989年3月31日; 《南非劳工公报》(Braamfontein), 第14卷, 第2号, 1989年6月。
- 94 Labor Notes (底特律), 1989年6月。
- 95 《卫报》(伦敦), 1989年2月15日。
- 96 《每周邮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5月19日至25日。
- 97 《非洲新闻》(德班), 1989年2月20日。
- 98 见 A/AC.115/L.656 和《大会正式记录, 第四十三届会议, 补编第22号》(A/43/22), 第四章C, 第162段和附件四, D。
- 99 South (伦敦), 1988年9月21日; 《泰晤士报》(伦敦), 1989年5月16日; 《卫报》(伦敦), 1989年5月17日和18日; 新闻简报 GA/AP/1918 和 GA/AP/1928, 日期分别为 1989年5月31日和8月4日。
- 100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的说明和文件, 1989年6月。
- 101 《星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5月10日。
- 102 《民主主义者纪事报》(罗彻斯特), 1989年3月23日; 《星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5月10日; 《纽约时报》, 1989年7月10日、17日和24日。

<sup>103</sup>

Sowetan (约翰内斯堡), 1989年6月30日和7月3日; 《纽约时报》, 1989年7月28日。

<sup>104</sup> 《纽约时报》, 1989年2月6日和7月23日。

<sup>105</sup> 《公民》(约翰内斯堡), 1989年6月2日。

<sup>106</sup> 《星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5月10日和24日。

<sup>107</sup> 《公民》(约翰内斯堡), 1989年1月20日; 《每日电讯报》(伦敦), 1989年1月23日。

<sup>108</sup> 见脚注<sup>88</sup>。

<sup>109</sup> “官方发言人声明”, 印度政府, 1989年8月9日。

<sup>110</sup> 《纽约时报》, 1988年9月30日和1989年5月11日; 《公民》(约翰内斯堡), 1989年1月20日; 《星报》(约翰内斯堡), 1989年2月2日。

<sup>111</sup> “关于文化和学术抵制的立场文件”, 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卢萨尔), 1989年5月。

<sup>112</sup> 见E/1989/130。

## 附件一

###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附属机构和监测 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组成

#### 1. 特别委员会的附属机构

- (a) 联合国决议执行情况与南非勾结问题小组委员会：  
加纳（主席）、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秘鲁和苏丹
- (b) 请愿书及新闻小组委员会：  
阿尔及利亚（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尼泊尔、索马里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c) 种族隔离制度下妇女儿童问题工作队：  
印度、菲律宾、苏丹（主席）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d) 政治犯问题工作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印度、马来西亚、秘鲁（主席）、索马里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e) 种族隔离的法律方面问题工作队：  
匈牙利、尼日利亚（主席）、秘鲁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2.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

阿尔及利亚、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科威特（副主席）、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威（主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报告员）

### 3.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委员会

- Hamad Abdelaziz Al-Kawari (卡塔尔)
- Ahmad Fathi Al-Masri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Hocine Djoudi (阿尔及利亚)
- Raul Gonzalez Rodriguez (墨西哥)
- James Victor Gbeho (加纳)
- Lionel Hurst (安提瓜和巴布达)
- Besley Maycock (巴巴多斯)
- Abraham Ordia (尼日利亚)
- Vladimir Platonov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Allan Rae (牙买加)
- Tesfaye Shafo (埃塞俄比亚)
- Claudio Teehankee (菲律宾)
- Boris Topornin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Zoumana Traore (布基纳法索)
- Georg Zorowka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按照《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别是其中的第11条第5款，委员会的成员“当选……任期四年。不过，第一次选举选出的成员中，有九人的任期应在满两年后结束；第一次选举之后，应随即由委员会主席以抽签方式选定该九名成员的名字”。

### 4. 知名妇女支援小组

- Lisbet Palme (瑞典，主席)
- Glenys Kinnock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Lucille Mair (牙买加)

Arja Saijonmaa (芬兰)  
Leticia Shahani (菲律宾)  
Johanna Toepfe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Jeanne-Martin Cisse (几内亚)  
Maria Pia Fanfani (意大利)

## 附件二

### 特别委员会发表的声明节录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委员会发表了若干声明。兹将这些声明清单及其内容要点摘录如下：

GA/AP/1888  
(1988年9月9日)

主席致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会）主席泽法尼亚·莫索蓬七十五岁生日的贺电

“欣逢你的生日，特别委员会兹再次作出推动反对种族隔离国际运动的承诺，特别是加紧采取行动来实现你提出的立即无条件释放南非境内的所有其他政治犯的呼吁……”

GA/AP/1890  
(1988年10月6日)

主席呼吁扩大纪念国际声援南非政治犯日（10月11日）的声明

“……由于南非加紧进行镇压，特别委员会认为今年纪念声援日就显得更加重要。9月份，四名反对该政权的领导人物在逃离医院以后到美国驻约翰内斯堡领事馆要求庇护，使这一情况更为明显。正如他们在给南非当局的备忘录中所说的，他们来到领事馆，除其他外，要求释放被拘禁者，解除紧急状态以及对所有组织和个人的限制令，保证他们不会因紧急状态的规定而再次被拘禁或受到限制。只在几天以前，该政权对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办事处和反对者的家大举突击。重要的是，当局禁止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反对种族隔离组织会议，该会议将讨论共同策略，反对将在19

88年10月26日举行的市政选举。这次突击、禁令、以及最近数百人被捕，旨在打击任何反对10月26日举行的市政选举的行动。特别委员会谴责该次市政选举，因为它认为这种选举会进一步巩固现行的种族主义宪法，而这部宪法已经受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谴责，并被宣布为无效。它呼吁各国政府谴责这些虚伪的选举……加入南非广大群众的行列，寻求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该国冲突的办法。特别委员会深信只有消灭种族隔离才能为让黑人多数人口的真正领袖们参与和平谈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创造条件。因此，释放纳尔逊·曼德拉，泽法尼亚·莫索蓬和其他领袖，以及数百名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是公正和平地解决南非境内的问题的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GA/AP/1894  
(1988年  
10月12日)

主席关于谴责南非计划在10月26日举行全国市政选举的说明

“……应政权不但没有答复黑人多数提出的完整的政治权利要求，反而设法通过选举把一个只具有咨询功能的官方机构强加给黑人。这么做将进一步巩固现行宪法……，绝大多数黑人在1984年已经拒绝这部宪法，并且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也宣布它无效。特别委员会还认为计划的选举没有任何合法性，因为是在紧急状态下，对各民众组织及其领袖实施严格限制，并对反对种族隔离者普遍进行骚扰、恐吓和施加暴力的气氛下进行选举。……经这些“选举”获选的市政官员不比仍然遭黑人反对的现任市政委员们更有合法性。……”。

GA/AP/1896  
(1988年

主席给反对种族隔离报纸《每周邮报》关于谴责南非政权禁止该报出版一个月的电文

11月4日)

“……值此对报纸严格加以限制并对各反对种族隔离组织及个人实施禁令之时，禁止出版《每周邮报》是进一步企图钳制新闻自由，使公众不能深入了解比勒陀利亚推行的各项非人道政策……《每周邮报》的勇敢直率报道仍旧是南非内外支持大多数南非人民为消灭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的精神源泉。”

GA/AP/1897

主席关于据报化学银行打算资助南非集团企业NINORCO公司收购CONSOLIDATED GOLD FIELDS公司的说明

(1988年

11月7日)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特别关心据报化学银行打算资助MINORCO公司收购CONSOLIDATED GOLD FIELDS PLC公司的问题。众所周知，设于卢森堡，主要由南非ANGLO-AMERICAN CORPORATION LTD. 拥有的投资公司和南非的DeBEERS CONSOLIDATED MINES LTD. 都受南非利益集团授制。这种收购几乎可以使一个南非集团企业控制全世界的黄金供应……！”

GA/AP/1898

主席关于呼吁采取国际行动以阻止南非死刑犯PAUL TEFO SETLABA在11月24日被“司法谋杀”的声明

(1988年

11月23日)

“……比勒陀利亚最高法院最近判定一些反对种族隔离者有罪，并继续下达处死刑，这清楚地表明比勒陀利亚仍然残酷迫害反对种族隔离活动份子，对黑人多数人民有计划地采取暴力和恐怖行动，……24岁的PAUL TEFO SETLABA最初于1986年因被控谋杀一名警察线民而被判死刑。虽然他未亲自参与所涉罪行，但以“共同目的”为由判他有罪。应当记得，这种野蛮的集体负责概念是各国和国际法律标准所反对的……”



GA/AP/1899

(1988年

11月29日)

主席欢迎泛非大会主席 ZEPHANIA MOTHOPENG 获释出狱的声明

“……特别委员会希望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个人道主义姿态也是一个政治姿态，希望接下去真正释放 NELSON MANDELA 和其他政治犯。特别委员会认为此刻各会员国，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应加倍努力，要求比勒陀利亚释放南非所有其他政治犯。为和平解决该国冲突而进行谈判，释放政治犯是这个进程中必须采取的第一个必要步骤。”

GA/AP/1988

(1988年

12月6日)

主席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官员 JOHN-STONE MAKATINI 的死亡的声明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国际事务部主任 'JOHNSTONE' MAFANAFUCHI MAKATINI 的突然死亡深感震惊和悲伤。他早在1960年即被南非当局流放国外，这一年非洲人国民大会被禁。MAKATINI 先生作为一名自由斗士，以不屈不挠和大无畏的精神将生命奉献给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特别委员会和我个人自 'JOHNSTONE' 在1970年代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出席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观察员代表团团长以来及他最近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国际事务部主任期间，与他建立了亲切的兄弟关系。我代表特别委员会和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真诚地向南非人民，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和 MAKATINI 先生的家属表示最深的同情和哀悼。”

GA/AP/1901  
(1988年  
12月9日)

代理主席呼吁国际努力确保被判刑的联合民主阵线领导人们获得释放的声明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严重关切联合民主阵线的三名领导人因“叛国罪”，以及其他八名反对种族隔离者因‘恐怖主义’而被定罪。对下列人士的判刑，PATRICK LEKOTA（12年）、POPO MOLEFE（10年）、MOSES CHIKANE（10年）以及THOMAS MANTHATA（6年），是公然利用司法作为对任何在政治上反对种族隔离的人进行镇压的一个例子：……因此特别委员会呼吁各国政府、各政府间组织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施加影响力，说服比勒陀利亚释放这十一个人。它促请……全世界法律界人士谴责南非司法机构，看来它已经成为一个种族隔离统治工具，最高法院法官KEES VAN DIJKHORST的判决说明了这一点。它促请他们进一步采取步骤，把南非司法机构孤立于国际论坛以外，并增加对南非政治犯提供的直接支助。”

GA/AP/1905  
(1989年  
2月9日)

代理主席声援南非因政治原因被拘禁者绝食的声明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获悉南非好几个监狱的被拘禁者进行绝食，抗议他们被‘未经审判无故长期拘禁’。特别委员会日益关切那些长期被拘禁者，其中许多人已入狱近三年之久，……长期拘禁政治反对派人士，在DELMAS审判中给予严判，持续对新闻报纸加以限制，证明该政权不愿接受合法的甚至和平的反对派，这些反对派在任何法治社会里都是正常现象。相反，很明显该政权准备利用司法来捂住反对其统治的人的嘴……”

GA/AP/1913

(1989年4月11日)

主席对于旨在使南非和智利维持更密切的军事勾结的会谈表示  
关切的声明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对于南非国防部长马格纳斯·马伦  
陆军中将最近前往智利访问两星期的新闻严重关切；这项访问  
的目的是讨论如何使两国的军事勾结更紧密。马伦中将在访问  
期间视察了155毫米G.5 炮的试射，该炮由南非国有企业  
ARMSCOR（军备公司）提供技术，正在由智利Cardoen 企业装  
配。报告指出，虽然G.5炮可在智利装配，但所需的弹药无法  
在智利制造，必须由南非提供。在过去，Cardoen企业同ARMSCOR  
有生意往来，并曾向南非私营公司购买军备部件…特别委员会  
在1989年3月8日给智利政府的信中对这些事态发展表示  
严重关切，但未收到实质性的答复。特别委员会再次要求智利  
政府尊重国际社会的意志，停止同种族主义南非的军事及任何  
其他勾结。”

GA/AP/1914

(1989年4月19日)

主席对南非预定执行死刑表示关切及呼吁国际采取行动挽救生  
命的声明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严重关切定于1989年4月20  
日处死两名政治犯——Ndumiso Silo Siphenuka和Mackezwana Menze  
一事。南非当局于1989年1月以‘共同目的’为理由对他  
们和另两名共同被告Similo Lennox Wonci 和Mziwoxolo Makeleni  
判处死刑。对Wonci和Makeleni 宣判的死刑后来减为25年监  
禁。这四人都是反种族隔离组织——Addo青年大会——的成员，  
被指称于1985年南非政治抗议高潮时参加造成一名农人及  
其妻子死亡的事件，而以‘共同目的’为理由定罪…”

GA/AP/1915

主席谴责暗杀一名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戴维·韦伯斯特的声明

(1989年5月5日) “南非一名白人民主人士戴维·韦伯斯特博士于5月1日在约翰内斯堡遭暗杀。警察的验尸报告证实他是在近距离被大口径散弹枪射中胸部，这表示是职业杀手干的。韦伯斯特博士被暗杀是一长串迄未破案的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被暗杀事件中最新的一件。这是在对反种族隔离组织和积极分子不断进行骚扰、恫吓和暴行（包括暗杀和放置炸弹）之后发生的。韦伯斯特博士被暗杀证明一种不祥的、日益增长的趋势，就是由受过高度训练的职业杀手组成的暗杀队，在紧急状态的掩护下对该政权的反对者进行暴力行动。国际社会谴责这种卑劣的行为。它要求种族隔离政权彻底调查韦伯斯特博士被暗杀的情况…该政权不能再声称它不知道有这种形式的违法镇压存在，这种镇压的唯一目标是消灭该政权的反对者…”

GA/AP/1917 代理主席关于预定处死三名政治犯的声明

(1989年5月24日)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严重关切定于1989年5月24日和25日处死 Sibusiso Masuku, Oupa Mbonane 和 Abraham M Gomezulu 这三名政治犯一事。特别委员会谴责一贯大量使用死刑来对付政治目的的行动…特别委员会呼吁国际社会强烈抗议利用死刑和南非的司法部门来对付合法的政治反对派”。

GA/AP/1918 主席关于一些国家的橄榄球联盟决定准许球员前往南非参加比赛  
(1989年5月31日) 声明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沮丧地得悉澳大利亚、法国、英国、苏格兰和威尔斯的橄榄球联盟已准许其个别球员接受南非的邀请，参加一向被视为种族隔离象征的橄榄球百周年庆祝大会。将在今年8月举行的这项种族主义橄榄球100年庆祝大会，是蔑视国际对种族隔离体育活动的抵制，也是帮助南非政权突破国际孤立的企图…特别委员会认为有关当局应采取有

效的步骤，劝那些已宣布打算前往南非的运动员不要去…”

GA/AP/1919 代理主席关于特别委员会纪念声援南非战斗人民国际日的声明  
(1989年6月8日) (索韦托日—6月16日)

“…这项纪念是纪念在南非索韦托发生的声明狼藉的、残酷的屠杀第十三周年，1976年6月16日种族主义政权杀死和伤害几百名和平示威、反对强迫推行南非荷兰语和所谓的班图教育的非洲学生。这个事件永远提醒我们被大会视为危害人类罪行的种族隔离的悲惨后果。特别委员会确认…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支持争取自由的斗争…必须使种族主义政权认识到唯有创造有利于同南非被压迫人民的真正领袖和平谈判的条件，才能创造使该国走向和谐的未来的进程…”

GA/AP/1920 代理主席谴责南非决定延长该国的紧急状态的声明  
(1989年6月12日) “…这项无情而不顾一切的行动明白显示种族隔离政权决心继续其国内的镇压政策，这只能进一步加剧南非的冲突。延长紧急状态配合了一项攻击南非工会大会、民主组织和…反对种族隔离的个人的运动…”

GA/AP/1921 主席要求国际社会催促暂缓执行对“阿平顿26人”的判决的声明  
(1989年6月23日)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非常关切1986年5月13日种族隔离法院对南非黑人的严厉判决，这项判决的唯一理由是他们怀有‘共同目的’，要谋杀北角省阿平顿附近的帕巴勒洛市的一名警察。被称为‘阿平顿26人’的这群人当中，14人被判处死刑…另外6名被告被判长期徒刑，其余6名被告被判长期缓刑，但须服社会劳务…特别委员会呼吁各国政府、律师公会、反种族隔离运动及有良心的人士最强烈地谴责这种严厉

的判决，并且不遗余力地对种族隔离当局施压力，以制止对这些无辜的南非人执刑。”

GA/AP/1927  
(1989年8月9日)

代理主席呼吁全世界纪念声援南非和纳米比亚妇女斗争国际日的声明

“声援国际日正好是1956年南非妇女抗议种族主义政权的‘通行证法’扩大到妇女的历史性英勇示威第三十三周年。根据大会1981年12月17日第36/172K号决议对这个国际日的世界性纪念，目的是再次提请注意种族隔离制度的不义而残酷的性质，尤其是它对南非和纳米比亚妇女的影响，并且推动给予她们的斗争更多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援…”

GA/AP/1928  
(1989年8月4日)

代理主席对于联合王国板球运动员定于1990年初和1991年前往南非比赛表示关切的声明

“…这种比赛是对旨在体育及其他领域彻底孤立种族隔离政权的国际努力的一种侮辱…这种比赛将在我们在联合国努力开始执行《在体育方面反对种族隔离国际公约》已有圆满的结果的时候发生…最近选举了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委员会的成员，41个国家批准和(或)加入该《公约》，并代表一些国家签署该公约…拟议的板球比赛及预期即将开始的橄榄球比赛都违反《公约》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原则。我们遗憾地指出，这些球员没有听从联合王国政府的呼吁。我们诚恳地希望联合王国政府采取有意义的措施，劝其国民不要参加南非的体育活动…”

GA/AP/1930  
(1989年8月11日)

主席呼吁国际努力以挽救 Robert McBride 及其他南非政治犯的生命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关心政治犯 Robert John McBride 及

另外70名政治犯仍在死囚牢房。他们继续被监禁证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始终坚持镇压反对种族隔离的人，这仍然是旨在解决南非冲突的任何进程的障碍。特别委员会要求国际社会加緊努力，挽救目前在死囚牢房的 McBride 和另外70名政治犯的生命。委员会特别要求国际法律界孤立种族隔离的司法体制。”

GA/AP/1931

(1989年8月22日)

主席对于比勒陀利亚政权越来越凶暴地攻击反对它的人表示严重关怀的声明

“…对人民诗人 Mzwakhe Mbuli 及其家属的暴力行为及逮捕联合民主阵线领袖 Mohammed Valli 是比勒陀利亚实行合法与违法的恫吓的一些最新表现。特别委员会认为，这些攻击并非由不知姓名的攻击者干出的孤立事件，毋宁是紧急状态法规所支持的一整套恫吓。特别委员会还相信这种暴力的最后目的是再次压服日益壮大的反抗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策的运动…”

### 附件三

#### 特别委员会发表的文件一览表

- |                  |  |
|------------------|--|
| A/AC. 115/L. 657 | 声援南非和纳米比亚妇女斗争国际日收到的电文                            |
| A/AC. 115/L. 658 | 声援南非政治犯团结日收到的电文                                  |
| A/AC. 115/L. 659 | 1989年1月16日至18日在哈拉雷举行的关于南非和纳米比亚难民妇女和儿童的特别需要讨论会的报告 |
| A/AC. 115/L. 660 | 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收到的电文                                   |



## 第二部分

### 关于以色列与南非之间关系 的最近发展情况的报告

## 一、导言

1. 特别委员会应大会要求，一直系统化地监测以色列同南非的关系，包括尤其危险的核和军事方面。 尽管以色列政府于1987年宣布将断绝同南非的关系，但关于它们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勾结的报告指出，这类勾结仍在继续。

2. 大会1988年12月5日第43/50号决议“要求以色列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立即停止它同南非的一切形式军事、核、情报、经济和其他勾结，特别是结束对南非提供军用品的长期合同”。

## 二、军事勾结

3. 以色列同南非之间在军事和核领域的合作难以测知，因为两国都严格检查关于这些事务的消息。不过，某些媒介和情报报道揭露了这类勾结。在1970年代，以色列是南非的主要武器和弹药供应国，但在近十年期间，两国关系已转变为伙伴和共同生产军备。以色列向南非提供其日益庞大的军备工业所需的军事技术。反对与南非的军事和核勾结世界运动向1989年2月在哈拉雷举行的南部非洲外交部长英联邦委员会会议提交的证据强调了以色列协助南非国防军扩大军力的作用。特别提请注意在以色列协助下，将“幻形式”战斗机改良，并将它现代化为“猎豹式”的持续方案。如后面将提到的，“猎豹”与以色列幼狮战斗轰炸机几乎一模一样。

4. 以色列同南非在军事领域勾结最令人不安的部分是据报关于试验中程弹道导弹的发展和准备。预计这种导弹射程达1440公里，并可载运核装置。这种导弹似乎是改良的以色列导弹Jericho II。据报，卫星照相显示，进行发射准备工作地点靠近德胡晋的角带同以色列在内格夫沙漠的发射点一模一样。应该注意的是，中程导弹通常载有一颗原子弹头，而南非已承认拥有核武器能力。按照美利坚合众国情报来源，南非可能很快就将试验一个更新进的以色列导弹Shavit(慧星)，其射程达2000哩。还据报，由于以色列导弹试验设备受到地理因素限制，南非向其提供更理想的试验地区。这个以色列—南非联合导弹项目至少从1987年以来一直在发展，尽管以色列于1987年3月保证不与南非签订任何新的国防合约。按照南非媒介，改良式Jericho II导弹“可以载运一颗核弹头”。还说“按照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防情报员，这类试验性质可怕得多，并以“关切”态度来看这项相信于1987年开始的南非/以色列联合导弹方案。”这已不是第一次根据从情报界收到的消息在新闻界广泛散布关于两国间核军事勾结的报告。应记得在1977和1979年，曾有关于准备一处核试验地点和侦查到南大西洋区域内有核爆炸可能。

5. 以色列似乎也涉及“吹管”导弹案件，该案导致五名南非间谍在巴黎被捕。按照新闻报道，以色列将武器交给北爱尔兰境内一个极端统一党集团，以交换从贝尔法斯特肖特兄弟厂被偷的导弹技术。1989年5月14日《星期日电讯报》（伦敦）报道，按照英国政府来源，以色列的国营武器业与南非的ARMSCOR有密切联系，该国渴望取得英国根据“吹管”设计内技术先驱的新“星条”高速导弹的详情。这项南非和以色列涉及的“吹管”交易，其终极目标是进行一系列高速导弹的联合发展，供这两国陆军和空军双方使用。还据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计划在1989年5月与其以色列对方举行的会议上提出这个事项。

6. 1989年4月，在特别委员会合作下，由反对与南非的军事和核勾结世界运动主办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南非执行武器禁运的协商期间，揭露两个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司经由以色列将U-209 潜水艇蓝图交给南非。

7. 以色列公司Tadiran在向南非供应军事设备和技术方面扮演的角色是特别委员会数年来一直关注的事务。据报，美国政府将调查Tadiran涉及向南非出售军事设备和技术事务。

8. 还侦查到以色列对南非的海军技术的发展有所贡献。除了联合王国的Plessey协助发展的一项水雷追踪器外，多数这类技术都是在以色列创制的。

9. 以色列对发展南非空军提供的援助集中在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偏重有关发展双引擎多作用战斗机的研究。将以所谓的CAVA取代南非的诸如Canberras和Buccanneers等老旧飞机。据报，数百名以色列设计师和技术人员在以色列Lavi飞机项目取消后已受聘于ARMSCOR，他们将协助CAVA项目。按照1989年5月14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约翰内斯堡），“取消的〔以色列〕Lavi战斗机项目最初是一个以色列—南非联合项目，但南非在早期便离开，以便以色列可获得美援”。该报引述英国《国际飞行周刊》防务编辑迈克·盖思斯的以下发言：“南非绝对有进行这个项目的专门知识，但是电力厂仍是一个问题”。该

报告还说南非“同以色列、台湾和智利保持良好关系”。按照盖恩斯先生，前线国家的武器库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与CAVA相比。第二个领域有关两个国家间发展猎豹飞机的合作。南非从这个将其旧的幻形式三改为“猎豹”的项目中取得经验，这个项目也是在以色列的协助下进行的。反对与南非的军事和核勾结世界运动也告知英联邦外交部长关于南部非洲的委员会，新型单座位“猎豹”飞机停在近津巴布韦边境路易斯·特里查德航空基地，这些飞机装备了法国设计的改良式节省燃料Sneema Atar引擎，这项工作则由以色列技术人员在南非完成。部长们也获知，以色列也曾以下述方式协助南非：向其提供经改装的飞行中加油波音707飞机，有助于将南非飞机的航程延至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些飞机也都配备了电子监视。以色列与南非间合作的第三个领域涉及智利。按照一项办成的交易，智利将把旧式16F-5飞机售给以色列。这笔交易的费用估计为\$ 6 000 万美元，除了16F-5飞机外，智利还将购买12架“幼狮”轰炸机。预期以色列将把16F-5飞机的旧引擎换新，然后将该飞机送至南非。

10. 英联邦外交部长还获知，南非聘请了许多以色列人以及其他外国国民任用于其国内军备业，比勒陀利亚也在其部队从安哥拉撤离后着手了大规模军备集结。

11. 英国议会议员托尼·马洛于1988年9月访问了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据报曾说有人告诉他，着平民装的南非军队将领建议以色列如何遏止巴勒斯坦暴动。南非国防军一名发言人说，南非国防军的政策一向反对其成员无论是在南非内部或外部的活动加以评论。不过，以色列军官否认这项报告。

### 三、其他勾结

12. 特别委员会在其以往的报告中说，以色列同南非之间的经济关系建立在钻石、黄金和其他贵金属上，这些金属经由伦敦和苏黎世输出。考虑到以色列是世界钻石和珠宝主要输出中心之一，因此，两国间的贸易数额并未反映它们合作的实际程度。

13. 按照以色列政府就其同南非贸易关系提供的数字，它们在1988年的贸易有所减少。<sup>10</sup> 不过，来自南非的报道指出的正好相反。《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报道：

“1987年以色列与南非间的贸易共达\$24,700万。1988年，数额升至\$34,100万。1988年，从南非进口至以色列的货品超过出口约\$8,000万。以色列从南非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产品、石油、煤和贱金属。1988年，从以色列出口数额共计\$13,100万，主要是化学产品、宝石和贵金属以及机械。也包括在内的是医疗和眼科产品、橡胶、塑料和纺织品。”<sup>11</sup>

14. 除了从南非大量进口煤外，也曾试图利用以色列作为管道，将南非的煤运至西欧。两国政府代表举行了正式讨论，安排进口和储存南非煤以便将其转销至西欧。不过，以色列财政副部长宣布，他将阻止任何转销南非煤的企图。考虑到有关经由以色列转销南非煤的争论，建议西欧国家政府和反对种族隔离组织保持警戒，预防这类逃避关于进口南非煤限制的作法。<sup>12</sup>

15. 据报南非机构化投资者涉及营救不振的以色列库尔集团。一个名为中央信托的约翰内斯堡公司向库尔提供\$5亿贷款，期限20年，利率8.5%。库尔在以色列与南非间不断的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如被南非公司控制，对两国间的军事合作将产生严重影响，因为库尔在以色列军事生产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库尔否认它在寻求南非投资者和银行的帮助。不过，其他报告指出，它已从南非银行借贷\$8,000万。<sup>13</sup> 南非金融机构突然这样慷慨，显然得到该国金

融管理当局的默许，这种情形建议，经由库尔保持外国贸易联系对种族隔离政权是极端重要的。

16. 据报，以色列 Kibbutz Ayelet Hashahar 正计划将一个整个的轮胎工厂售给南非投资者。后者不仅打算将机械运至南非，还打算雇用以色列工人，让他们迁至南非居住。这个名为 Eitan 的工厂，建造汽车轮胎模型，运用精密的过程，将设计从纸上转为金属。还据报，该工厂预计将向南非军队提供轮胎。<sup>14</sup>

17. 以色列与南非贸易代表团的互访是经济合作在继续的一种指示。尽管以色列政府宣布的政策，一个以色列贸易代表团于 1988 年 8 月访问了南非，讨论在以色列的投资以及以色列在南非水域的捕鱼权。<sup>15</sup>

18. 特别委员会往年曾报道以色列与“本土”之间的合作情形。1989 年 2 月，一个来自 Bophuthatswana 的“独立本土”代表团访问了以色列。该代表团包括所谓的经济规划部长和一个 Bophuthatswana 民族发展团首脑，打算鼓励以色列在 Bophuthatswana 投资。<sup>16</sup>

19. 1988 年 7 月 20 日以色列政府就一致消除种族隔离行动给秘书处的答复(A/44/533)，进一步详述了其于 1987 年 3 月作出的决定。在该答复中，以色列声称两国间没有进行官方互访。由于禁止同南非进行体育交流，不允许任何与种族隔离政权认同的运动员或艺术家进入以色列。两国间没有签署任何新的关于科学合作的协议。答复中说，以色列继续遵守其 1987 年内阁关于与南非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决定。其中还说，以色列既未入口南非金币，也未将石油与石油有关的产品销至南非。说明中声称，“此外，未核准任何在南非的新的投资”其中进一步说“在其协助南非黑人的努力中，以色列向来自黑人社区的适当人选提供了培训方案”。答复中没有提到同南非进行军事和核勾结问题。

20. 尽管有上述答复，如前所述有关以色列与南非间在军事和其他领域勾结的报告指出，这类勾结仍在继续，尽管为避免国际批评努力加以隐藏。

#### 四、结论和建议

21. 特别委员会注意到以色列一再声明，它与南非的关系已予消减。但是，许多报告仍然指出在进行中的勾结，尤其在军务方面。

22. 特别委员会仍然认为，以色列应说出其与南非关于供应武器和军事技术现有的秘密协议和安排，并废除所有这些协议和安排。以色列向南非的军备业提供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协助构成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违反。

23. 即使在经济部门，尽管以色列政府一再坚称已削减与南非的关系，但有报告指出，贸易和其他商业关系仍在继续。

24. 特别委员会建议，大会呼吁以色列即刻停止同南非的勾结，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并授权特别委员会继续监测以色列同南非间的关系，并酌情就此提出报告。

#### 注

<sup>1</sup> 1989年2月8日《先驱》（哈拉雷）。

<sup>2</sup> 1989年6月20日《华盛顿时报》；1989年6月21日《星报》（约翰内斯堡）；1989年6月21日《卫报》（伦敦）；1989年6月6日《比勒陀利亚新闻报》。

<sup>3</sup> 1989年7月6日《比勒陀利亚新闻报》。

<sup>4</sup> 1989年5月14日《星期日电讯报》（伦敦）；1989年5月21日《商业日报》。

<sup>5</sup> 1989年6月14日《塔拉哈西民主报》（佛罗里达，塔拉哈西）；1989年7月《以色列外交事务》（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

<sup>6</sup> 1989年7月18日《商业日报》（约翰内斯堡）。

<sup>7</sup> 1989年5月14日《星期日时报》（伦敦）；1988年11月《以色列外交事务》（加利福尼亚，奥克兰）；1989年8月《阿托尼亚战斗报》



- (达累斯萨拉姆)，第8期；1989年2月22日《Southscan》(伦敦)。
- 8 1989年2月8日《环球邮报》(多伦多)。
- 9 1988年9月25日Obognt，乌姆塔塔，首都无线电；1988年9月28日《星报》(约翰内斯堡)。
- 10 参看本报告第一部分表2。
- 11 1989年5月5日《金融邮报》(约翰内斯堡)，一项调查，补编。
- 12 1989年7月19日《星报》(约翰内斯堡)；1989年7月14日《商业日报》(约翰内斯堡)；1989年7月17日《公民报》(约翰内斯堡)；1989年7月17日《晚邮报》(伊丽莎白港)。
- 13 1989年1月11日和2月22日《Southscan》(伦敦)；1989年4月《以色列外交事务》(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
- 14 1989年7月《以色列外交事务》(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
- 15 1988年8月10日《Southscan》(伦敦)。
- 16 1989年2月1日《耶路撒冷邮报》。
-